

輯一第書叢北西國中

北西的中國

著 求 敏 趙



行印社版出化文國中

趙敏求著

新中國西北
叢書第一輯

躍進中的西北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躍進中的西北

- 一 楔子
- 二 秦川八百
- 三 漢中剪影
- 四 躍進中的寶雞
- 五 長安古今
- 六 三秦壁壘
- 七 抗戰中的陝西
- 八 西蘭路上行
- 九 蘭州素描
- 一〇 西北保衛談
- 一一 抗戰中的甘肅
- 一二 西北的動脈
- 一三 成陵私祭
- 一四 中國的麥加

一三二一
二一七
二一六
二六
三四
五〇
五七
六一
六七
八三
九〇
九三

一五	河西縱橫談
一六	渡中行
一七	國防後方的青島
一八	塔爾寺頂禮
一九	黃河逐浪記
二〇	寧夏小言
二一	踏破賀蘭山缺
二二	寧綏風霜
二三	綏西軍路談
二四	綏遠談
二五	綏敵勳軼
二六	內蒙的堪察加
二七	榆林雜話
二八	昆崙

一〇三	卷七
一〇九	
一一八	
一二七	
一三四	
一四二	
一四九	
一五五	
一六〇	
一六八	
一七七	
一八四	
一八七	

一，楔子

「北征談笑取關河，盛府何人戰策多？掃盡頹唐鳴鐵馬，剪空荆棘出銅戈。」
戎旅，壯士遙傳入塞歌。自笑養生無寸效，十年枉是枕珊戈。」

民國二十八年深秋，將自蘭州赴寧夏，繼續作西北流浪行。頽發，深望，
薄紅圍，踞古長城，撫烈妃碎首碑，縱論古今，小飲微醉，主人並提筆為我書入塞歌以誌其
心感盛情，無以為報！其實此次西北之行，完全是各地新舊友人的幫忙，纔得身飽圓滿，
貧閒雖不克一一列舉，但是感激之誠，無可形述。謹先此誌謝。又册中有許多部份曾以「萬
夢」為峰名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承該報允許採入此册，尤應申謝。

西北行的醞釀雖久，而起程倒頗匆促。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隻身離渝，經成都入陝，
然後歷陝甘寧青綏豫六省，直至二十九年五月方乘機返渝。行程二萬餘里，歷時將十二月。
西北主要區域城市，均曾親歷，軍政領袖，各人民團體的領導人物，以及青年壯志，不遑
聞述。埋名邊疆以至誠熱血為整個中華民族努力的邊疆工作人員，也都拜訪過。回渝之後，
于轟炸中整理炸燒後僅存的筆錄，擇其可公開者成此册。河南之行，因不在西北範圍之內，
故闕。所遺憾的是有一個到新疆去的機會，而臨時發生事故，未能成行，至今思之，尤覺悵
悵！



流浪行脚中所用的交通工具，除輪船之外，大概均已遍備。其中包括公共汽車，小汽車，大貨車，人力車，自行車，轎車，牛車，馬，騾，驢，木船，皮筏，火車，飛機，以及隨着的一隻雞足。飲食住行，隨寓而安，好在記者素長不忌生冷，什麼生活方式都能享受。所以自沙漠中出來時，體重倒反增加了十磅，失眠症已告全癒。

此行亦非無緊張場面者：青海翻車，黃河落水，去死已不容髮，而東勝城外，四枚（和製炸彈）落在身邊，最近者不過幾丈，當時頗有再世爲人之感。包頭灘上，與進犯綏西的敵軍交臂而過，事後思之，亦生冷汗。成渝間數傳記者已赴修文召。東渡海外之論，生還歸國之旨亦有趣。不過此行與朋友們皆信不通者凡一年，歸來之日，人事俱非矣！

然而，我仍然珍惜我這一年的經驗，在西北一切都是男性的，英雄式的。那是一個屬於慷慨悲歌的壯士的天下。我歡喜那在空中咆哮的狂風，那極目無垠的沙漠，那滿頂白雪的峻嶺，那滾滾翻騰的黃河。駱駝排着很長的行列。一百頭，二百頭，昂首緩步，背着貫北血液的汽油。在滔天風雲中穿過沙漠，雖然有人用這種汽油去捧坤角，然而駱駝一般的真誠却是偉大的。

黃河自白雲中來，向白雲中去。黃土高原上的溝渠猶存，我們的先民胼手胝足，在這裏立下中華文化的基礎。隨便拾起一塊黃土來嚼嚼，那裏面滲和着我們列祖列宗的汗，今天這高原上的生活是簡單而艱苦的，羊羣吃的草也不茂盛了，白麵粉是一種珍饈，一對對大

而天真的眼睛，在無邪的臉上望着你，下身常常沒有褲子穿，是孩子們應得的生活嗎？

風聲，鞭聲，沙敲在紙窗上的聲音，狗叫的聲音，遠處狼在嗥，第二天清早鑽出窖洞，灘地幾尺深的雪，天上還在飛絮似的飄着雪團，羊圈裏的羔羊在叫，牧羊的老漢用凍僵的手去喂料，把初生的羔羊抱到坑上來，這兒是人與自然鬥爭的場所，沒有取巧，沒有躲避，這是和死的鬥爭。不幸地，他們被遺忘在西北，連最低限度的享受都沒有。教育的普及，更滑的澄清，建設的推進，交通的開發，一切都有待努力，而我們却像是忘了這塊中華文化的發祥地！

西北是荒涼的，但是，這個荒涼是人爲的，現在的荒涼是過去忽視西北及各種錯誤的邊疆政策的結果。抗戰使我們的後方起急遽的變化，抗戰使我們注意到西南和西北。被遺忘的地方現在成了至寶，祖宗辛苦開闢了這片黃土高原，留給我們。我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努力，造一個新的西北留給我們的下一代。軒轅皇帝在橋山麓澀式着他的子孫，我們當爲保衛這一片漫漫的西北原野而努力！

二、秦川八百

從四川盆地到秦隴邱原，最常走的一條路有川陝公路。這一條銜接西北與西南的幹路自成都經新都，廣漢，德陽，羅江，綿陽，梓潼，劍閣，昭化，廣元等縣致七渡關入陝，然後

轉瞬寒烈，河驛，褒城，留霸，鳳縣而達寶雞。途路長八百二十七公里。如果沿途沒有意外逗留，五天就可以到達。這一條路的路基路面，川省較差，陝境則頗滿人意。就大體而言，雖然沿途有大巴山，北盤山，梁閣嶺，酒奠梁，鳳嶺，秦嶺等海拔二千公尺的崇山峻嶺，但是汽車行走速確，每小時平均似可達三十多公里。全路任何小橋，都可行駛載重五公噸的車輛。這一條接通西南與西北的孔道，現在正被儘量的利用着。沿途所見到的運輸工具，有汽車，人力車，馱馬，力夫等，交接往返，絡繹不絕。

這一條路是銜接古秦連雲棧與劍閣棧所築成的。從蜀道五丁力士鑿山引金牛起，我們的祖先不知費了多少血汗，纔從深山峻谷中開鑿出一條天梯鳥道來。現在的川陝路仍循南北兩棧道的故線，但是路面平潤，暢行愉快，渡鳥道之險，已不復存。而且沿線民工，至今仍聚斂石開山，或修整路線，或者另開新途。過去需時兩個月方能完成的難途，現在五天就可以到達。從民國二十六年川陝路改築碎石路而起，至今方只隔三年，交通之便利，已有隔世之感，這正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具體成績，顯示我們飛躍的進步。而沿線青山綠水，碧樹蒼蒼，棧棧迴旋之間，又不時接目于漢魏遺跡，三國名勝，更令人覺得我們先民的偉大，和古國的可愛！

一輛載貨汽車，堆了一袋行李與二十多個乘客，發動機響了好久，突然一陣旋風似的闖出車站，捲起四百四十公里的疾風到草莽的長途，在車子跳出車站北站時，我在想：這是一

個躍躍。

整個的川北，也在躍躍中！

抗戰的狂流沖進了一處窟窿，改變了他的舊觀，使新的川北生長起來。現在，川北不再有煙苗，追地都是米麥大豆及其他農作，真正地在執行增加戰時生產的任務，取締種煙的執行，非常嚴厲。十多年來沒有能解決的四川禁種鴉片問題，而今是在抗戰的狂流中解決了。

川北的匪患也在肅清着，本來巴山山脈的羣山，特別是川陝邊境各地，都是大股土匪出沒之區。對於貿易行旅以及川陝邊境各城鎮，都是極大的威脅。但是，抗戰發動以來，民族意識的覺醒，使這一般綠林豪士，以抗日殺敵為榮，極大都已整肅編出川，參加光榮的抗戰隊伍，在前線奮勇殺敵，作中華民族的真男兒，現難請川陝公署，沿途治安精常平靜，川北各地，也很安謐。川北匪煙兩個大患都有相當的解決，期冀餘各方面進步，自然就可以有飛躍的表現了。

從成都經新都，廣漢，到德陽，車子行駛在道天府倉庫的成都平原上。這一個約計六千平方公里的岷江沖積平原上，以不到四川全境六十分之一的面積，居住着約當全川人口十二分之十的四百萬居民。並且還能供給該鄰近各省糧食的需要，形成抗戰後方主要糧庫之一。沿公路兩側，阡陌相連，溝渠四通。據說二十八年的收成當可比漢二十七年的豐收，這在抗戰聲中自然是一個可喜的消息。當然，氣候的調和是豐收的主要原因，但是近年來由中央的協

助，在農業技術改良上，水利整理上，以及治安改進上的進步，也都是形成豐收的條件。

在川北經過時所停留的城市是綿陽和廣元，綿陽在涪江上游，廣元在嘉陵江上游，兩江匯合川會合，到重慶注入長江，通航均及千里，交通相當便利，因之經濟加文化等各方面，無不都有相當調劑與成績。綿陽市街，整齊寬大，都是三合土築成的馬路。商肆建築，也有可觀。城內機關和學校林立。附城有中山公園，佈置也相當可觀。大概四川各縣，都有幾條像樣的三合土馬路與公園。這是沙區時代的軍人以民衆血汗來建設的成績，這種「建設」雖只換到「問蒼生何日開車」的諷怨，但是記者在西北各縣，却連三合土的馬路和公園都很少見到。車過梓潼，便開始從川北起伏地進入巴山山脈的邱陵地，梓潼以北的七曲山，路旁有兩座石坊，上面的題詞是「七曲山九曲水文昌聖境」。這句題詞，把七曲山山水之勝，描寫得絲絲入扣，在這一段山上百餘里的路上，夾道都是千百年的古柏，一般相傳是漢柏，爲張飛鎮守閬中時所植。四川省建設廳對這一路古柏，都編有號碼，釘上「禁止斫伐」的木牌。以保存這個三國時代留下的古跡，車子在這個「柏道」中經過，日影搖曳，清香不斷，精神爲之一爽。

到武連驛，蜀棧由此開始，山行約三十公里至白廟場。這是一個小村，車子一駛而過。但是，據載：唐時白廟場還是一個大鎮，駐有守兵。以後世變滄桑，千餘年來，昔日盛況，蕩焉無存。只有石碑一具，上刻「唐明皇夜雨聞鈴處」數字，由此連想到長恨歌中的一行

而見月傷心色，秋雨聞鈴腸斷聲」的兩句詩來。以萬乘之尊，竟不能庇一弱女子，足見亂世帝王，也沒有什麼可貴。但是殺貴妃以振士氣，却也可見闔房之事，也與軍旅相涉。由此更可見「與抗戰無關」的事，實在找不出來也。

車到劍閣，在城外公園裏喝茶休息，縣城緊臨山下，風景很好。這裏是三國時蜀漢的緊塞，姜伯約力拒鍾會之處。富于歷史價值的遺跡很多。想像當年蜀魏征伐的故事，彷彿金戈鐵馬之聲，至今猶聞！

自劍閣北行二十九公里至劍門關，這是蜀棧第一險處，在關南約五公里的公路山坡下，有一「漢大將軍姜伯約屯兵處」的石碑一座，坡上有姜維墓，旁有姜維祠。據說伯約香火，尚自不錯，大概凡赤心爲國者，千載之下，總得人民敬仰的！

公路登劍門山，卽大劍山，又名古梁幽，在叢叢中曲折上下，狀若游龍，谷中石級棧道之遺跡，間見一二。右柏參天，別具風味，右壁上下，還可以看見好些石孔，據說武侯相蜀時，鑿石修造飛閣，以通行道。當時這一段飛閣或者就叫劍閣。到了山頂，絕壁上有一劍門重鐫一四字。公路右側有巨石矗立如劍，想卽係「劍門」這個雄壯的名字的來源。下山時路而頗窄，巖岩而過，只容一車。大隊民夫，正在從事于開鑿加寬中。在這個劍閣古道，兩旁山峯夾峙，削壁參天，重重疊疊，有如怒浪掀空。而公路蜿蜒其間，大類乘浪飛躍的長龍，披襟迎風，心神俱暢！

出劍門關東北五十公里至廣元，廣元是川鄂陝邊境重鎮之一，馬路寬闊整潔，市面也相當繁榮。西河沿河一帶，尤為商業中心，它扼川陝水陸交通的孔道，有「全蜀咽喉」之稱，現在廣元縣城北門外上河街蓋頭門樓上，有「全蜀咽喉」古匾一方，相傳是諸葛武侯的手筆。城中機關林立，據說有一百三十多個大小不同的名目，縣政府門口，牌子就掛了近二十塊，縣政府門口牌子多，似乎是四川普遍現象之一。據成都市一角的華陽縣政府，牌子共掛十七塊，綿陽縣政府則有二十一塊，就牌子的數量而言，似乎我們的地方政治很有組織，但是有許多牌子只止于牌子，又有許多牌子則只是相當時期，叫老百姓頭痛一次。所以，如此多的牌子，是否可以「節約」一下，倒也是很可研究的。

廣元在戰前的近代工業，只有一個廣濟火柴廠，于民國七年創辦，資本三萬元，每日產量可達二十箱，現在隨海路修機廠和申新紗廠廠的分廠分別設在縣郊，規模相當可觀，所以廣元俱有逐漸發展成川北工業城市的可能，遺憾發展，又是戰爭的賜予。

由廣元北門五公里，在公路側有千佛岩，在嘉陵江左岸，山坡由白石積成，潔白可愛。石壁上刻着大大小小的石佛，參錯着題辭石刻，背映着綠竹青松，情景清幽，據說是北魏石刻，可惜汽車一陣風掃過去，不能在此勾留摩挲，來和大同雲岡，洛陽伊闕的石刻，作一比較。

又北行二十五公里到朝天驛。這是蜀棧第一高峯。山形瘦削，絕壁百丈，公路在嘉陵

江的東岸鑿成半洞，沿山腰迴環，好像一個長簷。汽車從此擦岩而過，上下右三方都是絕岩石壁，左邊緊靠江邊，懸崖直墜數十丈。對岸又是危峯屏立，深江景色，險極驚絕，幽奇生趣。

車到牢固關。路左右壁上，是民國二十五年陝西建設廳修築公路時所刻的「西秦第一關」五字。當時公路已進入陝西界了。陝境公路自從移交交通部西北公路管理局後，對於路面的保護，路標的添設，坡度的改善，路基的加寬，都有優良的成績表現。車子走起來平穩舒適，較之西川公路局管下之四川公路，實不可同日而語。

鞏菴 宿，經常四川公路局的車子從成都走了四百四十公里的長路，要由此打轉，乘客須要換乘西北公路局的車子。從拔海一千五百公尺的巴山，降到拔海五百公尺的漢中盆地。這一段行程要經過歷史上有名的金牛道和五丁山，這是蜀道五丁力士開山引金牛以關川陝交通第一線的所在。五丁關居鞏菴東北約二十公里，綿岩十餘里的懸岩。路基頗窄，石壁中空，中對峙，中間距離很近。公路從岩下穿過，仰望天空，只見一線，岩石墨綠，勢欲下墜，令人深感自然的偉大與自我的渺小。車子盤旋曲折於懸岩之下，山溪之側。忽左忽右，直到河水，方纔走出蜀棧道而進入漢中盆地。

漢中盆地在陝西的西南部，蒙嶺山以東，秦嶺以南，大巴山以西，米倉山以北，包括沔縣，褒城，南鄭（漢中）城固，西縣，洋縣等地，即漢水流域的上游。土地肥沃，氣候溫和，

號稱陝南唐庫。漢朝四百年天下，從漢中發跡。這決不是偶然的。車子從這一段盆地經過，兩岸都是稻田麥圃。二十八年春天略旱，但是因為溝渠的利用，有許多地方却還照下種。不像陝東南及陝北之成災。

沔縣有新舊二城，據說舊城就是諸葛空成計，彈琴退仲達的西城，確否待考。不過城兩山下，有一塊「諸葛武侯讀書處」的石碑。附近還有武侯墓及黃忠斬夏侯淵的定軍山。忽忽過此，未能展謁，實是憾事。

漢江掏金工作，以沔縣為中心，現正在由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西北區在主持推動中。掏金合作社共約一百社，計二千餘人，每月約掏金一百至一百五十兩。這在饑民是一個解決生活的辦法，而在國家，也是加強國富的一個因子。不過因為砂金的蘊藏量及資本設備關係，陝南掏金事業，要想大規模舉辦，却也有相當困難。

車子從褒城到漢中後，小作勾留。其後又從漢中回褒城。作二百四十公里的連雲棧旅行。褒城車站附近的公路上，有一座木坊。上題「此為抗日英雄前進的大道」。過了這座鼓勵士氣的木坊，進了山口，就開始傍山倚水的北棧道。公路沿褒河右岸到石門。大名鼎鼎的石章顯，石門節，石門碑帖三十種，就在河左的石門洞裏。公路所經，只在右岸，接連通過三個山洞。岩石聳立，形勢奇險。其中較長的一個就叫作耕石門洞。路傍河中，有曹操帶「漢雪」石碑一塊。流水從石上淌過，滾成浪花，確有滾雪之勢。過此不遠，有鐵橋跨褒河。

學作新天心橋。舊天心橋仍在河上。一根鐵索，饒具奇趣。

從石門到留霸，經過褒姒故里。這個以諸侯爲玩笑的美人的故里，現在却毫無遺跡可尋，不過這一段公路却險峻得可驚可愛。山水奔騰，浪花飛躍。翠嵐左右，鳥聲西東，由此直到廟台子，可以說是北棧道的精華所在了。

廟台子是漢張留侯家祠，祠原在紫柏山上，清道光間，住持道士任大法師重修，創建今址。地勢四圍環山，屏障天然，蒼松綠竹中，寺院重重，流泉曲折，大有故都香山風味。祠中除去普通的靈官殿三清殿之外，最重要的當然是留侯殿。殿院口有中州宋永興題「英雄」二字，字高七八尺，雄渾異常。前殿題辭頗多。「前示齊尚父，後啓武鄉侯」一聯。頌治。正殿有張良塑像。「壯士奮揮椎，報韓已破秦皇胆；大王煩繕箬，築漢終落項羽頭。」此聯遠留侯功業。尤見工力。

穿過留侯殿旁門，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自成院落，景色殊幽。山上留侯校書台，隱約欲見，至于留侯辭殿處，則在紫柏山深處，相去還有三十多里。

過廟台子，車越柴關嶺和酒奠梁兩個山脊。二者雖然高聳，但是似于海碧難爲水，而且公路平闊，車行也就不覺緊張了。大隊民工，正在此間開闢新路，有的則在修補路基，正在爲他們抗戰建國的責任。他們埋頭工作之餘，每天領上少數工資，就再沒有其他問題。抗戰起家，救亡發財一類的聰明事，於他們是無分的。

第一個，以全力上駛，山間雲霧斷續，令人立刻想到那有名的一雲橫秦嶺字何在的詩句來。雲霧中又可直窺渭河與關中平原，兩傍山峯，青翠欲滴，重疊起伏。岫雲蕩漾，汽車一瀉而下，三十五個盤旋，發動機極少作響。一路放下去。公路似長蛇曲折，迎面馳來，到了大散關，山勢漸平，出隘門鎮，已在山麓。回首拔海二千公尺的秦嶺，已在雲霧之中了。

出隘門鎮七公里，漢渭河。漁人陝西西部交通，工業，商業中心的寶鷄。這裏，壁報在街頭懸着，士兵在河邊操練，工廠在建立着，救國的力量隨地在長成。清幽險峻的感覺過去了。替代它的是興奮，是緊張。

三、漢中剪影

以南鄭（漢中）為中心的漢中盆地，在秦嶺之南。西以隴山與甘肅分野，南以大巴山與四川為界，其中漢水橫貫，形成一條狹長的盆地，包括漢中，城固，褒城，沔縣，洋縣，西鄉，安康等地，而以漢中為其首邑。在地理上，漢中盆地屬於長江流域。但是政治上的劃分，却把他劃在陝西，而為西北之一部。

漢中初建于姬周。戰國中，鄭桓公被北狄所殺，其民南奔，止于漢水之濱，乃稱南鄭。秦末，劉邦受項羽冊封為漢王，據漢中之地，休養生息。等到羽毛豐滿之後，乃一舉而越秦

嶺，與項羽爭雄。終立漢家四百年天下。三國時，劉備併滅張魯，進位漢中王，以爲根據，剪除西川，終成鼎足之勢。諸葛武侯屯兵漢中，以爲攻取中原的軍事及政治根據地。南宋之初，吳氏弟兄力扼秦嶺，守漢中之地以撫金人側翼，使不敢越大河南下。尤足見漢中在保衛四川，側護江楚中所佔的地位。到了今日，漢中盆地更進而爲溝通西北與西南的橋樑。且爲陝西的重要據點，成爲西北的一個新軍事政治，經濟，及教育中心。

南鄭的名字來源雖古，而一般的認識，却只知漢中。這一個陝南首邑有人口二十八萬八千六百餘。在政治上它是陝西第六行政專員區——包括陝南十二縣——的首邑。陝西省政府及陝川省黨部，都設有辦事處。軍事上它是川鄂軍隊的駐在地。這個地方扼漢水上游。敵人如果企圖沿漢水向西北推進，或者大迂迴四川，漢中就成爲必爭之地，因之它就成爲我們今日西北保衛線上的一個軍路要點。

漢中在我們的兵役史上，也有光榮的地位，二十八年春季的兵役會議中，特別討論過漢中的兵役實施狀況。主持漢中兵役工作的縣長，由中央及陝西省政府特別嘉獎，以行政專員勞記，（記者二十九年春，路經陝北時，這位縣長已經在陝北高原上作起專員來了。）軍政部亦頒令全國以漢中的役政爲參考。

究竟漢中的役政是怎樣辦的呢？

在漢中虎橋鄉，南鄭縣政府于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舉行過兵役實驗工作

，按舊規舉行人口調查並宣傳，以謀實施兵役的準備。所有適齡壯丁，都在區公所門口公佈。這些名單，一共須公佈三次。在每一次公佈時，如有錯誤，重復，或遺漏，都可由民衆自行請求更正，如有疑問，亦由主持者逐戶解釋。在最後一次公佈之先，所有適齡壯丁，當地士紳，以及保甲長等，都由區府派員召集，公開地作最後檢討。

名額為三次公佈之總數準備抽籤，抽籤的辦法非常嚴實，有縣政府人員，民衆代表，壯丁，及其家屬等參加。在每一牌中籤者的姓名宣讀後，就鳴鑼慶祝，鮮紅的一捷報，在他胸前掛起，一壯丁榮譽牌，釘上，中籤壯丁的胸口，也由縣長或其代表給掛上一面榮譽章。

壯丁入營之後，他的家屬，每三個月可以領取一次優待費或代金，這種優待費和代金都係由國家發給，並得享受其他優待。壯丁所欠債務，在滿役後二年之前，不得追取。其家屬亦可享受優待，其家屬收養，均為享受優待的憑據。

此外，縣政府並以其平民工廠該組為抗戰將士家屬工廠，抗屬中無力謀生者，都可入廠工作，現時在廠工作的婦女及小孩家屬，數逾百人。

由於這種公允合理的推行兵役辦法，激中××多壯丁中，在二十八年夏季以前入營的逾××人，當時在社訓處受訓的另有××餘人，在每一次徵集新兵的時候，也沒有甚麼困難。

這在西北各地的普遍逃避兵役現象中，實在是一件「足資模範」的事。

在經濟方面，漢中盆地是陝西最重要的一個農業區，號稱「陝南倉庫」，北方的冷熱流被阻於海拔二千公尺的秦嶺，而南方的暖氣流則流動于三千公尺的高空，極易超越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大巴山脈。結果，漢中盆地乃具有四川盆地的氣候，溫暖潮濕，雨後充沛，夏由於洪水及其支流引溝灌溉之功，使漢中盆地一年雨熱，為陝西產米名區。此外，桐油，生漆，藥材等生產，也很豐富。小規模的近代工業，正在迅速推進中。現在開工的計有小紡織廠一家，火柴工廠一家，機器工廠一家，肥皂洋燭工廠一家，此外還有許多工業合作社及手工商店。印刷機器生產之不足，資源委員會在二十七年以二十萬元的資本，設立一個漢中書廠，於二十八年底開始放光。

漢中盆地自抗戰開始以來，也成為西北的一個文化中心。除去戰前原有各校外，新增添的有國立西北大學，西北教育學院，西北工學院，西北師學院，交通部立扶輪學校，國立陝西中學，西北中學，教育部戰地中小學教師陝西服務團，山西服務團，陝西省立醫學院等，關於這一帶新的陝西文化據點，當守陝西教育的一節中詳細報導。

在醫藥衛生方面，漢中也有飛躍的進步，一個人口二十多萬的縣，在戰前僅有私人診所六所，合格與不合格的「科舉醫」十幾位。而在今日，則一躍為陝南的醫藥衛生中心，除去年所添八診所及三十多位醫士（中樞不在內）外，國立西北醫學院隨西北大學到陝，擴

有一百多名的學生（內女生約佔四分之一），位於距城三十里的村落中。在城內也有他的學生在作實習工作。另一個醫學教育機關是從西安疏散到漢中的陝西省立醫學院，它現有三班，學生約一百名，包括其擁有六十個女學生的助產學校在內，它並在漢中城內設立一個醫院，一方面為社會服務，一方面作學生時習臨床之用。

第六區行政專員公署在漢中設立了一個中心衛生院，每月經費九百元，由縣政府撥付。它的任務是為漢中民衆服務的。但是收費却相當高昂，人事方面也時有變動。對中民衆服務的功龍，並未能充分發揮。

丹活鹽的衛生機關，是衛生署的漢中公路衛生站。二十八年夏季，它在三個月內注射了五萬多人，以房霍亂及傷寒的傳染，它的檢驗室代漢中各醫院——包括兩個醫學院的實習醫院在內——作檢驗工作。漢中附近各城市村鎮，都有該站派出的分站或巡迴醫療隊，義務診療。陝西省衛生處也在漢中附近設立了一個工廠，製造各種疫苗血清，供給這個新興醫藥中心的需求。

但是，漢中在抗戰中的重要，最顯著的還是它在交通上所佔的地位。漢水是聯繫漢中與襄樊及長江中部的大交通動脈。江面寬約五六百尺，水深丈餘。夏季水漲的時候，載重萬斤的木船，可以直接往返于漢中。老河口及漢水下游各地。此外，三條重要的公路也都以漢中為中心。一條是全長五百三十三公里的漢白公路，自漢中沿漢水直達陝鄂交界的白河，自白

河繞東南可達襄樊，向東北可達隴南。一條長四百一十七公里的鳳凰峯公路。北起寶雞，黑關，南達寧羗，與川陝公路以入川。第二條是預計以二百八十萬元經費興築的漢渝公路，起大巴山循嘉陵江直達重慶。於二十七年興工。其中因軍事關係，一度停工。最近又積極籌備，預計在二十九年底可以開車。

因為交通的便利，漢中乃成爲陝西貿易的中心。戰前每年商品的輸入，約值二百萬元。棉紗木材等土產輸出，約值一百五十萬元以上。漢中鈔金的產量，年約三十兩，時值一百萬十萬元左右。現在中國土產會館以爲西北辦事處正在努力漢中沿岸的淘金工作。以油鹽爲中心，組織了約一百個合作社，擁有社員一千餘人，每年金約計可達一千五百兩。

古城文物，漢中亦不復人。夜明碑及韓信井將口等，都是漢中人士修葺登臨之所。登壇觀瞻古代將台，憶古平沛公以布衣提三尺劍，據此一塊肥沃的盆地爲基礎，粗三傑之勳，能誌厥功的往事，而忽到漢中在今日西北休樹林上崩處的位置及其可能發揮的功績，實在難以以叫人神往的事。

四 躍進中的寶雞

寶雞在陝西行政的組織上，只是一個「二等縣」。可是今日的寶雞，已經成爲陝西的寶雞及工業重鎮，而且還在日新月異地躍進中，大有取西安而代之的氣魄，這也是抗戰的洪爐

中所造成的騷子。

寶鷄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很高，它最伏犧所治，韓農所生，皇帝所都之所。秦穆公于斯，魏文而稱，故稱「寶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故事也是人所共知的。陳倉山即在渭水之南，遠望之有白鷄冠，而陳倉城即遺址，亦與今日的寶鷄隔河相望，此外，寶鷄在中國文化史上，也佔有極重要的一頁。首先發明紙的蔡倫，就是寶鷄人。

寶鷄縣存在今日的陝西是可以當得起「模範」兩個字的。在抗戰以前，它和諸縣並列，並沒有兩樣。「中國革命幾十年，並沒有革到縣政府，」這是寶鷄縣長王泰瑞的一句警語，縣政府的科房節縮，多承遺留清衙門的組織與習慣而來。寶鷄縣政府過去各房中，以數字名，而以月薪發給費合計只有六十四元。每人分不到兩元。若干新進且毫無薪金，却個個吃得飽，穿得暖，外帶買田造屋，則此中弊病，不問可知。所以，要想縣政進步，就必須首先改革這腐朽的制度。根據這層認識，王縣長組織一個大刀闊斧的科房制度改革者。憑着堅強而果決的決心和艱苦的耐幹精神，他組織了具有冒險性的寶鷄縣政改革委員會。

除去一部份舊有人員之外，寶鷄縣政府在二十八年有十六位青年參加新政的推行，其中有六位大學畢業生，六位專門學校畢業生，和兩位高中畢業生。當地的銀行和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也「借」給寶鷄縣政府以若干青年工作者。他們于四十日內，完成全縣四萬多戶的糧冊，把過去糧徵吏的「挾持工具」摧毀，使縣政府能夠直接向各戶徵收，而不假手胥吏。其他

的稅册也同樣的整理好。縣政府徵收處的酒舖上，開了許多像火車站售票處的窗戶，裏面坐着青年的收款員。各項稅款，都由納稅人直接從這些小窗中繳進來，不由小吏經手。於是，揩油、敲竹槓、抽毛病，就很難得發生。人民額外的負擔解除，縣政府的收入，却較之以前增加三倍至十倍，此中情況，可見一般。

過去名義上月薪六元而實際不名一文的小吏，現在都有數十元一月的月薪。但是，這些人却毫不斷，攻堅或報告這位給他增加薪數倍的縣長。原因？他的「新」一斷絕了他們發財的路。

寶雞縣政府的收支，每天都有清册，結算清楚，決不等到期。現款一律存往銀行裏。各項工作的進展，也都有圖表結算的統計表表現。「我隨時都可以辦，代，朋友們要隨時可以一眼前瞭解寶雞的實情。」這兩句，是不誇大的。

寶雞還有幾件新收是值得提出的，第一是它有西北唯一的公用自來水。由于前國聯時接處的協助和捐款。寶雞以六千元的微小代價，在二十八年三月間，將北山山泉水，引到城內，每日供給這個新開的都市六萬五千加侖的清泉。城內設有三個給水站。至最初的一個月內，給水完全免費，以養成人民用自來水的習慣。其後就按照貧富分五等級收給水費，以備開支修路之所需。至于貧民，則仍然有免費用水的權利。

縣政府裏還有一個縣立助產院。在二十七年的冬天，豫陝難民羣集寶雞，街頭巷尾，處

極多。平橋乃由朱子橋先生的捐助及縣政府按月撥發經費，成立一個助渡院，它的助渡室和看渡經常的奔走各鄉，召募助渡，這不但是人道，而且似乎最成功了。

但是，寶鷄今日在抗戰後方的地位，却在其工業及交通的發展，隨着廠商西遷運動而逐漸興盛起來的。寶鷄工業有中新紗廠，震寰紗廠，復興麵粉廠，大新麵粉廠，呂方記及周萬順麵粉廠，去昌火機廠等。這些工廠多在寶鷄四郊建有廠屋。有的已經開工，有的則仍在籌備中。由於經驗的教訓，它們都有相當完備的防空設備。西北的黃土層形成所好的防空工事，原料，機器，和成品都有土窖可藏。鐵鳥下彈，究其費只留摧毀房屋，而不需損及生產的基本力量。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區辦事處也在寶鷄。這個城市幾乎已編成了「工合城」。附近的工廠，工廠組織極流行，有幾個組織比較完善的村子在實質上已成爲「工合新村」。除這些業合作員之外，這些「工合新村」有工合小學，有工合俱樂部，有工合運動場。一切虛實設備，都由工合社員及指導員在主持推助。這種現象極令人興奮的。同時，這些小型的工廠組織又多半深藏在花錢不多，冬暖夏涼，而且安全可靠的土窖中。「救國的力量在窯洞裏」。這一句話是極切實的。

寶鷄在西北交通上的地位，尤其重要。蘭海鐵路在二十六年冬，通車運貨。這一個舊時的城市便立刻繁榮起來，門外尤爲熱鬧。商舖的建設，非常整齊，市面也極繁華，誰也不

能相信那一條長街，在二十六年冬季只有說零零十幾家房子，而北山上的破痕還在東門外吃人！現在開海路正在往西發展，在民國三十年內可以通到天水。寶雞的市面，更可以日新月異的進步了。

此外，鳳州鐵路寶雞可以直達成都重慶。於是，來往於西北各省及山西南與成營之使者，多半要經過寶雞。取道鳳翔或勉縣者，又可由天水轉道留州。此外還有一條循渭水南岸以達咸陽，暫西去的公路。虜以寶雞也是西北交通動脈的一個重要據點，而為西北與西南聯繫的一個樞紐。自由於地處環堵的優越，這個據點將有更飛躍的進步，將更蓬勃的發展起來。

但是，寶雞也不於沒有它的黑暗面的。這個城市的生長太快。在人民的心理上，不能適應這一個飛躍的發展。在若干社會事業上，也不能趕上其日新月異的變化。儘管許多公私團體在勉力使寶雞成爲一個近代健全的都市，它們的努力却永不能使這一個城市的物質進步的後面。爲一個旅行的人，初到寶雞最頭腦的事就是沒有安身的地方，旅店雖多，妓女更多，錢不多少的妓館都成爲娼妓的大本營，奢靡淫靡，笑語盈且。看看那些汽車司機們之濫步湖鰲，左擁右擁，因而想到汽船問題，走私問題，屯集居奇，以及民族健康問題等，寶雞有關係不俱的強心，大概這非是戰時畸形現象之一端，而值得各方面人士的注意的。

五 長安古今

繼進中的西北

「長安米貴，房大不易。」這一個前方的都市距離黃河前線不過一百六十公里，火車四小時即達，飛機遠不了半小時。一聽見警報就跑，等到了防空洞時敵機也光臨頭頂。夜襲時有的連衣服都穿不及。這種生活真是一個大不易的試練。但是，一方面固然「防空」，另一方面炸彈的建築仍在不斷軍修，街市上也是不斷的有行人，商店中擁擠着穿軍服從後方或是前線歸來的男女們，十個以上的娛樂場所也是夜夜客滿。這一個周初及秦漢晉唐所依都。確實有點大家風範，一切都在雍容鎮靜中推進，屈膝嗎？作夢！

西安人口約三十餘萬人，居住在城內的約有二十萬。一部分的士著一團已疏散，但是對於流動人口之多，西安市上仍然保持其前所未有的繁榮。一到黃昏，街上特別熱鬧。行人們又多穿着一副服階級。特別使一個來自後方者注意的是「制服少女」之多。除去某種職業者外，晚間高跟鞋很少見。想起後方各「前進」婦女團體所消費的「化妝品外匯」，不再得不令人感覺到目前的痛快。

西安現稱西京，古號長安，周初即建都于這個偉大的關中平原。其後朝代更易，城址亦有遷移。周鎬京故址，在今城西三十里，豐京及靈台故址，則在今城西南四十里渭河南岸。秦咸陽在渭河之北，今咸陽東北二十里，阿房宮在今城之西約二十五里，與鎬京故址比鄰。漢長安城在今城西北，相去不過十里，即今三橋鎮址。長樂，未央，建章諸宮故蹟猶存。漢都歷魏晉南北朝之亂，城久荒圯，隋都長安，唐太宗擴而充之，命尉遲敬德監造。城形四方

，邊約二十里，週八十里。今小雁塔塔及樂游原均在城內，大明宮及太液池則在今城西北。今城週約三十五里。據唐城北隅之一部。唐城亦圯。今城想係元明間建，不過舊址仍存而已。總歡喜自稱為「唐城」。

唐城甚安，就不說不說到這個古城的文物。最有名的文物當然要推麟德宮。麟德宮是在抗戰以前修的，宮殿式，全用琉璃，古色古香，是花了幾十萬法幣造的，不過看上去單薄得很，大概造完入工足。抗戰開始後似乎沒有人管，（門口仍然有人賣參觀券），有點後天失調，東邊的一邊是古碑的圍牆已倒，碑石也縱橫臥於牆外荒草中，除去避入窟之太甚外，無人過問，大直街海邊繞過他碑宮時，曾經有人發過財。今日財已發過，似乎可以等下次發個重財時再發人了。

石版屋裏碑石。發這一千四百餘方。其中頗多珍品，例如弘福寺沙門懷仁寫集，而由唐太宗皇帝字。今後換來的王右軍聖教序；只剩半截殘碑的大雅集；顏真卿多寶塔，柳公權玄秘閣，虞世南北堂帖，懷素僧狂草千字文，趙子昂八札真蹟，董其昌秣陵碑等，都能一一數說。還有他的蘭亭集序也有刻石，不過似為後人摹刻，神韻已失。至於蘭亭集序的真蹟，據名畫家說，已由唐太宗計收入大內，後來又陪葬昭陵，大概今日已化泥沙了。此外碑林中尚有唐史臣傳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有秦承相李斯碑山文摸本碑，有唐刻十三經全文，也還有些莫名其妙，看來不甚高明的福字虎字之流。記着在黨風送着，蟬吟滿枝的一個恬靜

論下午，獨自徘徊，摩挲古碑，券念既往，又復念及敗壞之不時光顧，不禁為這些珍品相驚。如果不幸，強上來，正中右車盡秩序，豈不糟糕了一千多塊大石頭，要搬到是傷腦筋。但這一任真金帶銀燈燭在敵人鐵製下碰運氣，却又有點說不過，反正在我們這黑暗期難免見上帝，誰又會出來拯救呢？

可是，南京圖書館的舊書及石刻等，則已遠走陝南，妥為保存了。昭陵六駿之四——其一——陵遠走海外，跑上回來了——也沿公路到漢水之橫飲時去了。

城內的古碑元寺一現在已是溫采聊無可述。近郊的小雁塔也不能登臨，但為大雁塔的遺跡，塔身也相當整潔，不遜附庸風雅，要憑一雁塔題石一着太多。大雁塔力不免有污濁，塔身亦尚整潔，在每一層，每一方，每一角，都為這些有靈的遠來客即一刻的關懷，尤見令人頭痛。至於土三姐的哀墓，尤為西人人士一鞠躬空一的妙處。許多武裝的志士在關中的題辭，多半具有一批碑三姐不願再守十八年一之感，其實這也是一個問題，儘管「饒幸出征卓人家屬委員會一諸公之主意。」

城內二十里為塢備，石橋如此吐嶺山，壯麗絕倫，橋頭備側，多充旗幟，尤令人想。新橋二唱時對舉，離岸止有橋心通日感，和水石間上的風聲備側有動彷彿。這兩個橋是魁皇京華，春陽遊了所必經，斜倚石欄，目送流水，傾倒久之！

壩橋東三十里爲臨潼，背負驪山。這又是一個令人感奮的地點。周幽王與褒姒舉烽火于驪山，博美人一笑，結果諸侯離心，犬戎西寇。唐明皇在溫泉築華清宮，爲玉環行幸入浴之所。結果國忠弄權，漁陽兵犯。終至馬嵬賜死，劍閣聞鈴，但是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却又在這個歷史名蹟發生了西安事變的第一幕，奠定了統一抗戰的基礎。今日看題辭相連的「民權復興紀念石」，覺得兒女情深的驪山，經過這一次英雄肝胆的事變，其歷史價值當提高了不知若干倍！

華清池現由陝西省政府委托中國旅行社代辦。許多洋磁磚修起單人池雙人池，舒適固然舒適，不過未免太洋化點。貴妃池設備極佳，可容四人同浴。不過也過於歐化。想當日三郎供奉玉環，當亦富麗美觀。原不必乞靈于除麵包外無可吃的留洋工程師也。

驪山東八里，有塚巍然，祖龍始皇陵于此。英雄黃土，感系殊深。西安四周的「原」上，渭河兩岸，周秦晉漢唐的帝王將相，陵墓極多，宮闕池館，遺跡亦間或可尋。在西安前後兩月，雖必曾訪其大略，不過總未盡興。時時希望能再有機緣，輕裝駿馬，奔馳于漢唐征戰之間，一抒幽情。

城南翠華，太乙，五台，終南諸峯，梵宇林立，風景清幽。不過現在那邊人多，登臨頗來不十分容易而已。

古代文物很多，近代文物却似乎沒有什麼，中學校都搬走了。劇院和清唱却是好生意。

標語變得很統一，都說西安市文字調查委員會主持。雜誌不少，各家都有來歷。報紙有六七種，內容却沒有什麼分別，家家「中央社」，所以編起來也不十分困難。看的人看一編即可知其餘。不過大家都有辦法，所以銷路和廣告雖不甚樂觀，却也能參加熱鬧，使西安能夠保持報紙六七種的紀錄。這不僅在繁榮市面上，也有其作用。

六、三秦壁壘

從「保衛大上海」起，經過「保衛大徐州」，「保衛大武漢」。而今在陝西，又看見各地軍民總隊的「保衛大陝西」了。第一次在川陝公路上看見這個似曾相識的標語，只感覺「久遠」。在陝西住了些時，跑跑看看之後，就感覺其意義與前述的三個保衛大什麼有點兩樣。過去的一「保衛」，在戰略上是時間的爭取，到必要時即自動轉移。而陝西的保衛，却不是「守」這種意念。「保衛大陝西」在戰略上是保持北戰場的根本地，作反攻的壁壘，收復失地的根基。北戰場上戰局的成敗，大半取決于山西省內我數十萬大軍之能否保持「對峙」的局面，並且由「對峙」而達到「反攻」。因為山西在北戰場上具建瓴之勢，從正太路出娘子關，可以直擊平漢路之敵。由雁門關趨大同，則可襲察綏而掛東北之側翼。同時，山西高地之保持，且能屏陝甘寧青，捍衛陝西川鄂。所以，山西是我們北戰場成敗的關鍵，而且為整個抗戰情勢之樞紐。

但是，山西之能否支持，能否對峙，能否反攻，却須取決于其是否有支持與策應。換言之，即在山西之是否有一個可靠的後方，使一切兵源物資，除就地取材，資之于敵外，能有一個可靠的補給來源。在這種要求下，除豫西平陸外，與山西隔河相望，庇連達千餘里的陝西，就必然的成了山西的後方，因之也成了北方戰局所繫的關鍵。離開陝西，就等于離開山西，放棄整個的北戰場，也就是離開西北抗戰根據地的大門，離開西南心臟的屏藩。

就交通，經濟，政治，及軍事等方面言之，陝西是西北各省之首長。它古號三秦，擁有十九萬五千〇七十平方公里的面積，與一千零十一萬餘的人口。漢中盆地為水稻名區。關中平原又是棉麥倉庫。陝北的煤與石油，在國內的地位很高。糧食燃料，都能自給，鹽可以自製。陝西及寧夏輸入，而其每年一百多萬担的棉花生產，除自給外，還可以輸出其他各省。抗戰以來，屢作又復覆敗，這自然是天佑中國的一個實例。

除去隴海路西段外，陝西全省有三千公里左右的公路，連絡全省各重要城市及鄰近各省。在這些公路上，還有大車，人力車，及騾馬駱駝等，結隊往來，以補汽車運輸之不足。

秦省兵費徵兵已有×××人，以漢中寶鷄等縣較好。陝北方面因環境關係，兵役未能推行。

陝西的力量是在加強中。陝西的情勢也很平穩，但是，這並不是說敵人無意于陝西，反之，敵會如後天過去曾經狂言：一必下西安及衡陽，繼能建設佔領地。自從二十七年三月

五日，敵人自風陵渡破關，揭開攻略陝西的序幕以來，先後在渭河尋覓渡口，並且一度渡河，但終不能退回山西，不能犯陝西一步。敵人虎頭蛇尾的不充分實力，固不足以謀陝西攻略。我由西機動兵團的活躍，亦使敵人不得固守自守。但是，除此之外，陝西本身也有其不可輕侮的條件在。這種條件，歷時愈久，愈形充實。所以敵人攻略陝西，只有一天比一天困難。

陝西本身不可輕侮的條件是什麼呢？

就軍事地理言，陝西在形勢上分爲三個單位。一個是陝北高原，佈滿了山嶺豁谷，交通不便。並且因爲迫近戈壁南緣，具有蒙古草原的荒涼徵兆。一個是關中平原，爲橫山與秦嶺間的渭河流域，亦卽爲陝西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另一個是陝南漢中盆地，在秦嶺之南，大巴山之北，爲漢水流域。

敵人妄想攻陝西，主要就是這三條路：一由晉西渡河入陝北，一由豫西及鄂西突破，溯漢水以攻陝南。另一個就是在正面強渡潼關，直叩西安。

敵人無論採取這三條路中的任何一條，都將遭遇嚴重的打擊。

先說自黃河正面強渡，進犯西安的一路。

「黃河天塹」，自古已然。現在有了飛機和大砲，黃河的防禦價值自然要打點折扣。不過只要運用得宜，天塹自然還能發生作用，黃河自河曲以下，水流湍急，而流沙極多。關中

正面的黃河，自壺口以迄龍門，急流湍瀉，絕無渡口可言，自然無從偷渡。韓城以下以迄潼關，則除若干固定渡口外，河床因流沙的異動，一日改變，中濤時起沙灘。且水性特殊，小舟的擱淺不易，敵人要想渡河，却不能預先確定其着陸地點。照戰術言，要佔領一個據點，必須集結一連以上的火力，方能確保該地。敵人在渡河時既不能預定着陸點，則一連以上的火力自無從集結。其分散的小股兵力，即令能夠渡河，亦必於我守軍以泰山壓卵的姿勢而撲滅。再退一步言，即令能夠集結，則因河淺船小，不能攜帶重武器。我軍亦可在一武器平等之有利條件下，加以掃蕩。

同時我方在沿河地區，配備有青年將領所統率的數十萬大兵，裝備優良，實力強悍，刁斗相聞，晝夜警備。敵人要想由此過河，是要相當頭痛的。潼關河防，經長期的構築配備，亦足令敵人望而却步。敵人屢盡飛機，反之，我們以居高臨下之勢，更由於情報之靈確，準確之週到，風陵渡的敵軍，乃跳不出我們的手掌去。自二十七年以來，敵砲被我直擊，鐵線者已逾二十門。逾二千公尺的河面，對敵人乃如二千公里的汪洋。束手無策，只有寧砲彈來發洩。潼關砲聲，已成黃河線上應有之點綴。除敵人自動完成消耗戰外，毫無其他作用。有之，亦不過一破我守軍之寂聊耳。

我們對潼關的防守固無可慮，但是黃河北岸之敵，對我陝豫交通却具有相當威脅作用。我們因為一時不作肅清晉南三角地帶的打算，風陵渡敵亦未加以肅清。至於敵人之砲擊列車

，讓我們自有「突移點」的辦法，將路線移出敵砲射程之外，敵人自亦無奈我何。

陝北一帶，自河面以下，水漲船高，漢河相當困難。但是這並不是說敵人不能渡河，反說，敵人固有一渡在陝北的尖銳上渡河。不過渡河之後，立足不穩，即悄然引退。其引退的源因，除受正面我軍之阻擊外，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我山西機動兵團的活躍。

在晉南高梁山一帶活躍的我敵十萬大軍，是由首敵軍的鎖鍊。敵人一向向陝西攻降的計畫，拖上這一個沈重的鎖鍊，就無成功的可能。

所以敵人在山西一次地「掃蕩」，一次次地企圖封鎖渡口，都是這種拖住腳跟的痛苦發現。所以只要我晉南部隊的掃蕩不中止，敵人就不敢冒險攻陝北。更何況我陝北各地，與秦亂紛紛，山川阻隔，交通亦極不便。敵人的大兵團不需展齒。如果再加上堅壁清野的對策，則敵人實有不知死所之苦。

一般人認為黃河防務的危險時期，在於冰季。這句話似是而非。似者，蓋因其冰厚重人馬可以自由往還時，敵人即可以一快速部隊一渡河，在我方大軍未能充分發動以前，實行船形突破，佔據幾個重要據點，則陝西即有重大變化。非者，黃河結冰，在河面上，並非易事。滾開凍河，近五十年來只有過三次，一次是光緒二十七年，一次是民國十八年。陝北黃河結冰，也不是每年都有。抗戰以來就沒有凍住。當然，我們並不希望蒼天吃飯。不過即令敵人能自冰上過河，我們以陝北的民衆組織，亦可以堅壁清野的戰略驅逐之，以

河防的守軍殘滅之下。

陝南一路，是武彥撤退豫鄂騰兵之後總受人注意的。敵人自佔領武漢後，即相逼北進，溯漢水上行，陷京山鍾祥，追襄樊，進出於豫鄂之野。據一般觀察，自豫鄂邊境入陝，敵人可以有兩條進兵的路線。一條是師劉鄩又關的故智，由豫西經紫荊關郟縣，循西荆谷關，掠西安。另一條則溯漢水而西，經丹河婁康，攻略漢中。此外還有一條由豫南北犯，竄伏牛山方山，窺洛陽以圖關中的路。

陝南地區係以漢中盆地為中心，而以豫西及鄂西北為其外圍，它北枕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秦嶺，南倚標高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大巴山，它為連絡西北及四川的交通樞紐，是四川的屏障。同時，它又以俯臨中原的姿勢，控制豫西及鄂西北諸地。所以在當前抗戰形勢上，佔有相重的地位。

在歷史上，漢中盆地是兵家必爭之所。秦惠文君欲與六國爭雄，為憂絕後顧之憂，就欲取楚國的漢中，以於藍田與二戰而佔漢中之地，然後順流而下，直取楚都郢城，使楚國不顧不遑都陳城。由此可見要保衛關中，漢中區域是一個必先確保的外圍。

三國時諸葛武侯屯營漢中，打魏進取長安，規復漢室。但是，秦嶺要隘，均在曹操之手。因之他只好治白龍江入甘，六世祜山，終於出師未捷，星隕五丈原。其後姜維九伐中原，亦無結果。由此可見秦嶺關口對於保衛關中的重要。

南宋初年，金人鉄馬渡河，聲勢熾赫。但是到了關中之後，因秦嶺爲宋兵所扼，乃不轉趨嶺而南。宋兵因能保住四川及漢中盆地，豎臨中原，使金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終保宋室半壁江山。可見漢中盆地對四川及江楚地域的保衛，也有其鉅大的作用。

到了宋代末年，漢中盆地儼臨中原的軍路價值，即被偉大的天才軍路家成吉思汗所指出。成吉思汗當時由蒙古草原南下，佔領金人河北山西之地，滅西夏，掠甘陝。當時金人對關，即爲死守潼關，確保中原。元兵屢攻不克。成吉思汗臨崩時，對左右說：「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遠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不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後來元太宗即承此道訓，由寶鷄南下，越大散關，取漢中，再沿漢水東下，取豫西山地，東指汴梁。金人果然徵兵潼關，在靈寶洛陽一帶，被元軍截擊，金自此而亡。可見漢中盆地對於豫西，又具有控制的作用。

我們爲了確保對豫鄂邊境監臨的地位，準備對雲夢平原的反攻，有切實掌握漢中盆地的必要。同時，敵人爲要掙扎其生存，也有奪取漢中地區的金圖。在這種情勢下，敵人進犯與命運將何如呢？

漢水一路，自白河至安康紫陽，山險水急，上行不易。公路的建築相當好，機械化部隊似可利用。但是在這個地區的前方，我駐鄂西及豫西的大軍，將形成一堵堅強的鐵壁。敵人

必須以鉅大的兵力，突破我豫鄂西部的陣線後，方能提到進攻陝南，強弩之末，安能穿縞素？此其一。

倘令其有餘力，可以進溯漢水，則我方在漢中地區，已配有大軍，準備堵擊，同時關中我軍，可以出荆紫關截其側，豫南部隊，可以沿浙川以壓卵之勢以拊其背。敵人將不免于腹背受敵的苦境。此其二。

敵人如果由紫荆關進犯關中，則在其超越秦嶺的一段途中，地形複雜，交通不便，大兵輾既不能展開，新兵器亦不易使用。同時我漢水駐軍，可出漢水擊其南，豫西駐軍，可出熊耳山襲其北。這不但是腹背受敵，而且是三面包圍了。此其三。

敵人如果想北犯洛陽，轉回關中。則由豫西北上的途中，一阻于伏牛山，再阻于方山，三阻于洛水。我漢中大軍，同時可出白河橫擊；關中部隊，亦可出武關中援。這一串陝南，豫西，及關中的部隊，在配備上實有「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部則首尾俱應」的「一字長蛇陣」的作用。這是敵人一件難于應付的事。

除去地形條件及軍事配備外，在三秦與關中還有一個堅強的礎石，那就是擁有槍枝數十萬的陝西民間武力。三秦之士，自古即勇于公戰。民俗強悍，至今猶有遺風。並且民國以來，歷經事變，流散在民間的槍枝極多。普通一縣，多在三五千枝以上，關中富庶之區，有多至萬餘枝者。這一個雄厚的潛勢力，並不被我軍事當局輕視，現正在利用其特殊的地方性及

建立的基礎，在施以訓練。將來在三秦保衛戰中，是可以發生鉅大作用的。

陝西的保衛，負軍事責任的人表示有把握。陝西省主席蔣鼎文曾經對記者談：「今日西北的軍事配備，不僅在鞏固西北的保衛，而且是在作北戰場反攻的準備。北戰場的反攻，也就是保衛西北。這是相輔而行的。」現在陝西各將領，特別是在××山麓沉默寡言，指揮若定的×將軍，便在以事實來表現這種相輔的關係，其成功是可預期的。

七，抗戰中的陝西

陝西面積十九萬五千〇七十平方公里，人口一千零十一萬餘人。分九十二縣一市（西京），為西北各省之首長，且居西北最前線，陝晉邊境一千五百里的黃河前線，自二十七年初起即呈敵我對峙的情勢。而陝西也無時不在敵人的威脅中。但是由于我山西機動部隊之活躍，與陝西河防之嚴密，敵人始終不能越黃河一步，所有的威脅，却成了陝西在二期抗戰中躍進的動力，更鞏固了陝西省在整個西北的領導地位。抗戰中的陝西在農林水利，工業物產，教育文化，財政金融等各方面的進步是值得注視的。

（一）農林

陝西是西北食糧倉庫之一。關中渭河流域，為國內棉麥名區，陝南漢中盆地，雨量充足氣候溫和，為產米區域。陝北的黃土高原，也是小米高粱番薯等雜糧產地。抗戰以來，陝

西大軍雲集，人口驟多，食糧的需要增加，同時又響應增加生產的號招，在陝西省農業改進所的主持下，努力改進農業生產，獲得重大的成功。

陝西農業改進所成立于二十七年十月。爲陝西省棉產改進所，林務局，農事試驗場，墾殖牧畜場，第一果園，及棉花搗水攪雜取繭所六個機關合併改組而成的。二十九年度實支經費十八萬四千四百六十九元，其中由中央補助的達八萬八千一百六十六元。內部組織計分農藝組，森林果木組，畜牧獸醫組。農業經濟組，分級檢驗室，旱農墾殖室，病虫害防治室。繭務室等八部門。另有附屬農場三處，造林場七處，棉花檢驗所四所。

陝西面積遼闊，耕地凡三千多萬畝，各縣的天然環境，各有不同，所以農業改進的工作，亦因地制宜。該所的棉作推廣工作，在涇陽，大荔，朝邑，興平，渭南等縣設管理區；在涇陽，三原，高陵，咸陽，興平，朝邑，大荔，渭南，華縣，臨潼，長安，鄠縣，沔縣。南鄭，城固，褒城，米脂等地設推廣區或示範區；其他產棉各縣，則設示範棉田。麥作一方面計在長安設推廣區，在興平咸陽等地設示範麥田。水稻方面，則在漢水流域各縣舉行二十七種稻作品種鑑定及栽培方法指導。造林方面，除推動各縣人民造林外，並在平民，朝邑，鹽屋，郿縣，扶風，武功，興平等縣，沿黃河及渭河灘地，並沿公路植樹。自二十三年至今，所植樹木約九百萬株，成活的達六百餘萬。各林場所產樹苗，在此期間亦約達二千萬株，除一部自用外，分發各縣植樹節植樹者即約六百萬株。其他如新品種之推廣，病虫害之防治，

新農具之推行，栽培方法之指導，人工肥料之介紹等，亦因適因時，分別辦理。

陝西原爲我國產棉名區。二十三年前棉產改進所成立，大量介紹脫字棉及靈寶棉，於是陝棉的質和量，並見提高。到了二十五年，依據歷次試植的結果，知道四號斯字棉早熟豐收的特性，宜於關中各縣，德字棉的抗前特性，頗能適應漢中盆地的環境，於是就大量推廣。二十八年陝西棉田面積，計在四百萬畝以上，所產皮棉達九十二萬四千担，原來估計收成應在一百萬担以上，不過因爲該年春間苦旱，所以稍減。陝西省本身對於棉花的消費，約計五六十萬担，其剩餘量每年約爲四五十萬担，過去多輸出于甘豫鄂川諸省。抗戰以來，則以四川爲其最大去路，前年達四十萬担左右。所以陝西的棉花生產，乃爲今日我抗戰重要資源來源之一。

陝西的食糧生產，二十八年統計小麥爲一千九百七十二萬餘担，大麥三百三十三萬餘担，番薯約八百萬担，甘薯四百餘萬擔，小米五百餘萬擔，玉米六百三十九萬餘擔，高粱二百三十六萬餘担，糜子一百九十一萬餘擔，米二百十九萬餘擔，各項豆類三百萬擔，總共生產米麥雜糧計約六千萬担，如果不是春間陝南陝北的乾旱，其收成的數字當達一億萬擔左右。

(二) 水利

這一個優異的糧食生產區，大半依賴于其急遽發達的水利工程。近年以來，水利建設最積極，同時也最著成效的是陝西。過去主持陝西水利工作的故李儀祉先生曾有一句概乎言之

的話：「西北如無水利建設，必于四十年後絕滅。」此語雖覺危言聳聽，却也其來有自，西北氣候乾燥，雨澤稀少，一般平均雨量約每年三百公厘左右，有許多地帶且低至八十公厘，這種雨量是不敷耕作的。陝西漢中盆地，雨量較充，關中及陝北均感不足，每年平均只有五百公厘左右，且分配不均，無補于事，因之秦漢以來，修渠築溝，從事灌溉，這種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斬棘而建成的渠道，至今仍有存者，今日之水利建設，不過是「克紹箕裘，重振家聲」而已。

李先生在世之日，即行關中八渠的計劃，有的已告厥成，有的仍自有待，現在陝西的新式渠道網，合全省已成，未成，計劃三者，已有幹渠十二，及次要的渠道支渠多道，總計可灌田五百萬畝。

陝西近代諸渠中，完成最早而成效最著者當首推涇惠渠，它引涇水以灌醴泉，涇陽，三原，高陵，臨潼諸縣地七十一萬畝，此渠于二十年興工，由華洋義賑會及陝西省政府合辦，幹渠于次年六月完成，其他支渠及修補工程，則于二十四年春竣事，共費一百七十萬元。幹渠共長七十餘公里，支渠達二百餘公里，沿渠收益頗盛，二十八年棉產約三十萬担，佔全省產額之三分之一，麥收約五十萬担，佔全省產額之四分之一，此外尚有雜糧三十萬担，農民收益的增加，在二十三及二十四兩年各增三百萬元，二十五年達八百萬元，二十六年為六百萬元，二十七年為七百萬元，二十八年則逾一千萬元。

渭惠渠起于郿縣，引渭水灌郿縣，扶風，武功，與中，咸陽諸縣地六十萬畝。渠長一百二十公里，工程起始于二十四年三月，完成于二十六年底，計費洋二百一十萬元，已灌田達三十萬畝，其餘的田地，在支渠及子渠完成後，即可灌水。沿渠農地二十七年增加收益二百萬元，二十八年為三百萬元。

梅惠渠的工程是由陝西建設廳與經濟部合作的，幹渠長六公里，引郿縣斜谷關石頭河水灌郿縣岐山兩縣地十三萬畝，于二十五年十月興工，二十七年六月完成，計費十七萬元。

織女渠在陝北米脂織女廟對岸，渠長十三公里，引無定河水灌榆林，米脂，綏德諸縣地一萬畝，工程始于二十六年，次年完成，于二十八年三月放水，共費十二萬元。

陝西在修建中諸渠最大的當推洛惠渠，工程由經濟部涇洛工程局主持。幹渠長九十里，引洛水灌大荔朝邑等地五十萬畝，于二十三年興工，預計工程費二百萬元，已支出一百六十萬元以上。工程有一百五十公尺長，十六公尺高滾水壩一座，山洞五處，共長四千八百五十六公尺，閘門兩座，橋五十四座，大部均經完成，惟第五洞中遇流沙，現正以機器抽吸中。

黑惠渠引豎屋縣南黑水河灌田四十五萬畝，這一條河是清水，泥沙極少，所以在此後渠身的修理上，可以省許多事，工程于二十七年九月開始，民國三十年內可以完成，預計經費二十四萬元。

陝南方面，正在建築中的新式渠道有漢惠褒恩兩渠，漢惠渠預計工程費七十一萬元，自馮縣武候鎮引漢水灌沔縣褒城地十萬畝，經費來源由陝省任二十萬，由農本局貸五十萬，預計民國三十年內可以完成。

褒惠渠引褒河水灌褒城漢中地十五萬畝，一方利用原有舊渠，一方在黑龍河另開新進水口，預計經費為一百三十三萬元，現正在進行中。

西安附部地二十萬畝，將由澧惠渠灌溉，該渠自西安秦渡鎮引澧水灌西安咸陽兩地，工程現已着手，預計經費五十萬元，由農本局貸給。

在計劃中的重要渠道，有泔惠渠，渭惠渠，及牧惠渠三者，泔惠渠引泔陽，河水灌寶雞鳳翔等縣地十七萬畝，預計經費一百六十萬元。渭惠渠則在城固引渭水灌田十五萬畝，預計經費八十萬元。牧惠渠則引西鄉牧馬河水灌地一萬畝，預計經費六十萬元。

(三) 合作

促成陝西農村進步的，除去因水利興修而引起的農業增產外，還有合作事業的進步，自從二十三年八月由全國經濟委員會與陝西省政府合組「陝西農業合作事業委員會」，設立「陝西農業合作事務局」起，直至現在的陝西省合作委員會止，其一千萬左右的鉅款，先後在陝西農村中週轉，成為陝西農村經濟的主要支柱。同時又因為農民對該會的信仰，使之成為陝西民衆動員的主要力量，配合抗戰，作增加生產，動員民衆的工作。

經過五年來的努力，陝西全省的合作組織，在二十八年夏季有合作社五千二百四十三社，社員二十六萬四千九百八十二人，認購股金六十萬三千四百零三元。另有互助社約三千五百社，社員十三萬人。全省九十二縣中，有合作社組織的計八十九縣，另外還有一個黃龍山國營墾區。五年內放出去的貸款數逾一千萬元，其中絡續償還的約五百五十萬元，仍在農村流通的在二十九年初仍達四百四十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元。

陝西合作貸款的現行方式，計有三種。第一種是由合委會的該會專款七十五萬元，直接貸給合作社或互助社。第二種是介紹銀行貸款。在合作社申請貸款時，由合委會核准後介紹中、交通、農民、陝西等銀行及農本局貸放。互助社則介紹農民銀行貸放。第三種是搭成貸款，由該會與銀行以二與八的比例，共同貸放，參加這種辦法的有中國及交通兩行及農本局，爲了提高放款效率，避免重複計，該會又將陝西九十二縣，分爲若干貸款區，由各放款機關分別負責。計中國銀行負責長安等六縣，交通銀行爲關中西部七縣，農民銀行是陝南二十三縣，陝西省銀行爲陝南五縣，雙山農工業促進會爲興平，西北農學院爲武功，其他則由合委會單獨負責，各區內合作行政，組織，指導等亦仍由合委會統籌辦理。

二十九年六月，四行聯合辦事總處對陝西放款三千三百萬元，其中一千萬元決定用在農貸上。此外農村手工業五百萬元，水利工程五百萬元，交通運輸四百萬元，農產產銷三百萬元，農產押款三百萬元，農業推廣一百萬元，佃農購地貸款二百萬元，另外陝甘邊區又有特

額農貸款六百萬元，有這一筆鉅款放出去，陝西的農業金融，當更活躍。

在抗戰期間，陝西台委會指導各縣信用合作社附設的簡易農倉，在二十八年六月的統計，共有六百二十所，存小麥十二萬担。在生產運銷一方面，也有麥棉社一百零六社，棉花社三十六社，土布紡織社十八社，棉布社二社，土紙社四社，竹器社，合計一百六十七社。有的社員多至一兩千人，毛利達數千元。此外各社捐輸金錢物品，貢獻抗戰的也很多。

(四) 工業

除去農產外，陝西的新興工業在西北也是首屈一指的。

二十九年上半季在陝西建設廳登記的新式工廠，計共六十家，資本總額達九百八十七萬四千元。固定工人在一萬名以上。每月生產量逾七百萬元。其中計紡織廠十一家，資本總額五百六十二萬元；麵粉廠七家，資本總額一百零五萬元；化學工廠六家，資本總額三十五萬九千元；機器廠十家，資本總額十七萬元；皮革廠七家，資本總額三萬七千元；其他工廠十九家，資本總額二百六十三萬八千元。廠址的分佈，則除陝北一廠，陝南五廠外，其他皆集中于渭河西岸的關中平原。

陝西工業以紡織工業為最發達，這是由于其棉花生產的豐富。其中最大的一個紡織廠是大華工廠，它初創于二十五年三月，資本二百五十萬元。現在擁有紗錠二萬五千一百三十六錠，線錠一千一百二十錠，布機八百二十台，二千基羅瓦特發電機一座，蒸汽機二台，每月

消耗原棉九千担，產紗一百五十包，粗布三萬五千疋，細布一萬疋，約值二百萬元，估計其二十八年的盈利為八百萬元。

申新第四廠原在漢口，由工礦部撥款供給四十萬元的遷廠費，于二十七年自漢口西遷入陝，現在它的資本為三百萬元，擁有紗錠二萬零八百錠，布機四百六十台，三十基羅瓦特發電機一具，蒸汽機二台，煤汽機二台。每月消耗原棉六千担，產紗一萬三千包，約值一百九十五萬元。

業精紡織公司的資本只有十萬元。但是由于中蘭銀行的支持，它正從事于小規模紡織工業的推進，該公司的負責人在抗戰開始以後，由山西的大紡織廠退到陝西，以六個月的努力，將日本「和紡式」的紡紗機改製成業精式紡紗機。其自動調節的裝置，解決了手工紡紗的拉力不勻的毛病。這一個手工動力兩用的小型紗機，其五十個紗錠可以每日生產十六支紗四磅。這個新的紗機已由陝西建設廳取得仿製權，將大量製造，普遍介紹到農家去，至于該公司本身，則擁有業精式紡紗機三十架布機四十台，每月產紗六包，布六百疋，約值四萬元。

陝西的七個麵粉廠中，最大的是成豐麵粉廠，它建于二十四年八月，資本六十萬元，擁有三千基羅瓦特發電機一部，鋼磨二十盤。每月需小麥六萬担，出麵粉九萬袋。華豐麵粉廠資本三十萬元，設于二十四年四月，擁有三百五十四馬力蒸汽機一部，一百基羅瓦特發電機一部，鋼磨十二盤，每月出粉九萬袋。大興麵粉廠，于二十八年七月開工，資本十萬元，擁

有二百四馬力蒸汽機一部，鋼磨五盤，月產麵粉三萬袋。

在化學工業一方面，資本××萬元的西北化學製藥廠于二十六年七月開工，分製藥，棉紗，玻璃，鑄工，印刷等五部。僱用工××名，出產各種藥品五百種，丹膏丸散，一應俱全。每月生產價值達二十萬元。陝西的另一個製藥廠是華西化學製藥廠，于二十八年四月成立，資金十萬元，分棉紗及藥品兩部，每月生產價值約達十萬元。

集成××廠是西北首屈一指的化學廠，資本六萬五千元，月產××九百磅，××二百磅，××七千磅。

陝西最重要的機器工廠是西京機器廠，它資本××元，擁有柴油機四部，蒸汽機一部，電機一部，各式車床十六部，專造農工用具。抗戰開始後，兼作槍械修理的工作。

在關中棉田區中，有三個近代化的打包廠，資金五十萬元的渭南打包廠，十萬元的西北打包廠，和五十萬元的中國打包廠，三廠每月工作量為原棉二萬包，約值二十五萬元。

這裏面，我們還沒有提到若干較少的紡織，麵粉，布業，化學，機器，火柴，酒精等工廠，及居全國之首的工業合作組織。

(五) 交通

在西北各省之中，陝西的交通比較最發達，隴海鐵路橫貫黃河平原，于潼關入陝。沿渭河南岸至西安，凡一百三十二公里，于二十三年通車，其後繼續向西展築，于咸陽渡渭河，

沿北岸至寶鷄，凡一百七十四公里，于二十六年冬通車。現正由寶鷄向西展築，寶鷄天水段一百六十五公里，正在舖軌中，預計民國三十年可以完工。又爲便利同官白水一帶煤產的輸出，以供給交通及工業的需要計，隴海鐵路亦于二十八年修築咸陽至同官的支線，該路全長一百三十六公里，二十九年内可全部完成。

陝西的公路相當發達，省境內公路約達三千公里，多半集中於關中區之渭河南岸，其中屬于國道系統而由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負責經營的有西蘭公路，鳳漢寧路，漢白路，天雙路，及川陝路。在省道系統中比較重要的有直貫陝北全長七百六十六公里之咸榆公路，自西安東南行以入豫西的四百零三公里之西紫公路。自西安西行至隴縣的四百六十六公里之西隴公路，及自西安東行至潼關的一百五十七公里之西潼公路，以及其他各路。在這三千公里的公路之外，還有許多大車道，也可以勉強通行汽車。

陝邊黃河，自河曲以至韓城，其中除壺口至龍門一段，不通舟楫外，其他亦因水流湍急，流沙不定，除渡船及短程船隻外，沒有什麼水運可言。韓城以下，則較便利，渭河之咸陽潼關段一百五十公里，則檣影相連，萬斤的木船，可以來往航行，因之「咸陽古渡」的帆影，亦爲長安名勝之一。

陝南的漢水自漢中以下，皆可行舟。春夏水漲，萬斤以上的木船，可以自由來往漢鄂間，交通相當便利。

嘉陵江上游自白水江起，于二十九年五月疏浚完成，載重八千斤的木船，可以來往于廣元及白水江之間，恢復以民國初元以前的嘉陵江上游的水道運輸。自白水江鎮至甘肅徽縣，有一條三十五公里長的公路相銜接，自陽平關至鳳漢寧路上的烈金壩，亦有一條二十六公里的公路相連，因之自甘肅運來的貨物，即可利用白水江鎮及廣元間的三百三十公里水程而在白水江鎮上船，省却公路里程三百八十二公里。從陝西來的貨物，亦可自陽平關上船，省却公路里程八十七公里，這在汽油及汽車零件的消耗上，可以節省年約一千萬元，（按每月一百八十五噸的運輸量計算，這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

在電氣通訊一方面，陝西在二十八年底有電報及電話線七千零五十七公里，較抗戰前約增加二千五百公里，每月長途電話談話四萬四千次，電報約三十萬件，抗戰前則長途電話只有五千次，電報只十一萬四千件。

（六）教育

在教育的发展上，陝西也是以雄視西北，它擁有一個大學，五個獨立的學院，及一大串的中學，師範，職業學校，及小學。陝北那些名稱偉大的內容專門的學校還不在內。

陝西的最高學府自然是國立西北大學，學校設在陝南城固的文廟和考場裏，在至聖先師和歷代文宗鑒臨之下，從事于艱苦卓絕的戰時教育，倒也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該校原由國立北平大學，師範大學，及北洋工學院三校合併而成的。最初在西安，名西安臨時大學，二

十七年三月，敵機狂炸西安，該校乃南遷城固，全體學生循秦棧故迹，自寶鷄步行二百五十公里至漢中，又從漢中東走城固，學校當即改組，稱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當時計有文理，法商，教育，工，農，醫等六個學院。二十七年七月，工農兩學院首先「獨立」，教育學院「改稱師範學院」。到了二十八年七月，該校又見改組，改稱國立西北大學，師範及醫兩院「獨立」。於是該校乃保有文理、及法商等學院。現有學生逾一千人，其中女生二百餘人，每年經費六十二萬四千元，學校的設備，無論是在校舍，圖書，及儀器方面，都感貧乏。圖書不到三萬冊的書，還有一部份是「萬有文庫」。

西北農學院設於武功，這是中國最古的農業區域之一。后稷教民稼穡，傳卽在武功，現在武功的土山上，還有后稷祠屹立其巔，西北農學院設在武功，不是沒有意義的。該校初藏於二十二年，校名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購地造屋，直到二十五年方開始上課。但是其附設的高級農林職業學校，則於二十三年開學，武功小學亦於二十四年開學。二十七年該院改組，名西北農學院，將西北聯大的農學院合併過來，現在該院計有學院一，高級職校一，小學一，農業試驗場一，林場四，園藝場一，牧場二，共佔地八千畝。學院計分六系——農，林，園藝，水利，農業經濟，及畜牧，學生約四百人，其中女生約佔十分之一，除去學術研究外，該院並沒有推廣部，主持合作運動及農業推廣之介紹良種，指導種植，主持展覽會，演講會等。

西北工學院在城固鄉間的驛山中，在一個聳大利的教室中住了八百個學生在研究土木工程，機械工程，航空工程，雷機工程，礦冶，工業化學，水利工程，及紡織等八個部門的學識，該校每年經費四十三萬二千元。除上述八系外，尚有一個研究院供有志的學生作高深的研究。也有一個推廣部協助西北的工業建設，這個學院最初屬於西北聯大，是由北洋工學院及平大工學院合組而成的。二十七年夏季改組成獨立學院，又合併了焦作工學院及國立東北大學的工學院。由於這兩個「生力軍」的參加，該院在儀器設備上是比較充實的。

西北醫學院於二十八年夏由西北聯大的醫學院改組成爲一個獨立的學院。現在漢中，學生約有一百五十人，其中四分之一爲女生。它是漢中醫藥衛生事業的一個主力。另外還有一個陝西省立醫學院，於二十七年設於西安，其後遷往漢中。它擁有一百名左右的學生，包括其約有六十名女生的助產學校在內。

西北師範學院的前身是西北聯大的教育學院，於二十八年夏「獨立」，校址仍設城固，現有學生約五百名。

除去國立的大學及學院外，陝西省的教育統計，在二十八年底有小學一萬三千四百十五所，計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一班，教師二萬二千六百二十九人，學生五十八萬九千三百五十五人。該年度支經費三百二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元。同年度中等學校共計八十四校，有三百七十八班。教師一千七百二十三人，學生二萬零六百七十五人，該年度支經費一百七十五萬七

千三百七十五元。成人教育計有學校九千三百九十五所，共九千三百九十五班，教師九千六百八十人，學生四十四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特種教育（推行於陝北各縣的）有一百校，共三百二十七班，學生一萬九千二百四十三名。另外還有巡迴教育車五十輛，在陝北各地巡迴施教。從二十八年起，陝西又實行劃分中學區及師範區的制度，全省九十二縣，分作二十一個中學區，預計每區中至少設完全中學一所。全省計分九個師範區，每區也設師範一所。另外又分作十個督學區，每區經常駐督學一人，督促該區內教育之改進。陝西省教育廳希望藉由這種分區制度而完成陝西中等學校的合理分配。

此外，在漢水流域還有一個國立陝西中學，一個山西中學，一個交通部扶輪學校，一個教育部職地中小學教師陝西服務團，一個山西服務團。各縣還有一些教會立及私立的中小學，它們也擁有相當的學生。

（七）財政

陝西素來是個「赤字省」，省庫收支相符可以說是例外的事。然而，二十八年度的收支比，却有了盈餘，連財政廳中人都認為是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二十八年度陝西收入為二千一百九十二萬一千一百一十八元六角九分。其中最主要的是田賦四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八元九角九分，補助金三百五十五萬八千三百一十五元二角二分，營業稅二百零三萬零八百四十六元一角五分，捐款五百萬元，契稅九十八萬一千七百

零三元四角二分，雜糧稅七十三萬元，雜稅四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元一角二分。

該年度支出爲二千一百一十二萬四千三百四十元二角一分。其中主要支出爲生產投資五百萬元，保安費三百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一十元二角七分，軍事費三百四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三元四角六分，教育文化費一百六十四萬一千八百二十七元七角四分，補助費一百萬零七千五百三十四元一角四分，行政費一百零五萬零二百一十八元九角九分，衛生費六十一萬九千零五十七元三角一分。

兩比盈餘七十九萬六千七百七十八元四角八分。

直到二十七年底，陝西省庫短欠共計一千三百五十萬元，其中各銀行借款共五百五十萬元，建設公債八百萬元，爲挽救這個「赤字財政」同時又「不舉債，不增稅」計，陝西省財政廳從整頓收支入手，特別注重在土地清丈及呈報的工作，陝南十五縣的清丈工作，於二十八年完成，在清丈以前，呈報的田地只有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三畝。但是清丈的結果，却有一千四百三十三萬三千七百二十七畝。田賦原收七十七萬一千九百零五元一角八分，清丈後增爲一百九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二元三角九分，增加一百二十萬餘元，而每畝賦稅則自二角三分至一元七角二分減爲四分至三角九分。陝財廳準備於二十九年内完成陝南及關中各縣的土地清丈及呈報工作，一方面保障農民產權，一方面增加省庫收入。此外在稅收方面，也從改進手續，剔除中飽，並引用青年稅吏入手，成績也頗有可觀。

陝西省的地方金融機構，最重要的是陝西實業銀行。它設於十九年十月，資金一百二十五萬元。到了二十八年，爲營業的需要，加資至五百萬元。二十八年底存款額爲二千零二十三萬七千四百九十一元，放款總數爲一千六百二十二萬零四百四十八元，該年純益逾一百萬元。該行發行一元紙幣達三百七十一萬元，輔幣券九十六萬六千元，除放款外，並且還作信託及運銷事業，代貿易委員會收購陝西特產如羊毛，桐油，生漆，藥材等運送出口，同時並輸入紙，鹽，糖，及其他日用品以應陝西的需要。他現在擁有支行三十處，分佈于陝南及關中各縣。

陝北有陝北地方實業銀行，計有分行五處，它資本原額十二萬五千元，最近由陝西省銀行接收，加股二十萬元。它發行的紙幣達一百四十三萬元，全部資產爲一百六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六元。

此外，陝西除去中央，中國，交通，農民，上海等銀行的分行外，還有銀號三十四家，這些銀行靠着友機聚集，每年的營業額竟達五千萬元！

八、西蘭路上行

「抗戰使我們進步。爲着爭取生存，我們各方面都被迫作飛躍的進步。」這是記者在歷經西北各地後確具的感想。特別是這一條十八年沒有辦好，被人譏笑爲「稀爛公路」的西蘭

公路，現在已經整理到是與全國任何優良公路相比較而無愧色了。

七百零四公里的西蘭公路沿線，過去多半是甘陝大道之所經。川陝大道之最後一次定線，爲清季「中興」時代左宗棠經略西北時所築。山窮水盡，行程十八站，故有「十八馬路」之稱。而且一遇雨雪，非四五十天是常有的事。到民國十八年陝甘大旱之後，華洋義賑會以工代賑，修築西蘭公路，粗具規模，勉強通車。過去十八站之路，以減爲一星期左右，是爲西蘭公路之第一期。

但是初建公路，路線多不適合，工程亦太草率，路基窄，坡度大，又沒有路面，行車相當危險。于是乃於二十二年春由前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辦事處撥款重修，于二十四年五月通車，由經委會公路處管理，是爲西蘭公路之第二期。

第二期的西蘭公路在路線上雖有改善，但是無論在路面，橋樑，坡度，特別是在管理方面，都未能達到一個西北交通幹線所應有的標準，因而博得「稀爛公路」的雅號。

抗戰發動之後，西蘭公路在國際交通上的地位，突見重要。大量軍運車輛，屢境而來，黃止路面之「稀爛公路」，自不能應付此種局勢，于是乃由前西安行營提撥鉅款，澈底翻修。由交通部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負責主持，鋪築路面，重建橋樑，減低坡度，改定路線，工程於二十七年春初開始，同年夏完畢。於是西蘭公路乃進入今日的第三期。全路行程，四日即可完畢。（二十八年九月曾試行兩日到達的飛快車，但因中途失事，未能正式通車。）總

計起來，這一條路的修築，歷時已將十載，投資總額亦達一千八百萬元。

西蘭公路的車子有的是帶頂的客車型，對號入座，自然不壞，有的却是露天的貨車型，行李和人一塊兒擠，給人以西北旅行的新感覺。好在旅行西北，不抱奢望，有車子坐即傲岸自得，須知每日在車站吃閉門羹，實遠多于乘車者的數字。

渭河上已有簇新而雄偉的鉄橋，所謂「咸陽古渡」者，已喪失若干意義。不過晨光中看橋下的帆影橋光，亦有詩意。鐵橋屬隴海鐵路局所有，軌道間加上木板，成一兩用橋。橋頭警衛森嚴，汽車來往，必出示過橋證，方許通過。

公路兩傍，古墓起伏，王侯將相，亦不過白楊衰草！自西安經咸陽到醴泉，公路所通過的是渭河河谷，平坦舒適。過了醴泉，即升入秦隴邱原。醴泉以醴泉宮名于世，宮在今城東南三十里，相傳漢宣帝聞泉味如酒，乃建醴泉宮。

中午抵乾縣，遠遠地就可以看到那個有名的武則天墓，這一個絕代女傑的陵寢，雙峯對峙，峯頂各有一個碉堡式的故壘，極類兩個豐滿而堅實的乳房。據說這個「風水」與當地的民俗有關，此說相當軟性，不過妄言妄聽而已。

乾縣打尖後，過監軍，越黃土壘積的秦峪嶺。這一段山地，號稱西蘭路三大嶺之一者，因為路面鋪修得好，跑起來相當愉快。風馳電掣，下午四時半止涇水南岸的邠縣，總計西安至此，凡一百四十餘公里。

那縣是陝西省西部要邑，陝西第七區行政專員公署即設該地，縣城依山建築，涇水北繞，那岩南倚，地勢險固，自古即為關中重鎮。城內有那縣師範，也照例有福音堂和天主堂。那師對面空地上有一座浮屠，相傳為唐塔。塔殿中具秀麗，頗有受過希臘羅馬影響的印度犍陀羅建築風格，城內有花果山水簾洞。據說即「齊天大聖」出世為王之所，這又是妄言妄聽了。再西有大佛寺，倚山而鑿，佛像雄偉，高可八丈，側侍女佛，壁刻浮雕，生動靈活，看來似是唐刻，不過匆匆一游，未能詳考，錄之以存疑而已。

第二天清晨，于朝霧中沿涇水西行，拂花果山大佛寺，經涇水濱數十里相沿不斷的果園。那縣大異其聲譽並不在靈寶棗之下，如果奉天過此，則十里棗香，沁人心肺，自亦暢懷。號稱古戰場的長武，稍停即去，陝甘交界的密店，亦風馳而過，只見道旁「秦隴交界處」的石碑而已。

去省界三十餘公里至涇川，縣城據隴山與橫山之交，地形複雜，為兵家要地。北宋與西夏相持，曾開府于此。其後赫連勃勃據此，嶺北諸郡不戰而降，唐郭子儀單騎退回紇，也在這些山邱間立下不世奇功。涇川以西，已有左公柳列植道旁，這些古老的柳樹，成為近于荒原的秦隴邱陵地帶的一線新綠，至今仍殘遺于大道兩旁。有若干地點這個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陝甘大道之寬度，達五十尺左右，至今仍為大車往來之徑，前人氣魄，實令我們對之懷慚。

沿涇河曲折行七十餘公里，繞王爺孫連屯而趨平涼，東距西安，逾三百公里，平涼有中國旅行社主辦的平涼招待所，一切設備及費用，均令人滿意，在所謂「留人小店」之後，得居被褥清潔，設備完全的招待所，自覺滿意。

平涼「外阻河朔，內當隴口，山川險阻，控扼邊陲。」地形狹長，東西長約十里，而南北不過二三里，商賈頗盛，且為回教之胞聚居之所。從平涼有一條公路直達寧夏，為甘寧間所最常走的路，從西安來的車也從此打轉，到蘭州另外換車。因之，從西安出來時「對號入座」之習慣，乃被打破，代之者為中國本位的「一擁而上」，為什麼同樣的車，在西安能有秩序，在平涼就不能，記者偽盡筋，仍不能得其究竟，無已，只好一車三十多人，大家擠得像罐頭沙丁魚，頭碰頭腳衝出平涼，往六盤山上去。

漢甘肅的山多黃土，當地人稱之為「原」，但是六盤山是真的「山」，那是道地石頭，這一條海拔二千餘公尺的山是陝甘間最重要的屏障。其隴脈之直逼平涼者為三關口，古稱里佛峽，口外照例有六郎廟。過甘寧公路岔口之瓦亭，渡隴水，乃上六盤山之主脈。此山過去被視為行旅畏途，而今走來，却極稀鬆，汽車不過換換閘，加點水，一重一重的盤道就被揭在後面，車到靜寧後問導遊人過六盤山的紀事，說得如何困苦，自己再檢討自己的經驗，相信前人的紀述不誇張，不過有人到底有福。

車子自六盤山一瀉而下，一小時即到靜寧，東距西安約四百二十公里，時間還未過午，

不過一只汽缸發生毛病，不過油，乃停住修理。此間縣小人不多，看來並不富有，而賣「清水淨煙」的倒不少，車站附近也有幾家「混事的」。司機們進進出出，頗爲熟悉。煙與娼大概與司機們有不解之緣，記者自成都至平涼及自西安至平涼，司機每天非抽幾口不能開車，自平涼至蘭州段的司機及其助手，則兩個人都帶着性病在掙扎，這真是一件慘事。本來司機們終日在路上跑，馬達的聲音太單調，自然不免要找刺激，以代替那種小店裏「青燈照壁」的苦悶，因之而染嗜好，而染疾病。在他們固然是自取之禍，但是在負責管理責任的却不能熟視無睹。如果能令司機不離家太遠，各站設立宿舍及俱樂部，備有收音機及玩具書報等，使司機在下車之後，有事可作，有路可走，自可不去「冒險」，即對旅客，亦是一件大便利事。同時公共衛生機關，對於有癩疔病的司機，亦當代爲治療，否則，行車既易出事（身體不健全的自然不能長途開車），而每月幾十元的餉，絕不夠養家，抽煙，宿娼，賭博，看病之需，其結果自然是私帶旅客，偷油帶貨，只是消極地開除或罰辦，決不是萬全之策。

靜寧一宿，汽缸修好，乃于清晨直奔海拔二千公尺，連延一百公里有餘的華家嶺——這是西蘭三嶺之最大一嶺——汽車在這一條上山梁上走，繞過山腰，轉上山頂，左右盤旋，到處都是黃土，滿眼盡是荒涼，這一段路左右，百里無人煙是常事，最大的原因是缺水，真的，華家嶺一帶的水太寶貴了！土寧，掘井不是一件容易事，專靠雨水來維持，家家掘着土窖，在雨季中存下雨水來供一年的飲用。豪家巨宅，存着幾十窖水，到次年春初「青黃不接」

時善價出售，乃爲生財之道。因之靜寧會寧一帶的財主，其家財以「若干窖水」計算。

這一帶女人的腳，也是一大特色。說到小腳的標準，總以「金蓮三寸」爲理想。但是，靜寧會寧一帶婦女的腳，可以小到二寸半。（純爲目測估計的數字，並非清丈的結果。特此申明！）小到行路如風前楊柳，必扶牆或持杖以免傾跌，久立必須下跪的地步。如此自殘，實令人不解，而最堪恨的是老太婆們自殘還不算，必令十歲左右的小姑娘們來繼續背這個十字架！革命數十年，「天足會」也努力了幾十載，而今日西蘭公路兩側的小姑娘仍在纏足，甚至門口寫着「本甲男子不許蓄辮，女子不許纏足」的保甲公約的甲長家中，其小女孩子也因「她們祖母要裹哩」而纏足，真不知我們作民衆工作的朋友在作什麼！

華家嶺上有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山風峭寒之中，有一個設備齊全，飲食俱備之所供休息，頗感欣慰。由此嶺南下有公路通天水，西下直達蘭州，所以華家嶺的山梁上，倒也車如流水，來往頻繁。

下嶺宿定西，東距西安五百八十餘公里。到站之後，照例城內閒步。設有新舊二城，新城是大地震後重修的，在城內看到一個「捷報」，其內容爲：「捷報貴府×大老爺添釐令郎官印××少君，在本縣××高等小學畢業，經甘肅省教育廳×，定西縣長×，校長×，考取×等畢業秀士一名，特此馳報鴻禧」，（記者謹按，一切抬頭及金字，一概略去。）這種捷報，在西北並非初見。大概比較偏僻一點的縣份就有，而高小畢業之稱「秀士」，大概也是

「得膏一袴」的故事。據說一報必花五元至十元之酒資。但是×大老爺者，對此等酒資，並不吝此小費，且欣然將「捷報」貼在門口。記者當時曾喟然嘆曰：「高小畢業值幾文錢，乃如此大槪？」此話當即被同行之甘肅教育廳視察員某君所斥為「不察民情」。因為一則讀書人少，小學畢業即是奇才，二則有了小學畢業資格，即可作小學教員。記者乃問：「小學教員每月十元薪水，有何可貴？」視察員乃正色告記者：「作教員，即取得作紳士之資格，作了紳士，即可出入區公所或縣政府之門，即可「生財有道」，最低限度紳士府中即可有許多便利，小學畢業生作小學教員，其目的並不在每月十元，更不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實在作紳士，這一點都不明白嗎？」

記者唯唯。

定西再發，越車道嶺，是為西蘭公路之第三嶺。因為路好，也不覺得什麼困難。下嶺為以產甘草馳名的甘草店。過去之後，再穿過若干起伏的澗峽與河床，望着迎面光濯濯的秃山，蘭州已在眼前。車子繞着城外自東而西，停下。憲兵照例檢查登記，提着行李出來，望着樹上鮮紅可愛的林檎，道邊甜汁欲滴的西瓜，正是蘭州最好的水果季節，計以四天半完結西蘭路七百零四公路的行程，來到西北重鎮的蘭州。

九，蘭州素描

躍進中的西北

五七

「第一雄關，俯瞰青東西南北。君不見，青海灣頭，崑崙山色？玉壘橫連湖上柳，長虹偃臥河中月。看牽山雲捲扶濤鼓，朝金闕。論文治，多賢哲；談征戰，多豪傑。當龍城一將，萬方心折，此日高原騰瑞影。他年海島犁庭穴。趁黃河一瀉出重深，仇雠滅。」這是今人的一首「金城卽事」滿江紅詞。詞不好，不過頗能道蘭州光榮的歷史及其雄偉的形勢。今日的蘭州是我們西北戰區發展施令之所，是策應我們綏西戰場的軍事後方，并且是我們青年神武的新空軍的一個根據地，其為西北重鎮，是不問可知的。但是，蘭州的秋却滿是幽閒。除在每天早晨坐着大轎重車出城，傍晚再乘車回招待所的外賓，及滿天噏噏然地熱鬧外，蘭州並不像一個軍事重鎮。

這大概也有其歷史的原因，蘭州在西漢為金城郡，隋置蘭州，清改為府，明代是肅藩駐在地。今日的省政府及其東時山子石一帶，即明肅藩舊邸。省府後花園中，古長城遺址及明烈妃碎首碑，至今猶存。漢時霍去病攻略河西，屯兵皋蘭山下，輓地得五泉，即在今蘭州城南。宋代攻略西夏，李憲領兵皋蘭山，築蘭州城。可見蘭州自古即為經略西北的主要據點。而以西寧及寧夏為其兩翼，邊塞居民，對於爭戰殺伐，久矣夫不覺其特殊，何況今日的蘭州，除去敵人空軍「未免碰壁」的空襲外，距離戰事還有一二千里呢？

蘭州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已入高寒地帶，但是並不十分「嚴寒」。因為黃河橫斷冲刷，自西至東，形成一個狹谷。城南有一片狹長的沖積平野，城在平野之北緣。西北風由河北

峯直拂崑崙山頂而南，所以蔚州倒是一個很「避風」的所在，而且崑崙山拱衛于後，黃河環繞于前，蔚州的形勢，也是很雄壯的。不過此間之山，却望之令人洩氣。崑崙山濕漉，除五泉山麓外，不但沒有樹，而且連草都不過一尺長。本地人說，是風土不好，不長草木，但是「到未『十分變化』」所，如榆中夏河之地，却古木成林，足見所謂「不長草木」者，不過是這些「文明人」勤於砍伐，懶於栽種的結果而已！

蔚州街上人多，據說夏天蒼蠅也多。記者來時雖是秋初，若蠅仍然不少，不過我們因人言人，這些人中，有長袍馬褂的商人，有短裝革帶的軍人，有呢帽制服的新人物，有白帽濃鬚的回教同胞，現在更有陰涼碧晴之外賓。有時且有一些蒙古同胞，拖着牛皮靴蹣跚過市。至於蘭州居民，原有十萬左右，歷經防空疏散，也還十留七八。這些民衆多半是受過訓練的，公務員及壯丁而外，學生，車夫，商人，以及妓女，都要受訓，不過成績如何，未經事實試驗，不敢亂說。

蘭州除去軍事及政治的重要外，且爲今日西北交通之神經中樞。黃河皮筏子，可以由青海經蘭州達寧夏綏遠，公路則有西蘭，甘青，甘寧，甘新，甘川，蘭秦諸路。此外還有到鄰近各縣的大車路。蘭州車站上每日車輛進出，熱鬧異常，此外歐亞航機直飛秦渝，渝哈線亦自重慶經蘭州至哈密。在交通上蘭州並不落後，所「落後」者，只是遲到車站買不到票的人耳。

在教育一方面，蘭州是甘寧青教育的中心。三省「最高學府」之甘肅學院，即在蘭州學宮，雖然編制特殊；人丁稀少，總不失其為甘寧青的「大學堂」，而為甘肅中等學校師資的主要供應所。二十八年十月，西北技藝專校開學，乃與甘院分庭抗禮。此外城關內外，原有中學七處，小學二十二所，倒也大觀。不過一經疏散，多半人去樓空。另外還有些訓練機關，特種學校文化組織等，所以蘭州的「文化空氣」，也很熱烈。報館兩家，一家民國日報，一家西北日報，雖然家家中央社。却也各有可觀，各擁有大量的讀者。特別每晨在街頭看「貼報」者，尤為溫熱。

蘭州也有許多大煙囪在冒煙，為甘寧青三省的工業先進。不過說來慚愧，那些煙囪及機器都是左宗棠經路西北時所留下的。五六十年代的古老董，今日仍為這一帶首屈一指的生產者。甘肅建設廳現在正努力充實這項工業，半世紀後方謀改進，中國究竟是歷史悠久的古國，不過話又說回來，謀改進就是進步，進步就是好的。

這個地方也是甘寧青三省貨物聚散的主要據點，抗戰前甘肅每年貿易額達六千五百萬元左右。其中輸出約一千五百萬元，輸入約五千萬元，收支不適合者即以鴉片輸出為抵償。抗戰以後澈底禁煙。同時輸入減少，又因中央撥有鉅款，從事于各種經濟及交通的建設，所以收支還不感困難。將來本地工業發達，出入相差，當不致如抗戰前之鉅。

蘭州有一關大城小，衙大門小。頭大腳小（指女人而言）之稱，被人認為「顛倒」。

看來有許多事是有點與衆不同，不過在西北作事，必須「慢慢來」，反正一切都在邁步中，這是不容否認的事。這個中華民族的西北主要據點，現在正從煙霧中醒過來，再恢復它漢唐以來的光榮地位。這覺醒，正是抗戰之賜。不過是正在初醒的時候，未免留有「宿醉」。在天南走到地北的人看來，未免有點感覺其間耳。

十，西北保衛談

西北戰局的大勢，可以「狼烟明滅」四字概括言之，西北是我們抗戰策源地之一，且為我西北國際路線之所經，抗戰建國的物質及資源供給及開發，有許多地方必須賴西北根據地之確保。所以西北為我們抗戰建國生命綫之一，這是不待煩言的。同時，敵人之必進攻西北，盤據西北，以摧毀我抗戰根據地，切斷我國際交通，制我中華民族于窒息滅亡之境，而達其奴役中國的野心，則又不待智者而後知。但是西北戰局，自敵人于二十六年冬季侵入山西綏遠以後，就沒有什麼驚人的發展。三年以來，敵人在西北戰場的行動，只限于山西的「掃蕩戰」與綏西的遊竄，一經我軍圍剿截擊，即縮入據點，有時敵人也舉行會議，調集軍兵，似乎將在西北有事，然而「雷聲大，兩點小」，虎頭蛇尾，一無所獲。因之西北戰局，三年來只是狼烟明滅，忽弛忽張而已。

這並不是說敵人無意于西北，反之，鼎鼎大名的「板垣停戰線」在西北即以蘭州為其中

心。因為西犯甘涼肅，截我國際路線，南窺平關，略我西北重心，這是敵人寤寐不忘的大計。其不能實現者，一方面由於敵人之泥足，一方面亦因客觀的環境，不容敵人輕試。

所以我們的西北戰揚作大規模的行動，其目的自然集中於甘州涼州肅州蘭州平涼諸據點。所以我們的西北戰術，自然亦以隴西暨壘為主。綏西轉夏等地，皆為甘肅的屏障，亦不能分難。

敵人進攻西北的軍路路線，據推測約有兩條。一條是由晉南強渡黃河，侵入關中，然後循渭河及西南公路西上，攻西蘭州。一條是由綏西越五原臨河，經轉夏，西犯甘涼肅，南窺平涼蘭州，此外還有二條輔助綫，即自保德河曲渡河，先取榆林，然後沿長城循三邊之地，西入轉夏，南入隴東。

由晉南強渡黃河，攻略關中，引兵西上的一條路，在攻略及戰略上固有其絕大意義，然在戰鬥上却最困難。記者在「三秦聚壘」中曾討論過這一條路線，認為由正而強攻，一則黃河天塹，渡河困難。二則大軍雲集，防衛森嚴。三則山西我數十萬機動部隊，隨時襲擊，使敵人不致率意竄進。四則陝俗強悍，民鎗亦多。敵人即令入陝，亦必時受地方武力的牽制。五則我秦嶺以南，渭河以北駐軍，亦將兩面夾擊，使敵人痛感在口袋裏作老鼠之毫無生路，所以敵人要想自關中攻甘肅，實在有絕大的困難。

即令退一步言，敵人能夠強渡黃河，本其苦戰徐州，惡鬥武漢之拙技，侵入關中，循渭

河及西蘭公路西上，也將遭遇重大的困難。陝省地方團隊及駐軍，必依據複雜地形，與之展開大規模的游擊戰，吸引敵人于秦嶺，隴山，與橋山之間，相機殲滅之。即令敵人能夠分兵西上，則七百里之西蘭路及渭水上游之天水一路，山嶺叢疊，地形變幻，有時且百里不見人烟，行軍上自有相當困難，即令其能循公路或鐵路西進，我甘省駐軍，亦不能任其長驅直入，自必隨時隨地，相機截擊。此時敵人在陝西苦鬥之後，已如強弩之末，而我方的防禦力量，其堅強遠在秦素，如此而想討便宜，豈不是痴人說夢。所以由陝入甘之路，固然最理想，也最費力，以目前人現有的軍力，還談不到。

由河曲保德視榆林，再經三邊入寧夏或隴東之路，似乎是「冷門」，那一帶地帶在表面上似乎很少人注意，實質上我們並未忽視。河曲以下的黃河，渡河必因渡口、水急灘多，強渡極感困難，即令得渡，則不免將受我陝北沿河駐軍之截擊，即令敵人幸而能在河西獲得立足點，並能以一部兵力，應付我呂梁山一帶之機動部隊，使主力不受牽制，其前途亦並不十分樂觀。榆林方面，我們有相當的部隊，對於陝北的地形及其他天然及社會環境，都有很深刻的了解，作戰將極靈當，在那一方坐鎮的，又是對西北情形極熟悉的××總司令，所以敵人在陝北所能遇到的第一關，即不易通過。即令其能通過並繼續西進，則又不在三邊一帶，遭受堅強軍打擊。

此外，三邊一帶，百里無人煙，敵人的給養不免感受困難。黃土窟洞，可以隨時填塞，

且難於發現，對於堅壁清野戰術之運用，非常容易，而且陝北老年期的黃土層，被水流冲刷成無數的峽谷，高高低低，交通極不便利。平時連大車都難通過，敵人的機械化部隊，用以爲快速部隊之主力者，其運動自將遭受相當困難。機械化部隊運動困難，則其大迂迴的戰術即發生相當的動搖，因之其攻略寧夏隴東的理想，也就不能十分如意。

從綏西經五原臨河，溯河而上，先侵入寧夏，然後西犯河西，南窺平蘭，這一條路是被各方所重視的。而且自五原沿河，直達甘寧邊境，都是一條狹長的黃河沖積地。其間雖然溝渠縱橫。但是一兩丈寬的渠道，就近代工兵作業言，並非難事，而冬季結冰，尤不成問題。到了寧夏之後，可以斜穿阿拉善旗的騰格里沙漠，攻略涼州甘州，或者橫貫阿拉善及額濟納的蒙古草原，溯黑河（弱水）以犯肅州。這三個據點任得其一，即可控握河西，切斷我們的西北國際路線，同時其所經之地，都是蒙古草原或黃河沖積地，平坦開闊，機械化的快速部隊可以運用自如。到了甘寧邊境，固不免受地形的限制，而將對河西的一條山（祁連山的支脈）與河東的屈吳山與雲霧山等興嘆。但是其中仍有幾條大車道與破舊公路可尋。只要肯下本錢苦幹，也未嘗不可一試。所以朱紹良長官在對記者談西北戰局時，曾說過：「這兒的戰事，相距固然有幾千里路，但是一打也許就會打到眼前來。」但是，這一條看來容易的路，敵人在五臨的門口徘徊三年，始終未得寸進。足見這一條路的本身，也不易易。

敵人如果想經由綏西進犯，其作戰指導不外：

(一) 先集中大軍于綏遠包頭之線，以有力部隊，從以前蒙軍，「掃蕩」我包頭，固陽，安北開大青山中，及黃河南岸的機動部隊，以免受圍之憂。一方面以陸軍主力，沿包五公路，向五原臨河推進，以爲南窺甯夏的躍進點。(這也就是二十八年尾至二十九年年初敵軍在綏西蠢動的路線。)

(二) 爲策應其正面攻擊，並防止我冀北晉北部隊之阻擊，以保其側翼安全計，敵將以一部有力部隊，自包頭大樹灣渡河，奪取柴溝，新民堡，及黃勝等地，以牽制我軍。其後或將以快速部隊，自東勝越抗錦旗及鄂托克旗，直取渡口或石嘴山，以截斷我綏甯間交通，以收迂迴包抄之效。(渡黃河，取柴溝新民堡，也是敵人在二十九年春綏西戰役中斷採取的途徑。)

(三) 在正面攻擊頓挫時，敵將抽調一部輕騎部隊，以坦克及汽車爲主力，並更佐以偽裝騎兵，自百靈廟經黑沙崗，松樹嶺，直搗五臨之營。或且經由巴彥圖呼穆廟，由賀蘭山之西入定遠營，再行南犯。

這條路是可能的，然而敵人之所以不能利用者，自有其理由。五臨地區自×副長官于二十八年春率師回綏，重新展開廣泛而深入的軍事及政治工作後，已不復爲過去羣龍無首的現象。各方面有了重心，保衛綏西的工作，乃有長足的進步。綏遠民衆，對×氏原有相當信仰，軍民已經打成一片。同時地方駐軍之××軍，騎七軍，及策××集團軍之一部，戰

門力均頗堅強，在大青山還有不願作亡國奴的綏遠人民自衛隊，在黃河南岸有××老英雄的××軍及其他機動部隊，隨時對敵襲擊，二十九年春敵軍犯我五臨，侵入後套，終于崩潰，即充分說明綏西軍民之堅強。

東勝方面，敵人于二十七年曾一度進犯。與我軍各據孤城之一角，巷戰三日，終被擊退，如今仍只盤據于大樹灣一帶，不敢越沙樺而南，其原因是小股敵軍，受過教訓，不敢南犯，而大隊人馬，又因地處沙漠，給養困難，不能輕言進犯，根據同樣的理由，即令敵人進佔東勝，轉兵西指，橫斷伊克昭盟，攻路磴口或石嘴山諸據點，則亦必于其千里迢迢的長途中，遭遇粟糧無繼，要水無水之苦境，且有隨時被我機動部隊截擊之可能。千里裹糧，兵家大忌。而且在沙漠中，其交通線之確保，是一件難事。

由百靈廟經松州嶺附五臨之背，或經巴彥圖呼穆廟入定遠營之路，其困難如東勝伊克昭盟之路相似，可不重述。

即令敵人能以取五臨，且能溯河而上，在甯夏建立起前進據點來，其一二千里的單線補給線，將不免時時受我軍的襲擊而難于確保，其中有一段且須經沙漠和蒙古草地，如要沿線駐兵防守，少了是自送命，多了則在給養及營房方面，都不可能。何況敵人也沒有那樣多的兵力來分配？

以上還是就敵人未到甘肅邊境而言。即令敵人能達到甘肅邊境，也還不能唾手而得。定

邊營及威遠營的要道，我們都有精兵駐守，騎軍和××軍之一部，專力負保衛西北國際路線之重責。這兩個師隊派有騎兵，在蒙古草原上不斷巡弋，以防萬一。甘甯邊境上，我方準備，久已完成。甘省駐軍，亦多精銳之師，敵軍果真要來進犯，將不致遭受我軍的痛擊，孤軍深入，千里襲擊，其有葬身荒漠者幾希！

以上所說的幾乎全集中於地理的條件，事實上，就人的因素說，西北的保衛我們也有相當把握，除甘駐軍久受青年將領中號稱雄才之胡將軍之薰陶，戰鬥力很強。綏西駐軍在「攻擊第一」的傳統義將軍領導下，也有優異的表現。其他甘肅外圍之甯夏、蘭州之青海，及其本身之河西馬步騎軍，近來也頗能從事于部隊之改進，政治工作已經介紹到這幾個部隊中，新的戰術論與技術也在灌輸中，再加以他們原有團結力量，勇敢的特徵，無疑地在西北保衛戰中，他們將發揮鉅大的作用，以確保我們西北的抗戰建國根據地。

二、抗戰中的甘肅

還是那個沉重而遲緩的語調，還是那個永遠脫不了的鼻音和繭尾語尾。「抗戰期中現時甘肅的一切設施，都將在安全中求進步為主旨。甘肅的情況比較複雜，所以先以安定為主。惟有安定，然後纔能進步。」這是二十八年秋甘肅省主席朱紹良將軍的甘肅施政方針。

甘肅省總有三十九萬一千五百零六平方公里，分六十六縣，一市，一設治局。人口六百

七十餘萬。其中有在河西諸縣，隴東（涇州），秦州，固原，平海，及其他各縣散居者約二百萬的回教同胞，鼎新民勤一帶有一部回民，亦有在甘肅川邊界上又有十餘萬回民。民族與宗教的複雜，使甘肅政治具有特殊的性質，不啻為國際問題有研究，而且有眼光，有耐性，公正廉明的人來主持甘肅政治，則整個的西北，即不免波瀾動搖。余氏於二十三四年間曾一度主甘，這一次可以說是駕輕就熟了。

(一) 農田

甘肅為雍涼舊壤，自古即稱膏腴，黃土地帶的鄆原和沖積土，都是農業名區，隴南諸縣，且具陝南風格，為棉米之鄉。其他如甘肅米，蘭州菸，及隴東小麥，都是全國有名的。抗戰以來，佔據甘肅農田最肥沃一部份的襲擊，已經澈底禁種，改植食糧。因而甘肅農業，又見重光。

甘肅的農田畝數，在前清雍正年間，戶部彙冊尚可考之田，約四千萬畝。到民國十六年有田二千六百〇一萬五千五百畝，但據我們必須指出，這個數字都包括『甯夏道』及『西甯道』的田畝數，而這兩個道都于十七年實施正式改革，脫離甘肅的行政系統而自立，所以不能用來和現在的數字作比較。民國二十一年國府主計處發表甘肅農田為二千三百五十一萬畝。其中水田佔三百八十六萬一千畝，旱地佔一千九百六十四萬九千畝。但是二十六年甘肅財政廳的冊報，則只列耕地一千七百六十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四畝，較之二十一年的數字減少約

五百八十九萬八千餘畝，其中除逃移，焚燬，墾闢，民樂，玉門等縣，增加幾十萬畝，文縣，漳縣不增不減外，其餘各縣耕地，都見減退。這個現象，當然是過去天災人禍兩相交逼而造成的農村經濟衰落的結果。但是，抗戰以來，情勢已見改善，水利事業的推進，固然增加若干新耕地，政治上的安定，使逃亡的農民回歸故里，再墾田園；連年豐收，使農民能以更大的熱忱去增加他們的田畝，禁煙的結果，使一部份腴田改種食糧，更增加甘肅食糧的生產。這同時，增加的數字並不能確知，但是就請領荒地的踴躍情形看來，其增加的趨勢是沒有疑問的。而且我們還須指出，上列數字只是各縣『領冊』的統計，按照各地的經驗，這個數字如經『清丈』，是會突見增高的。

甘肅農產與黃河流域各省大致相同，以小麥為大宗。隴南一帶，因氣候溫和，雨量較足，所以作物的種類比較複雜。甘肅農產的普通作物為米，小麥，高粱，糜子，玉蜀黍，芝麻，甘薯，番薯，豆類，及油菜等。特種作物有菸草，棉花，藥材等。據甘省建設廳的估計，大約年產小麥一千一百七十一萬三千二百擔，小米四百四十萬擔，玉蜀黍三百萬擔，豆類二百六十三萬四千四百擔，高粱三百萬擔，大麥一百九十萬零三千二百擔，米十九萬零八百擔，水菸六萬擔，棉花三萬六千擔。不過我們必須指出，上述數字是一個比較接近實情的估計。各縣的報告並不全，同時各地斗制仍未統一，折算時也有出入。其實這是整個『西北統計』所共有的困難。多半的『西北數字』都是估計，還是無可諱言的。

附帶亦可報告：甘肅人口六百七十餘萬。其中農業人口約四百二十萬人，約佔總人口數之百分之七十，其中自耕農約佔農民總數之半。

(二) 水利

甘肅的砂田是灌溉乾亢地帶需要的辦法之一。甘肅的平均雨量為十五至二十英寸。而普通農田需要為三十六英寸。所以水的問題，就是甘肅——亦是西北——農田的主要問題。砂田就是保持地溫，減少蒸發的一種辦法。在田地上鋪上一層碎的卵石。作物就從這個「石層」洒下去，長起來。如果卵石和土壤混合起來，就必須將它們分開，重鋪一次。重鋪是一件很繁重的工程，所以砂田就有「苦死爺爺，富死兒子，窮死孫子」之說。因為爺爺鋪砂田是一件苦事，兒子可以坐享其成，到孫子必須重作，否則即成石田。因砂田我們又可慨嘆西北整個的情勢。我們的祖先在西北「苦死」，使這塊黃土高原成為中華文化的策源地，而今却是一個窮死孫子——！如果不想窮死，則我們只有繼續列祖列宗的生路，重新幹起來！

在水利工程一方面，甘肅建設廳也有相當的努力。各縣皆有渠道共二百二十三條，灌溉畝數達二百六十六萬一千畝。另有水車二百五十四具，灌溉量達六萬畝，兩共三百二十六萬一千畝。

甘肅的第一個新式渠道是二十三年由全國經濟委員會興築的洮蕙渠，幹渠長二十八公里，于二十七年完成，引洮水灌鹽洮地五萬畝。

現在修整中的有永登的滄惠渠，幹渠長約三十公里，引滄水灌永登皋蘭兩縣地二萬五千畝。工程費六十萬九千八百四十元，由經濟部支付。于二十八年三月開工，預計二十九年冬完成。每年田畝收益估計可增加一百萬元。

臨洮博濟渠全長約十九公里半，可引洮水灌田四萬畝，預算經費四十二萬三千元，其中由經濟部撥二萬元，餘由甘建廳籌措，已於二十八年九月開工。

此外，甘建廳擬以一百八十萬元的經費，重修或開鑿渠道十七條，共長約五百公里，以灌甘肅農田一百十二萬四千五百畝，工程計劃現在詳測中。

甘肅還有雄峙黃河沿岸的大水車，它們每個直徑約五十尺，高逾六七丈，上面附有若干小水槽，由河水沖激而轉動，汲水上來，灌在飛槽裏，引入渠道灌田。這些水車就是沿河居民的生命線。沉重，遲緩，却能汲水灌田，戰前水車的造價是五千元，歲修一次約需三百元。

關於水車的發明經過，也很有意思，幾百年前在蘭州附近有一個姓段的農民，因為鑿于甘肅水利問題之難于解決，就沿黃河南下，考察各地灌溉方法，學得水車之術，回家來造了一個大水車。但是這個水車不會轉，于是他又把田賣了，出去研究。回來把他舊造的水車加以改良，竟能轉動，因而留下今日黃河濱常見的水車。為酬答他的犧牲，段家子孫用水車，永世免捐。

(三) 合作

甘肅各地普通的高利貸，特別在河西及隴南一帶，對農民極剝削之能事者，現正由合作社及農貸對抗之。甘肅的合作事業首創于三十四年五月。由中國農民銀行蘭州分行經辦。在隴南及榆中二縣組織了五十一個合作社。二十五年，甘肅農村合作委員會成立。二十六年六月，該行正式將其合作工作交出，不過對於資金的供給，技術的協助，仍然不遺餘力。事實上，甘肅合作事業的最大支柱仍為農民銀行。

截至二十九年四月月底止，該會計組成合作社四十七百八十七社，有社員二十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三人，股金七十五萬六千八百十三元，另有互助社約一千五百社，有社員約十萬人。全省六十六縣一設治局中，只有兩縣沒有合作社的設立。

幾年之中，該會共計貸出一千一百七十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元。收回者已逾五百萬元，現尚流通在外者計五百五十七萬零九百八十一元。資金由中國銀行，農民銀行，及甘肅省銀行供給，中國銀行的放款區域是天水，西固，康縣，武縣，兩當，岷縣，臨潭，徽縣等地。各社另有公積金一萬四千六百一十元，存款二十六萬六千二百零五元，積穀六百二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六擔。

(四) 工業

機器工業初建于甘肅，完全是在宗棠的力量。那位老翁的魄力是極可佩服的。遠在同治

初年，他就創立了蘭州船政局，建立下福建的機器工業基礎。等他以六十老翁，經略新疆的時候，他不但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且在經濟及政治建設上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勳。新疆建省是他的主張，也是一個極有見識的指點。從西安到迪化的大道，非有魄力者不辦。至今秦隴大道上留下的左公柳，似仍以此一代豪傑紀功碑。同時他更在甘肅設製絲局，織呢廠，即使甘肅成爲西北工業寶鎮，具他在福州的建設東西相映。不幸的是福州有沈寶楨以繼其成，在甘肅却沒有人來完成他的壯志而已！

光緒二年，方宗燾奉陝甘總督任上，鑒于西北羊毛的生產多而不能充分利用，乃有創立織呢廠之意，派員到上海向德國購買機器，并且聘德國籍技師八人，監督造廠及織造工作。當時因機器運到困難，至光緒五年方正式開工。該廠計有蒸汽機二架，梳毛機三架，紡毛機三架，織機二十台。其他雜項，烘乾，染色，掃毛各機。廠有織布，設備費共銀十一萬三千零五兩，但根據戰前的估計，如果一律重新購置，其設備當在三百萬元以上。

德國技師循于開工三年後因合同到期回國，該廠即告停頓。到光緒三十年又聘比國技師，添了些比國機器，至甲午時又因軍事而停頓。民國三年至四年間改名甘肅織呢公司，復工一次，民七又停工，到十二年停頓。十五年則第十七年第四次復工，改稱織呢廠。其後就一直休息了十年。抗戰開始之後，價值幾百萬元的清河製呢廠淪于敵手，軍政部乃請該廠人員來甘，以十萬元的經費，將甘廠機械擇要修理，于二十七年七月第五次復工。此次計雇用工

人約三百名，每日製造可達二百件。此外又在設法添配零件，訓練工人，以求出品之增加。大概此後不致停工，似乎是一件有把握的事。

甘肅製造廠是左宗棠「遺產」之一，那還是「征西」時代設立的，其歷史還久于織呢廠。當時因軍用洋槍，多有壞壞者，送到上海去修，未免費事，乃設立一個製造局，專門修造「洋槍洋砲」。因這是一個「費力派」，所以自開工以來，雖歷艱易姓，却未停頓過。所製各式輕兵器，也在內戰中顯過身手。在民國十八九年間，該廠擁有車床二十五部，刨床四部，鑽床二部，洗床三部，銼床二部，工人六百名。每月經費二萬餘元，材料費約四萬元，是為極盛時期。二、三年，因武器製造應由軍政部統籌辦理，於是該廠乃改組為生產機關，專力從事工農用具之製造，經費每月一萬五千元。二、三年又增加營造部。但是經費一削再削而減至六千餘元，一直這樣半死不活地拖下去，反正是廠長富，工廠窮，如是而已，等到雙十二事變，乾脆就停工了。

抗戰軍興，後方生產，急待躍進。該廠乃告恢復，改歸甘肅省建設廳製造廠，分機器，營造，化學三場，由建設廳主持復工，二十七年十一月，該場由經濟部協助，加以改組。並且組織了一個擴充委員會，由甘省府派員及經濟部派的四位專家主持。現在該廠有工人××名，每月經費×××元，並由中央及地方合資，從事擴充。在甘肅製造廠的名稱下，有臨洮××工廠，蘭州造紙工廠，蘭州化學日用品工廠，蘭州製革工廠，蘭州營造工廠，蘭州度

量衡工廠，假絲酒精工廠，安口鎮零業工廠等八所。此外並擬以×××萬元資本，設立×縣鋼鉄廠，並在岷縣設置紙廠，以應抗戰的需要。

財政部在甘肅有造幣廠，每天鑄一分銅幣十萬枚，以供西北市場的需要，這個造幣廠的前身是孔繁錦的天水造幣廠，于十五年移至今址，擁有發動機，車床，刨床，鑽床，碾片機，碾轉機，春餅機，光邊機，剪刀機，印花機等全套，這也是「實力派」，所以一直沒有休息過，但是因為成色太差，中央又決定統一銀幣製造，乃于二十四年由財部命令停工，並由甘省府將該廠改為民生工廠，製造燭皂，鈣粉等產品，但因管理不良，營業清淡，乃于二十年停工。抗戰之後，西北市場之輔幣接濟，頓感困難，乃由甘省府之請，于二十七年十一月開工鼓鑄銅輔幣，以舊銅元製錢為原料，尙不感十分困難。

在蘭州抽紙煙的朋友，並不因外來煙來源困難而發愁，因為當地有華隴菸草公司的出品可用。這個公司資本十萬元，原料就是蘭州煙葉再加甘草店的甘草，如今貨賣當時，利莫大焉。

火柴也不缺乏，甘肅有火柴廠五家，計蘭州二廠，一個資本三萬五千元，一個六萬元，兩家年產各七八百箱（每箱七千二百盒）。平涼一廠，資本三萬元，年產一千箱。天水一廠，資本一萬四千元，年產約一千箱。岷縣一廠，資本一萬五千元，年產五百箱。

（五）教育

翻進中的西北

甘肅教育的「最高學府」是甘肅學院。二十八年年度經費六萬七千元，教職員四十人，學生五十七名，分教育、文史、及醫科等三科，共四班（內教育二班，文史及醫科各一班）另有附屬高中一所，學生一百六十名，小學一所，學生三百名，最近教育部又每年補助一萬五千元，另設醫學部三個，以促進其發展。這個學校是很特殊的，每科有一班學生，畢業一班再招一班，所以每年只招一科學生，碰上那一年招什麼學生就學什麼科。因之，學生無論如何不能留班，反正四年完，就畢業，醫科學生是沒有「臨床」的，大家讀講義，反正與那個學院有關係的人都不該請它的醫科畢業生看病，甘肅教育廳現在設法整頓該校，想把它作成一個真正的西北「最高學府」，以供甘肅三省的需要。結果如何，現尚不能預測。

西北技藝專科學校于二十八年十月開學。校址在蘭州，籌備費計二十四萬元，每年經費四十八萬元。分工藝兩科，計工科五系：應用化學，機械工程，紡織，土木工程，水利工程。農科四系：農林，畜牧，獸醫，農業經濟。共有學生二百一十人，其中甘肅佔一百三十三人，青海四十一人（內藏胞二人），寧夏十九人，其他十七人。這個學校須五年畢業，其實習期在平時佔三分之一，農忙時佔三分之二，並且決定多用本地材料。免得學生們會說「麥而不知甘肅麥，會說澳洲羊而不知青海羊，平時學生食糧，亦力求自給，以免農科學生靠農夫吃飯！」

另外還有一個促進甘肅科學教育的機關，那就是中英庚款董事會于二十七年設立的甘肅

科學教育館。每年經費九萬元，擁有專家三十位，從事于學校及社會的科學與社會教育的推進。該館分教育，理化，生物，工程，地理與地質，農業，合作，經濟，衛生，人類學，及社會服務等部。它協助甘肅教育廳舉辦中小學教師暑期及寒假講習會，協助合作委員會舉辦合作講習會及組織合作社，它的專家們並從事于甘肅人文及地文的調查。它的工廠則以歷次蘭州空戰中被擊落的敵機殘骸，製作科學儀器，供給中小學的需要，敵人只會用這些材料來殘殺，我們却用來教育下一代，這個對比是很有意思的！

甘肅的中等學校在二十八年約有五十所，其中職業學校六所，師範十三所。學生共約一萬人。不過這些學校的分配，却不很均衡。例如過去蘭州一市就擁有七校，天水四校，涼州（武威）三校。而有些地方就沒有。甘教廳乃于二十八年起，按照人口及實際情形，劃分全省為十個中學師範區，每區最少須有省立中學及師範各一所，各中學的設備也在設法充實中。

甘肅的小學據二十七年的統計，共有三千一百五十六校，九千三百九十六級，學生十三萬八千餘人，另有短期小學八百零八所。二十八年度又增加短小八百所，其中一年制的五百所，二年制的短小及簡小各一百五十所，此後並擬每年增加五百所，使五年之內，甘省學齡兒童，均能受相當教育。但是甘肅的小學師資極感缺乏。合格教員不過十分之二三，其他都是小學畢業生作小學教員。已尙未達，馮能達人？而一作教員，又可擠入紳士之列，所以小

學畢業生（即捷報上之所謂秀才者），乃萃以在本鄉作教員爲其最理想的出路。輾轉相承，吃虧的乃爲甘肅教育。同時此輩又根深蒂固，一時難于改弦易轍，因之甘教廳對於此輩「小先生」只有暫時以寒暑補習的方式，提高他們的智識，一方又與西北訓練團合作，分期調訓全省中小學教育人員，並以二至四個月之軍事，精神，及專業訓練，以提高其技能，並統一其意志，堅定其信仰。如此這般，似覺好點。

社會教育在甘肅的根基很差，全省十六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失學民衆，約一百二十萬人。爲着便利戰時民衆動員，社會教育就被特別重視起來，一個廣泛的民衆補習教育在推進中，以期每一人民能有兩個月的文字教育。相當的公民知識。二十八年度在隴東三十五縣共辦民衆補習教育班一萬二千班，擬教育民衆七十萬人，其餘的擬在二十九年度教育完畢，不過計上雖好，因人力及對力的限制，未能圓滿推行，效應方面現正努力設法促進中。

電化教育也是推行社教的主力，所以甘教廳乃依據行政專員區的劃分，將全省劃成七個電影教育巡迴放映區和七個搖音教育指導區，二十八年度已各有三區，其餘的預計于兩年內完成。

生產教育一方面，除去國立技專外，甘肅共有職業學校六所，其中包括女子職業學校一所，此外又興建設聯合辦職工補習班十六所。其中包括華亭與蘭州的窯業，天水與臨洮的漆業，甘谷秦安通渭的織造，蘭州與徽縣的釀造業，涼州與甘州（張掖）的皮革業，成縣與

兩當的冶金業。夏河的毛織業，隴西的豬鬃業，及平涼的毡業補習班。預定每班經費一萬元，共十六萬元，二十八年度已撥六萬元。這些補習班的目的，是給現有的工人以新的訓練與科學的技術，一方面並訓練新式學徒，使能以新工具及新方法來促進後方生產，此外又在蘭州高中添辦商科一處，養成新式商業人才。

甘肅的教育經費已有很大增加，二十七年全省（包括地方教育經費及中央補助金）共一百七十五萬元。二十八年度助增至二百七十萬元左右。其中省庫支出約七十九萬餘元，各縣經費一百一十萬元左右。教育部補助金約七十萬元，中英庚款會五萬元，賑委員五萬元。

甘肅教育進步最顯著的是甘南文化區的建立，這個文化據點以天水為中心，原有中等學校五所。焦石工學院曾一度遷此，現在却已和西北工學院合併了。此外隨抗戰的洪流而來的學校有國立第一甘中，設天水，並設第一分校（師範科及職業科）及第二分校（初中科）于甘谷，第三分校于秦安。國立第二甘中設清水，兩個甘中的學生有四五千人。此外還有職工教師服務團七個大隊，分駐秦安，清水，甘谷，禮縣，西和，武都，武山等地。理民教，社教，及巡迴教育，使甘南亦因抗戰之賜，隨陝南一躍而為西北的主要文化據點。

（六）財政

抗戰以來的甘肅財政，有三個大原則。（一）收入方面，斟酌地方狀況，予不加重人民

負擔原則下，整頓稅收，剔除中飽。(二)支出方面，根據中央方針，勵行各項政策，裁撤駢枝殘闕，節省不必要的開支。(三)根本計劃，則在充實金融機構，扶助生產事業，以謀地方經濟之發展，培養稅收之源泉。根據上述原則，甘對鹽一方剔除中飽，一方改善稅制，一方更樹立會計制度，使想作弊者無從下手，已作弊者無從遁形。于是甘肅財政狀態，乃大見改善。

稅收制度首先改善，田賦施行板串，糧稅經由官中，局卡數量加以調整，人員待遇亦予提高。稅捐機關不直接收款，並扶植會計制度，於是二十七年首十一個月的收入，較之二十六年同期幾增加一倍，而民衆負擔，並無增加。計二十七首十一個月田賦收入二百二十萬三千七百三十元，雜稅收入一百零九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元六角六分，特稅（百貨稅）收入一百五十萬二千四百三十五元，共四百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元六角六分，較之二十六年同期增收二百三十一萬九千七百六十八元六角六分。國稅項下，亦增收三十餘萬元。此外甘省雖因禁煙而「損失」一百二十餘萬的稅收，其收入反見增加。由此當可想見，除此之外，還有各種文化，交通，建設等補助金，由中央支付，其數亦相當高。在支出一方面，原則是緊縮。但是因抗戰的需要，軍務，文化，公安，建設經費，反見增加。二十七年預算支出九百十五萬餘元者，其首十一個月即支出一千零九十六萬餘元，不過收支兩方，却能平衡，不似二十六年度之不敷一百一十五萬元。

在金銀機構充實一方面，具有三十多年歷史的甘肅平市官錢局于二十七年八月正式改組爲甘肅省銀行。資本一百萬元。二十八年底該行存款額達九百二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四元二角五分。放款額爲一千七百二十二萬九千九百四十六元一角六分。匯兌額逾五千萬元。其信託部在三個月內收買羊毛值十四萬六千餘元，承受保險額達三十一萬元。發行紙幣達五百二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元二角。其放款的主要對象是農村合作社，農產抵押，工業貸款，和日用商品的抵押，充分發揮省銀行扶持當地農工商業週轉金融的力量。

(七)

衛生一道「自割不正不食」起，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惟近代衛生，則爲「以夷變夏」之一種，而爲達人雅士所不談。最少記者在各名記者的旅行通訊中不多見關於衛生的記載。但是記者此行，東探西窺，兼收並蓄，且認衛生之道，可以加強人力，健全種族，「與抗戰有關」。故不惜犯達人雅士之忌，一述西北後方之「白衣天使，蒙古大夫」們對國家的貢獻。惟因西北防疫處在蘭州，當時亦係在蘭州碰到西北衛生專員及蒙古衛生醫院的負責人，故即請于「甘肅談」中附論及之。

西北防疫處于民國二十四年由前全國經濟委員會設立，設備費三十萬元。幾年以來，該處除每年十五萬元的經費外，事業費已逾八十萬元。抗戰以後，平京滬等地防疫機關，先後淪陷，現時乃賴昆明及蘭州兩地來供應防疫器材。二十八年度該處出產各種霍亂，傷寒，及

其他疫苗一千一百萬立方公分，牛痘苗八百八十一萬餘支。它的九十四匹馬已有五十二匹出產血清，與白喉菌對抗。其他治痢疾，猩紅熱等血清，亦有二千五百萬單位以上的生產。

此外，該處約八十名的專家與技師（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正在利用其新式設備，從當歸，大黃等土產藥材中，提製必需藥品二十多種，供軍醫署的需要。處中所用的玻璃瓶，從杯，試管，膠布，酒精等，亦係自製。

在西北畜牧名區的甘寧青三省，該處設立獸醫站九處，從事于獸疫的免費預防及治療。二十八年年度總計治療病獸二萬餘頭，防疫注射約四千次。檢查約一萬八千次。平時他們的工作，並沒有人來歌功頌德。但是一有遷移的消息，撲質無言的蒙藏同胞，即牽牛帶羊地來挽留。這大概比萬民傘德政碑之流，更真實些。

如果西北防疫處是西北衛生工作的「後方」，則西北衛生專員所作的工作就是「前線」的鬥爭。這個專員支配着每年一百二十萬元的經費，指揮一個西北醫院及十二個衛生隊，分佈于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山西，河南等省。有的深入蒙藏區域，為邊民謀福利。有的巡迴游擊區中，為英勇的將士與民衆服務。它們于二十八年七月間先後成立。至二十九年三月止，其中的七個隊診治了十三萬二千餘病人。給十二萬餘人以防疫注射。負責防止傳染病的第一隊收容了三千多個傳染病患者，施以隔離治療。此外西北醫院還在西安治療了四萬四千名病人。

蒙古衛生院于二十五年冬在綏遠設立。當時即在歸綏一帶的蒙古同胞中建立下不可動搖的信仰。除去日常診斷外，還着重于衛生常識的傳播，防疫工作的進行，及家庭訪問。抗戰初起時，該院以二小時的準備，收容五百名傷兵，並于傷兵到院後一小時內舉行大手術。這一點是曾博得各方贊賞的。

二十六年冬綏東及綏中淪陷，該院由托縣走河曲入陝。二十七年初，其中一部份人員奉調赴延安開展醫藥衛生的工作。八個月的努力，又使延安的人士傾倒。其後一部份人員赴綏南，流動地為漢蒙居民作醫藥衛生工作，大部份人員則奉調赴蘭州。

在蘭州被挽留了十個月。他們診治了五萬以上的病人。二十八年十月底，他們又沿黃河而下，分駐在寧夏及綏西，在當地同胞中解除他們的病痛，來促進我們各同胞的團結，來強健我們的種族，增進我們的人力。

十二 西北的動脈

西北腹地交通，過去只有大車，駝運，木船，及黃河上的皮筏子。頗覺安閒，實感不便。因這種古老交通所引起的是社會的貨物轉運不便，富源難於開發，文化落後，政治停滯。結果西北一帶，為我中華民族發祥之所者，竟成爲國內最落後，最令人視為畏途之所在。近年以來，由于事實的需要，西北交通，漸被重視，中央及地方通力合作，已有相當成效可言。

。于是西北情勢，乃因隴海路通車國中而一變，繼由各主要及路之次第通車而又一變。交通動脈在推蜀邊們古老地區的血液循環，使其有「若返」的氣概。

同時，我們不能不指出抗戰之前所建的公路，大半失之草率，而施工又不甚嚴明。甚至幾十萬元的大籌集案，也會接二連三地發現。于是橋梁涵洞，有欠堅固；坡度角度，有待整理，路甚鬆軟，路面不平的，在在都是。下雨時固然不免泥滑難行，天晴時亦不免時有毛病。過去車輛之陳舊，司機之跋扈，車商之唯利是圖，車官之見錢眼笑，則更那個。商旅煩言，一似隨耳春風。好在反正得去我之路，乘我之車，我只要有錢可拿，頰言又何有於我？但是，抗戰的洪流沖毀了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沿海的封鎖使過去無人注意的陝北腹地，成爲抗戰大後方之一。根據地的建設，西北國際路線的開闢，迫令西北的公路交通，隨之進步，以應付這個壓境而來的軍運車輛。于是自二十七年起，交通部特組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專門負責主持西北各幹線的管理，行車，養路，修理等工作。西北主要公路，過去支離分割，無人過問者，自此就有統一管理的機關，新式的方法，科學的人才，切實的作風，特別是自平津京滬一帶鐵路及公路上撤退下來的人員，身受慘痛，切志報復，都求在自己的崗位上，盡抗戰建國的大責，于是西北路政，乃大見光明。

現時除各省的公路，仍由各省建設廳經管外，其他各主要幹線，都由西北公路局主持通車。截至二十九年四月，該局主管六線，共三千四百四十八公里，包括陝甘青三省，並達川

鄂新三省的邊境。擁有載重汽車約二千輛，司機，機匠，報務員，及職員等約五千人。負責推進國際運輸，省區內的人批軍運，各戰區間一般的軍運，各機關重要物資的運輸，以及普通客貨運。其管轄範圍雖限于西北。然而因為担任特殊運輸的關係，時常會南下百粵，西達緬甸，在東豫鄂，北去綏遠。「西北」車子，在沙漠，山谷，原野上絕塵而馳。

西北公路局管下的六條幹線為：

(一) 甘新公路，自蘭州至猩猩峽，長一千一百七十一公里。由猩猩峽可接全長一千一百四十公里的猩猩峽—哈密—迪化—烏蘇—塔城的公路以達中蘇邊境。

(二) 西蘭公路，自西安經咸陽—邠陽—涇川—平涼—蘭州，凡七百零四公里。

(三) 鳳翔公路—自鳳翔經寶鷄，漢中，以達寧遠，全長四百七十七公里。其中寧遠—鷄段長三百八十八公里。在西北旅行的多以寶鷄為起程或終程點而不到鳳翔去。

(四) 甘青公路，自蘭州沿湟水達西寧，長二百二十九公里。

(五) 漢白公路，自漢中沿漢水經安康至白河，長五百三十三公里。

(六) 華隴公路，自華家嶺經天水至雙石鋪，長三百九十四公里。自華家嶺至蘭州，即循西蘭公路之華家嶺蘭州段一百八十一公里。

在該局管理下的各路，都能使人滿意，除去甘青路之青海段外，都鋪有碎石路面，汽車行駛，每小時可達五十公里左右（雖然行車時刻表只規定二十五至三十公里）。路面平均寬度

爲七至十公尺，在必要地點，並設有「安全站」，以便停靠車輛。所在雖險峻地帶，交車並不困難。路標設備，除甘新甘青兩路外，都很完善。唯一遺憾，即是塵土太多，本來西北公路所經黃土層地帶，氣候又復乾燥，塵土飛揚，一天二百公里跑下來，即成「泥阿佛」而西北的「留人小店」，連水都少有，是一件不大如意的事。

西北公路的養路工作是分工合作的。西蘭，鳳溝寧，漢白等路由西北公路局負責，路及甘青路甘肅段由甘肅建設廳負責，甘青路的青海段由青海建設廳負責，甘新公路則新公路督辦公署負責。大約每百公里有一個養路段，每段有五班。平均每二公里可有三。不過有若干地帶，幾百里沒有人煙，材料給養，都感困難耳。

西北公路局現行車輛約××輛。其中多半是×噸或×噸的載重車。有×牌，有×牌，有×牌柴車，更有改裝過的木炭車及酒精車。因爲「近水樓台」的關係，俄牌車佔大多數，「×牌」的特點是結實。入條鋼板斷其七，還有月夜下走二百多里山路。這大約非「牌」所能及。不過「×牌」的毛病也不少。第一是太重，無論是輪盤，是「克來治」，是車掣，都重得怕人。有時因山勢險峻，必用手掣之時，一只手很難轉動，不似×牌之靈活。因之易于出像。第二是汽油耗費率太高，亦是太重的結果。第三是輪胎的橡皮差。×牌小車胎有十三層，×牌大車輪只九層。氣泡又多，一落一大塊。有時司機們敢以一只美輪走，而不敢以不帶備胎之俄輪開車。

「西北」車輛之增加極速。一來幾百輛，來了就全留下。不久又來。所以西北新車，時有增加。其貨運量，更尚不說。不過二十七年中其車輛行駛公里總數為四百八十萬公里。由此可窺一般。並且這個數字也不能與今日的公里總數相提並論。

西北公路網還有一個特點，它每週每月都在進步中。有時去路走舊路，一星期後歸來，即走新路。新的橋樑，新的坡度，新的涵洞，隨時都在增加或改建中。大隊民夫在不斷地改進中，真有「三不見，刮目相看」的氣象。在這些改進中，現時最重要的莫如中至重慶的公路及蘭州至成都的公路的建築。漢渝路沿嘉陵江南下，初建于二十七年，途經軍事關係停工，二一九年又積極進行。預計工程費 \times 百 \times 萬元。甘川公路全長一千一百十九公里，預計工程費 \times 萬元。黔線自蘭州經臨洮，岷縣，武都，文縣，平武，江油，綿陽，而達成都。較之蘭州—華家嶺—雙石鋪—寧遠—廣元—綿陽—成都之線近一百四十六公里。其中甘肅段的六百五十公里，已通車的約四百公里。現在正由 \times 萬男女民夫，從事于攀天嶺的開鑿。這一個山脊在川甘邊境，高出海濱（大沽水平）一千四百公尺，為長江及黃河的分水嶺。民夫中的三分之一是湖南婦女。她們仍保持其明代自鳳陽移來時的鳳陽「弓鞋」（此「弓」約五六寸長，故不稱其勞作。但是鞋尖跪地，仍然保持「弓」形，故稱弓鞋。）朝天髻，對襟衫子，這些婦女們保持她們中古的裝飾，用簡單的工具，在原始的山林中，作現代交通線的開鑿。可惜記者之筆不能畫，否則這是多偉大而壯麗的一個畫面！

供給這些交通動脈所用的血液是油。我們自己不產汽油，但是我們並不是沒有油。據一般估計，我們的油藏約當美國的六分之一，蘇聯的二分之一，居世界第六位。天山和祁連山的穹狀背斜層，造成新疆及甘肅的豐富的油藏。大概一油脈自西北而東南，始于新疆之綏來，塔城，烏蘇，迪化等地，至甘肅燉煌，玉門，酒泉。其後又分兩支。一支南行入川，至嘉定自流井及嘉陵江邊之達縣巴縣等地；另一支則東行至陝西延長，延安，延川，甘泉，鄜縣，宜君，同官，狗邑，並南及安康。其他在貴州，廣東及東北各地，亦有零星分佈。

玉門油區是自古就赫赫有名的。漢書郡國志及元和郡縣志都有記載。據幾年的化驗報告，玉門石油所含汽油達百分之十六·五。煤油百分之七十，其他雜質百分之十三·五。油質相當地好，但是除去當地居民外，並沒有人利用它。抗戰之前，某銀行曾請美國專家來游歷過一次，大概覺得沒有在上海作公債及地產的利大，也就沒有下文，抗戰開始之後，事實催促我們進步。于是資源委員會乃以其在陝北的器材，移與××來從事鑽探。第一個井鑽下去，在一百一十公尺時即見出油，每日達四千加崙。現正繼續開鑿其他的油井，並往下開鑽。預計在三百至五百公尺間，其成績當更好。油區的地質也經詳細考察，結論很是樂觀。該會早已設立採煉廠，提製汽油，煤油及其他附產品，不過還不能大量模生而已。

××石油就其自然流在地面，為當地居民。土法採取者有赤金堡的石油及白楊村的石油溝。石油河有自然油泉四十一處，據稱年產一萬加崙。石油溝有油泉六處，年產約四百加崙。

。冬季因河凍，石油也凍住，夏天外溢頗旺。當地人集資雇人撥取，用大車運出，銷售各地。用以膏車軸或燃燈。

陝北石油是一個謎。地質上看陝北油田很好，可是鑽探的成績老不高明。有的說是地誌不對，有的說是地層的構造不佳，油會蹶。從光緒三十三年起一直弄到現在，這個謎還沒有十分弄清楚。資委會抗戰前的成績很有解答這個謎的希望，但是陝北的多故及山西的戰局一變，陝北油田鑽探的工作只好停止。功虧一簣，相當可惜！

陝北油田的散佈很廣，以延長，延安，永平為中心。及延長有油田四處，延安三處，永平三處。其中開發最早的是延長油礦，于光緒三十三年由陝撫曹鴻勛撥銀三十萬兩開辦。同年八月第一井在三百四十三尺處見油，宣統三年第二井完成，在五百二十尺處見油。民國三年，前北京政府與美孚公司合作，在陝北舉行大規模的鑽探。計中部三井，延安二井，延長二井，深度皆逾千尺。其中只延長一井在四百十八尺處見油。這件工作乃告失敗。十七年又整旗鼓，在延長鑿了八個井，只有一個井每日出油九百加崙。這兩次的失敗，一般都認為是地質考察的工作不精。陝北油田的地質于民國十三年曾經考察過一次。二十一年又詳細調查了一回，二十三年再以新式機械，從專鑽探。計在延長鑿四井，永平鑿三井，延長一井在一百十二公尺處見油，日產四百加崙，永平一井在六十六公尺處見油，日產一千加崙。其後因陝北多故，乃告停頓。現在延長及永平仍有餘留的機械在工作，有少量的石油出產，也有一

個小的提煉廠在工作。供當地的需要。

此外在安定麒麟鎮與盤龍鎮之間，有油母頁岩六萬萬噸，每噸含油二十六加崙計，可得油一百五十六萬萬加崙，不過這個富源至今還沒有人去動過。

十三 成陵私祭

中華民族中蒙古大英雄成吉思汗的靈樞，在二十八年七月由綏遠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經榆林西遷移到甘肅邊，就本安榆中興隆山××中，這個名山是蘭州附近的名森林區，是一個足以叫說「蘭州附近的山不能長草木」的人打嘴的所在。山上景色極幽，據說春天是山花滿徑，夏天是翠碧迎人，秋天是紅楓黃葉，冬天是白雪青松。記者于秋深去瞻謁成吉思汗的陵寢，紅楓黃葉，相映于蔚藍天空之下，滿懷俗塵，不覺隨松風以俱去，的確是一個好所在。而在這個名山中厝置名王的骸骨，自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

成吉思汗的一生，似乎類與甘肅有緣，他西征中亞細亞，會盟青海子，都出入于今甘新道上。而以甘肅為其前進根據地。宋理宗寶慶三年，大汗征西返，自臨洮避善于六盤山，不豫，自知將不起，招諸子而告曰：「我創業無餘東南西北，皆有一豈路程。廣土衆民，飲饌敵，必合衆心爲一。」秋七月，汗崩，「葬」伊金霍洛。但是七百年後，大汗的陵寢，又自伊金霍洛西南移至甘肅。這一次的移靈，爲的是保護大汗的遺骸，以免其被竊于日寇及大汗的少數不肖子孫，也就是大汗臨終時所訓示的「合衆心爲一」的一種措置。這個措置是破壞

古同胞認爲奇蹟，而且極感威脅。

興隆山在榆中西南，爲鳥鼠山餘脈，與棲雲山對峙，有大道通蘭州，汽車亦可直達。其地宮觀寺院很多，以大佛殿爲主，而以×××爲最幽靜，×××得名，泉極清冽，興隆山之足以馳名隨右，多半由于該泉。據說泉神所雨靈。不過這個只見于碑記，而且記者又未作過父母官，也未求過雨，此等事只好不談。

×××的××現在就是成靈的厝所。一個小院子裏擠滿了人，除去帶着「看熱鬧」的心理而來的攀登男女外，還有必誠必敬的喇嘛與蒙古同胞，及護靈隊員來往其間，使空山古寺，添色不少。

成靈所在的正殿，不過三間，三面圍以黃綾，地上鋪着毛毡，正面黃綾幔子低垂，幔後就是這位天才的軍事家及其愛妃的靈柩，他們的靈柩是銀質的，形式很像箱子，因爲年代久遠，色已灰暗，它們毫無普通棺材的形式，而像浮雜精緻的銀箱。據說箱中套箱，各有三層，而這對威震歐亞的大汗和他的愛妃的骨灰，就存在這兩套銀柩的第三層小箱中，兩箱併列，是「死同穴」的意思。

緩步入殿，脫帽跪立，身攜前大汗戎裝片劍的像片，觀之令人百感叢生。想當年叱咤風雲，縱橫歐亞，開闢亙古未有的大帝國。而今子孫不肖，竟不得不以骸骨自伊金霍洛西南走數千里以至×××，大汗有知，當殛敗子以明天討！

靈前放着一個廟型的大銅盆，據靈前喇嘛稱叫作蘇爾絛。那裏面立着大汗的兩把神劍。相傳雙劍是從天而降，神賜大汗以平諸國的。後而又立着大汗的神矛。據說矛也是天神所賜。原來無纓，大汗每殺一敵將，即拔該將的頭髮一把以爲纓。現在有一大叢纓在垂着，似乎所殺的大將頗爲不少。但是仔細看去，找不到黃色的。不知是年久變色了呢？還不知是沒有殺過高加索種的大將？或者這一叢纓根本即與那一羣「插標賣首」者無關？

靈前尚有大汗的軍旗四面，現在也被認爲神旗。想當年飛揚纛舞于蒙古草原，天山南北，裏海內外之時，豈不致如今日之寂寞！

×××的成陵護隊計三十六人。他們是伊金霍洛隨靈而來的。他們的祖先就是大汗生前的一五百衛隊。據說這五百人生前隨大汗東征西剿，都有汗馬功勞，而無官爵，只是得着這一份子子孫孫永世守靈的差事。這五百人的後裔自成一部，不受管束。清初分旗時，爲他們特立一旗，號達爾扈特旗。這些人具有受其所到處蒙民供應，招待，及崇敬的特權。這些達爾扈特現在共約二千多人，此次移靈，中央對他們特別優待，每人給了一些錢，隨行者有安家費，另復按月發餉。一方仍叫他們護靈，不背祖訓；一方又有錢可拿，所以他們都笑臉眉開，對「中央朋友」極招待之能事。

于是，大汗死後七百年，復重回其崩斃地之甘肅，厝居興隆山，更充分地實現他臨終所垂訓的「合衆心爲一」，使我同胞，更密切地攜起手來，打破日寇分化中華民族的陰謀，而

求中華民族之自由獨立。大汗有知，當還式之！

十四 中國的麥加

到西北來即不免要窺測一下所謂的「回教問題」，要窺測「回教問題」則又不免時時遇見河州一辭，特別是外國朋友談到河州時，還要加上半句「中國的麥加」，其實河州與天方聖人穆哈默德毫無關係。不過它是今日中國回教同胞勢力最大之所，現時西北的回教領袖，西北的地方武力，都來自河州。所以想看看「回教問題」，就不免要向河州一走。

河州原名臨夏，漢稱鳳林驛，唐稱抱罕郡，明稱河州衛，清稱河州。民國以來，先稱導河，後改臨夏，但是臨夏之名，知者尙少。一提河州，則「婦孺皆知」。古人有過河州詩曰：「四面峯密鎖翠帷，萬家花柳及春裁。纜橫河岸椽爲渡，磨引溪流水自推。漢將屯田困虎帳，羞兒交市獻龍媒。便宜有疏憑誰上？聖代邊功久不開。」由這一首詩中，我們可以略識河州面目。第一，河州是一個風景優美之區，不優美，便不會「四面峯密，萬家花柳」。第二，河州有河而無舟楫之利，所以必須「纜橫河岸椽爲渡」。第三，河州是水利之鄉，于是乃可以「漢將屯田，磨引溪流」。第四，河州是個住民雜處，統治困難之所，一來是「邊功不開」。事實上，河州之名，能令「婦孺皆知」者，也因其邊功不開。

因爲河州時有變亂，就有許多英雄由這裏面產生。觀起來也是一件可注意的事。差不多

每一次的「事件」中最出名的英雄，多半是河州的回教朋友。時勢造英雄，河州子弟兵乃能雄長西北。過去的不算，即在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河州就產生過一位國府委員，七位省主席，四位軍長。計開：國民政府委員馬麟。故安徽省主席馬福祥，故青海省主席馬騏，前新疆省主席金樹仁，前青海省主席馬麟，前寧夏省主席馬鴻賓，現寧夏省主席馬鴻遠，現青海省主席馬步芳，騎×軍軍長馬步青，××軍軍長馬步芳，××軍軍長馬鴻賓，××軍軍長馬鴻遠。其他師旅長不計。除去金樹仁以外，這許多位都是兩個河州馬家的。

河州在蘭州西南二百里，海拔一千九百八十公尺，大夏河流經其境，黃河繞其北，洮河繞其東，地圖上畫着一條公路通蘭州，實際上只有近蘭州的一段土路可以勉強通行汽車。而大半的路程，連大車都不能通過，只能騎牲口，所謂公路者，大概是地理專家們煙斗中一縷青煙所形成的。其實此次西北流浪，一本地圖已經被塗改得一塌糊塗了。

趕長途的牲口一般叫作馱子，多半為身高力大之走騾。一個馱子連行李帶人，常在二百斤之譜，滿身紅纓絡，銅鈴鑼，額前還有一個大紅球，走起來真可算是有聲有色，其平均速率每小時十里路，騎者前仰後合，上下顛簸，倒是練習舞蹈，訓練腰肢的好辦法。同時走長途又是一個訓練脾氣的好機會。例如說！午八時起程，則九時能裝好馱子即是幸事。而起居行止，均須聽命于馱夫，自己絲毫作不得主。蘭河道上，客店飯館，多屬清真，一切均大意不為，記者我良留神，不恥下問，終得一路太平。至于披星戴月，忍飢受凍，吃冰鍋盔，喝

麵片湯，皆早在意料之中，不足道也。

河州面積約七千四百六十方里，地屬大陸氣候，寒暑皆烈，雨量也不多，約每年二百五十公厘。常年苦旱，而遠下幾天雨時，夏河及大夏河又不免氾濫成災。土質屬黃土層，向有紅土及淡栗鈣土，地形東面較低，西南較高，河州城週九里，在大夏河谷的小盆地中。據說此間過去是內陸湖沼，爲大夏河之所注。其後大禹疏浚，導大河入黃河，乃成盆地。至今洩湖峽石巖高蹟猶存。

河州人口約十六萬人，平均每方里約二十二人，其中男子約佔百分之五十四，大概男多於女，是中國各地的普通現象。河州所異于他處的是其住民之複雜，藏胞的大本營在拉卜楞（夏河縣），到河州來「互市」。長住者較少。蒙胞自成一個集團，聚居于河州，寧定，洮沙等縣交界處，而以河州東鄉鎮爲其中心。他們原是成吉思汗的子孫，元時有一支改奉回教，自蒙古南下，止于河州，原來不過二三千人，幾過七百年的繁殖，已達十萬人左右。他們的語言仍保持其中古的蒙古語，與現在通行的蒙語略有不同。

河州是西北回教中心，回教同胞相當多，但其數字亦只能和其他住民分庭抗禮。大約回教同胞佔百分之四九·九。其他佔百分之五十·〇九，不過河州軍政大權，經濟勢力，多半掌握在回教團體手裏，甚至過河渡船，亦多爲回教船夫手中。

河州的主要出產仍爲農產。全縣農家計二萬六千七百多戶，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已耕地

在二十八年初是一百六十一萬餘畝，約當全縣面積之百分之四十，其中渠地佔三十四萬畝，每年產小麥，大麥，青稞，糜子，豆，燕，蕎麥，菜子，番薯等共二百二十萬擔，菸草亦達十七萬擔左右。牧畜一方面，據報牛有二萬二千頭，馬一千三百四十頭，騾四千八百二十頭，驢一萬七千一百頭，羊四萬七千三百頭，豬二千一百三十頭，牧地多在縣西南山境。畜產則有皮毛乳酪等項，確實產量，則無可靠統計。每年輸出各種羊皮七萬七千張，藥材（包括大黃，黨參，甘草，地榆，赤芍，黃芩，些胡等）十四萬四千餘斤，不過我們必須指出：這獨輸出額中包括拉卜楞及卓尼等地的出產，它們皆以河州為其輸出集中地點。

在教育一方面，河州是一個相當像樣的地方。城內計有初級中學二所。一為五區聯立初中，一為寧亭中學，此外有完全小學十三所，初級小學三十一所。其教育系統，共有三系。其由第五區同胞教育會舉辦者，由馬步芳經營。雲亭中小學歸馬鴻逵經營。其他縣立小學歸甘教廳經營。此外馬步芳在河西辦青雲學校辦得很得意。也想為鄉里造福。乃于二十八年冬派人回河州辦青雲學校。于二十九年度開學，是又多一系統。相當熱鬧。

每年冬天，河州回民聚集在東門外作一次大禮拜。人數常多至萬人，據說是河州壯觀之一。大家都頭纏白巾或白帽，旗幟飄揚，情緒熱烈。大阿洪站在台上，用阿拉伯文講道，另外有人翻成河州話給僉徒們聽。

到了河州，自不能不到那兩家馬公館去。一家在訛藏，為馬騏馬驊弟兄及馬騏的公子步

青步芳的故園，一個在韓家集，爲馬福祥福祿弟兄及馬鴻賓鴻逵堂弟兄的舊里。所謂「西北諸馬」者，其實只有河州這兩家。那許多主席軍長師長都是這兩家的子姪故舊。而且這兩家還有點姻親的關係，更不是外人。亂職現由馬驕坐鎮。他自卸青海省主席職後，即留居故鄉。公館的氣派大，院子多。公館前面的清真寺，後面的大花園，都是這一宗造的。清真寺的建築飛簷流丹，極盡宏麗。花園中牡丹芍藥，數以千計，寬敞豁亮，完全大塊文章。韓家集一家馬公館也是滿門勳員，馬福祿先年在庚子年八國聯軍之役盡了忠，馬福祥老先生則福壽雙全。功成名就之後，方歸道山。馬鴻賓是福祿先生的公子，鴻逵則爲福祥先生的文郎，兩位都遠在寧夏，所以園亭院落雖大，都有點寂寞之感。亂職在河州城西北六十里，韓家集在城西南五十里。兩地相距却只有三十多里，這大概是地靈人傑罷。輝輝赫赫的兩家在整個西北居着舉足輕重的地步。要明瞭，研究，解決西北問題的朋友，對於這兩家馬公館倒不能不多知道點。在這兩家可以找到整個所謂「西北問題」的大關鍵。

十五 河西縱橫談

中古世紀中國與西域交通的孔道，與歐洲陸上交通的樞紐。馬可孛羅所謂的「絲綢大道」的河西，在抗戰的今日，又復成爲我們西北國際路線的孔道，恢復其漢唐時代的光榮。我們知道新疆是我們西部的門戶，而河西則爲關隴的屏障。漢開四郡，明置諸衛。穹內攘外，

聯絡東西。甘新一線，實爲樞紐。

所謂河西，是指泛稱「甘肅走廊」的甘省黃河以西的狹長地帶而言。其南以「氣吞沙漠千山遠，勢壓番戎六月寒」的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祁連山、青海爲界，北以龍首山與阿拉善及額濟納兩旗的靈古草原與沙漠爲鄰。西由崑崙山、祁連山、青海爲界，或由陽關及古玉門關入南疆。東界一瀉千里的黃河與蘭州隔水相望。全境十七縣一設治局，約十三萬平方公里。除西部外，土質肥沃，氣候也較適宜，而新達山融雪的灌溉，使這一片狹長的綠洲，有「塞上天府」之觀。「金張掖銀武威」，是馳名宇內的。唐代「涼州（武威）十萬家」的豪華富貴，更流傳與藉，使千載之下，猶復悵憶追念。

河西之重要，首源于漢。當時國威向西方擴展，收河西地，闢爲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王莽時，西域之路絕。東漢時復通。自東晉迄隋，河西之地爲經略重鎮。而武威一郡，爲控制之中心。唐初竊土大闢，國威遠震。惟玉門之遺漸廢，改走其南之陽關。曠以漢人疏中尚有「但願生入玉門關」之語，而在唐人，則爲「西出陽關無故人」了。這兩條路都由今日的安西燉煌入南疆，經中亞細亞到歐洲，爲中西交通的幹線。佛教東漸，回教傳華，都假道河西。有宋一代，促居河東。河西之地，爲契丹所據，縱入西夏。于其武威一帶，乃成爲「西涼國」。外人知有契丹，而不知有中國、元明清諸代，經略西域，均皆以河西爲重要戰略點，清季中興時，左宗棠經略新疆，即出河西，由安西折回西北入北疆，他嘗

時爲便利軍運，造成了由西安直達迪化的大道，奠定了新疆與內地的連繫。道傍遍栽楊柳，一線青綠，爲西北荒漠放一異彩，使這位老翁在得意之餘，高吟幕客的詩詞：『大將西征尙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這一條大道，卽以河西爲其樞紐，可見河西在歷史上是有其光榮的地位的。

昆元以後，西北成爲鷄肋，繁華與發展，皆因海運的便利而集中於沿海，河西卽不受重視。除去考古學者外，也只有皮毛與糧土商人，往往於此古代的大道上。其中又復歷經天災人禍，河西精華，損失殆盡。民國二十一年以後，馬步青氏負責河西，歷年以來，竭力經營，所以民衆略有喘息之機。抗戰開始以後，交通漸便，與外界的接觸增多，同時馬氏又力求進步，河西前途，漸見改善，惟望在中央領導下肩起抗建的重任，更形邁進吧。

河西的地形，平均海拔八百至三千公尺，中間一段平原，夾在祁連山及龍首山之間。雪水灌注，土地肥沃。這一片地方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軍路要點有扼西路咽喉的安西，遙制鄯濟納蒙古的酒泉（肅州），遠控阿拉善族的民勤（鎮番），握甘青通道之永登（平番），而以武威爲其中心。祁連山更爲河西的生命線，胡應麟有吟祁連山詩曰：『馬上望祁連，遶峯高插天，西走接嘉峪，疑素無青煙。對峯拱台黎，遙海瞰居延。四時積雪開，六月飛霜寒。所喜炎陽會，雪銷澗園涸。可以代灑澤，可以資流泉。』可見河西的防禦及民生，都與祁連山有極其。

在交通一方面，最重要的當然是長一千一百七十一公里的甘新公路，東接西蘭路于蘭州，西接新瓊省道于猩猩峽。永登方面，有公路過京發峽入青海。自張掖（甘州）有四百五十二公里之甘寧公路越祁連山以達西寧。此外，舊日之驛道猶存，自燉煌可入南縣，由酒泉可赴額濟納，由民勤可入阿拉善，交通部的滄哈航空線，也經河西以達哈密，所以河西在近代交通上，已經恢復了它舊日的光榮，且負起了更重大的使命。

關於河西人口的數字，是一件聚訟紛紜的事，河西的朋友們開口就是「河西三百萬民衆」。大概此話相沿已久，「三百萬」之說，最遲當是左宗棠征西以前的話，至于最近的人口，據當地駐軍在二十八年九月的調查，計武威等十四縣凡八十萬零四千九百餘人。其中缺酒泉，永登，景泰三縣多肅北設治局。後者是蒙古草原，人口不過一二千，無甚重要，永登約十二萬七千多人，酒泉約九萬人，景泰亦不過十萬人。所以河西人口總數為一百一十萬左右，雖屬估計，相差却不太多。至于河西的人口從三百萬降為一百萬，固然清季幾次兵禍，以及十六年的大地震是其重要原因，而民元以後政治的不安定，更加速其減退，死亡多，出生少，逃亡的更多。現在河西各地，甚至張掖武威間沿甘新公路的富庶之區，仍有熟荒相連。據說阿拉善及額濟納兩旗就很多從河西逃去寄居的漢人。

祁連山北麓的沃野，是河西生產的主力，它起自永登，止于酒泉，雨量每年約二百五十公厘左右，不敷田耕。不過每年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河西受雪水灌溉的田地可達七十五萬畝

，食糧年產約二百萬擔，甘肅（張掖）米尤為有名。「一年豐收，三年足食」，此話是有根據的。民十以後，烟禁廢弛，河西乃為產煙名區。涼州煙土，馳名全國。當時每兩市價只一二角。二十七年起禁止種煙，涼州煙乃成過去。食糧田畝，亦因之增加，這倒是一件值得讚述的事。

食糧之外，河西兼產皮毛，藥材，木料，及礦產，礦產深藏地下，故無人過問。至于皮毛藥材，則自二十七年起，即加統制，以免奢散。由地方代貿易委員會收買，運送出口。換取我們必需的外匯。

河西的教育比較發達，那兒原有教育廳設的武威中學及武威師範，中英庚款董事會又于二十八年秋季在酒泉設肅州中學，其他地方小學，亦復不少。但是除新設的肅州中學外，都苦于經費不。過去甘教廳又自顧不暇，所以抗戰以前的河西教育，乃陷于不生不死的苦況。馬步青氏駐防河西，首先捐廉四萬餘元，分別補助當地各中小學。一方于民國二十二年，首在武威創民衆學校，次年改為青雲小學。二十五年增設青雲中學，二十六年增設女中部，並于二十年改稱私立下寨中學，現有學生八百人，內女生約三百五十人。一切服裝，學費，書籍，宿舍，一律由學校供給。校舍佔地三十餘畝，規模相當宏大。建築全由馬氏所部兵工負責完成。此外物料費仍然支出二十多萬元。一個大操場用了三團兵，工作一個月纔填平，其規模可以想見。校中儀器設備，相當完善。記者在西北所參觀的大中學校，其普通儀器

之設備，以青雲中學為第一。但是有一部份放在一邊；無人會用；還有一部份就乾脆沒有開過箱。看來未免可惜耳。

青雲學校除捐外，還在武威，永登，民勤，古浪，永昌，山丹，民樂等縣，設小學二十二處，學生共四千餘人（二十八年底統計）。在棧每年經費六萬餘元，其來源除馬氏自捐基金一百萬元外，有學田房產四十餘處，青雲義會七處，馬氏並擬將青雲小學增至四十二處，中學四處（武威，民勤，永登，山丹）並增設青雲學院。此外又於二十九年在其故里河州設青雲學校一處。

附帶也可以提出河西日報。河西印刷局來一談。日報原係週刊，于二十二年創辦，二十六年春改為日報，收中央社電稿發印。雖只八開，却極扼要。所用報紙似為白報紙，據說其存紙可供兩年之用。到處有土紙，至此得見報紙，精神為之一爽。印刷局亦馬氏所辦，於二十七年開始營業。所有排字，鑄字，印刷，裝釘等設備，一應俱全。存紙亦極豐富。

說到河西建設，自然就要說到甘新公路。這一條一千一百七十一公里長，十公尺寬的碎石路，由馬氏任督辦，指揮其部下，會同當地民衆，以一年半的時間，一百三十多萬的經費（連最近補修橋樑改鋪路面共三百萬元），整條修築成功，使一條不堪使用的大車路變成一條新公路，作我國西北國際交通的大幹線，其功績自不可滅。我們的最高領袖曾因此而頒給馬部獎金十萬元，並對馬氏受勳晉級；此外武威等地的馬路，亦由馬部兵工重修，平坦舒

適，在西北是很難得的，武威的電燈電話俱全，還有一個設備相當整齊的醫院。這是西北普通城市所沒有的。

在軍事一方面，河西除馬氏所部騎、軍外，還有馬步芳所部××軍之一部，過去因軍餉須要自籌，所以民衆負擔相當重。自二十八年春下起，乃由中央按月撥給×十萬元，並樹立會計獨立制度。於是過去「營」買糧及「營買柴」制度，均分別取消，河西民衆每年省去二百多萬元的負擔。亦漸見改善。

河西對軍的訓練以服從、勇敢、犧牲爲主，政治工作正在開展，其阿洪歐軍的方法，也能使其回教幹部在聽經受教之後，以必死的勇氣去衝鋒陷陣。馬氏謂「西北人民，七八歲即能騎牲口，十歲上就能開鎗，到二十歲上，人馬給已能合一而神化。鎗不虛發，人不落馬，所以西北上騎兵的威力大，並且西北上的兵種各自爲戰，不必長官招呼。一聲集合，即行歸隊。作戰時能速即進，能速即退。精進糧食，必要時可以自籌。這完全是適合河西平原及沙漠地帶的遊擊戰術。」記者在河西行蹤所及，常見隊隊騎兵，在斜陽荒草中縱橫疾馳，大漢雄風，心神俱愕。因登馬氏所過，長有相當根據的。

十六 滯行

「到青海去」的念頭，阻礙已久。其來也不自今日始。塔爾寺的金瓦，青海的碧波、草原上的羊羣，藏女的髮飾，久於寤寐中求之。此次流浪西北，自不能不將青海包括在行蹤之

丙，一則可以快慰生平，一則可以親自觀察青海的實況，以確切了解其豐富的蘊藏，壯麗的景物，以及日見進步的政治與民生，因之到了蘭州之後，就與久在西北的朋友籌商作青海之行，並事先與青海省政府駐蘭辦事處接洽，於取得同意後，作湟中行。

抗戰期間的公路交通，照例是人多車少。普通旅客按登記號碼買票，雖不如成渝間之等一個月。却也不能去即買。但甚如有相當證明「公事」，則亦未始不能設法通融。所以此次甘青之行，第一步的車票問題，即頗順利。

車上人亦不太多，除行李貨物外，凡二十五人，此在西北旅行，已屬奇蹟。但因配備不精，因而身掛盒子鎗之弁兵可以睡着唱「烏龍院」，而鄉土老漢却不能不擠在車角落裏，無時無刻不擔心顛掉下車去，雖然「軍民合作」，武裝同志總佔點便宜。

朔風中車過蘭州鎮遠鐵橋，沿黃河北岸前進。倚山傍河，迴旋七十餘里，至河口。河口路分兩歧，一岔直行而西，是甘青新路。全長二百二十九公里，一天即可到達。路已築成。不過當記者赴青時，若王削崖工作，尙未結束，故行車仍循舊道。自河口往北，循甘新舊路經永登赴青。所走之馬背，路途較遠，須時二日，有時且不免要三天，而且車子迴旋曲折於溝中，使足了馬力每小時不過行十公里。聽馬嘶吼，心裏有點代它着急。不過路旁景物，亦極新鮮。這一帶沙溝地帶似爲古湖沼，山多紅砂石，山上水蝕處石柱聳立，有古希臘宮殿之風。路旁樹木亦不少。如在夏季，則綠葉蒼天，黃沙四面，再加上紅土山，粉白雲，

當極秀麗。公路兩旁也有樹，大約每三公尺二株。爲避免牲畜嚼食，各樹都用泥磚砌成「樹欄」，且相當美觀，足見我「大兵中亦多人才。治路路標，也有許多漫畫，最多的是「大軍行走公路，軍人跪地挨打圖。」並附說明：「你知道這是公路嗎？」此等宣傳，似頗有效。因一路上就不見大軍在公路上走也。

紅城堡以後，車行如矢，條過新城，便達永登。新城原爲滿城，是前清旗兵駐防之所，鼎革以後即廢。其後改爲營房，雉牆依然。人事全非！

永登舊名平番，由這個名字，就可以知道其在西北「邊功」上的地位。其地西通青海，南控蘭州，爲河西門戶。澤唐宋明以來，卽以此爲控制西藏的重鎮。其地又爲甘肅有名「番地」之一。其縣境之西部極遼闊，在祁連山南，直達涼州以西，長約四五百里，爲藏胞居住地。所產皮毛，藥材，黃金頗多。大約每一任永登縣長，于上任之初，「巡番」一次。其後再于每年春節後「巡番」一次，卽可滿載而歸。因爲每巡一次，收禮一堆。生財有大道，惟在有本領去找耳！

永登車站在西門外，附有客店，其設備爲「留人山店」化（卽一坑一簾，採取集體居住法，一室約住四人。）但價格却旅館化，每人二元。大概公路上客店都作「斷頭生意」，有「大頭」可抓便抓也。

一宿之後，登車西進，先過莊浪河。河寬而淺，雖無橋樑，却可一駛而過。不過夏季水

漲時，或不免麻煩。沙溝中行九十里至馬渡灘打尖。最上等的飯食爲手抓羊肉和饅頭。大塊羊肉在鍋裏用白水煮好。貢上一塊，自己用刀子割下，和麩鹽或醋吃。如果牙齒好，消化器官好，自亦不差。少爺小姐見之，常感覺其不「文明」。而行客吃之則大覺其「帶勁」。

馬渡灘之後，車過密街。鎮在甘青交界處，爲樁密名點。這一帶的碗狀水缸之屬，多半爲密街出品。路上小驢及大車，結隊而行，都具運輸密器的。鎮上更有兩個鋼磚砌的大方煙囪。據蘭州的外國朋友說是密街鑄鋼廠的遺址。密街有石灰礦，有煤礦，其附近山中，且有銅礦。清末蘭州道「彭道台」，曾用此種機器，英國技師，中國工人，探鑛鍊鋼，成績很好，設備亦優。可是鼎革之際，羣龍無首，駐廠委員乃于「化公爲私」之後，將該廠一把火燒得無遺無據。此事記者後來詢之甘肅電設處，據稱無案可稽。又問了幾位年在五十以上的「老甘肅」，則記得果有其事。不識甘建廠亦有些間情逸致，去調查化驗一下，在西北開一個好鋼礦否？

邊密街，即入全長三、里之享堂峽。懸崖削壁，聳然對峙。灑孟河水，湍流其間。滾雪噴雲，吼聲震耳。俗傳禹王治水，鑿通此深壑數百尺之峽道，河東之地，方免其魚之嘆。谷中剝削之痕，即禹王治水之證。其實急流沖刷，自然如此。固不必禹王之斧斤。且大禹濬九河入海，曾契所載，並無此峽。其實各地禹蹟極多，真假亦不必多辯，即連大禹本人，還有「專家們」說是「一條蟲」哩！

公路沿享堂峽南岸，依山開鑿，曲折升陟，依山盤旋。下視深淵，上窺危崖。路基陔險，路面崎嶇。坡度甚高，角度又銳，乘客眩目失神。司機提心吊胆。直到出峽之後，司機方一聲咒罵，而釋重負。

出峽之後，車過木橋，即入青海境，橋長約八十尺，建于民國二十一年，重修于二十四年。橋上有木坊。東額曰「關海通達」，這是甘青分界處。西額曰「令居古塞」，蓋此間古爲令居塞，扼湟水以靈寇戎也。

過橋許爲享堂車站，乘客全體上車，聽候駐軍檢查。這兒的檢查工作，相當仔細。對於甘青或回教商人，比較還好。對於其他人士，則極嚴密。檢查時的態度亦相當嚴肅，此舉大概也是預防隱患之設施，駐軍于檢查後，並須負責將入塔賓客姓名及職務通知西寧方面之任務。

正在聽候檢查之際。當地軍官及公務員等十餘人，即紛紛上車。好在車上原有旅客及行旅，下車候檢，所以對於地盤之支配，頗爲自如。但是我輩原來客人上車，即有相當困難。幾經交涉，乃由十幾位新客人佔車子之前半部，我輩二十餘老客人則佔車之後半部。昨日在車上睡了一天之馬弁，亦不得不來與我輩老百姓共甘苦，雖係主客異勢，要亦「一物自有一物制」也。

離享堂前行，入老鴉峽，山路依山而鑿。湟水穿行谷中，有時間見淘金地點。惟坑渠雖

在而金天不見，大概這兩日特冷，故不出。青海公路未鋪路面，惟在老鴉峽中，則係自然石路。時路甚過狹，即以巨木爲架，填石爲路，大有棧道之風。路面相當寬，但轉灣的角度有時失之太銳，坡度也太高。加之載重逾量（連司機共三十八人，外加行李和汽油，最少有六千斤），有時爬坡爬不上而自動退下來，結果有一次退在山溝裏，車子翻下，乘客雖無受重傷的，但是高距車上，顛盼自雄的新客人，亦因其高距無所憑藉，更跌得重些。我輩在後面擠得緊了，大家拉住，倒還好點，寒翁失馬，安知非福，此之謂也。

好容易把車子「扶正」，再往前趕。却趕不到西寧，乃不得已而高廟鎮宿馬。鎮距西寧一百四十里，人煙不算少，商戶也整齊。照例也有稅局子。所住留人小店因非車站。故「統艙」卽照統艙收錢。不「抓大頭」。

第三日早晨高廟發，至樂都早餐。慢慢地再走，過小峽，牽沿湟水而進，時而河南，時而河北。河上木橋，製作皆極美觀，中國各地橋樑，多半有橋柱或橋墩。惟西南一帶之索橋無之。而青海諸橋，則中無柱石，只由兩岸垂木壓積，伸向河中，至相當距離，再行橫板接連，鋪以土木，飾以丹朱，遠遠望去，真如飛虹懸空，彩色鮮明，極豔麗之能事。

出小峽，過紅土堆，至羅家灣。相傳爲漢趙充國屯田之所。現在却是只屯兵而不屯了。在車上看士兵們騎在泥馬上練習扎紅纓槍，倒頗有趙充國之遺風。

早間在樂都時，西寧方面曾有長途電話來問某某等幾位是否在車上？車子何時得到西寧

？當由樂都站長簡明代答。車到西寧，即有青海省政府所派人員，在站招待照料。經西寧警察登記姓名職業（實際只是拿一張名片去抄一下），由招待領導赴崑崙大飯店休息。在記者留青期內，這一位招待並負一切代為接洽，及伴同遊覽之責。到離青之時，並護送出境。這在外來人士，人地生疏者，實在是一件極方便的事。否則自己盲人瞎馬地亂找，不特摸不着頭緒，費時費事，而且感覺麻煩。

洗澡吃飯之後，即由招待員陪赴東關外謁故青海主席馬騏之墓。這位老先生普通稱之為「故主席」，以別于「老主席」馬麟，及「主席」馬步芳（馬騏之次子）。「故主席」于民國二十年去世，葬于西寧。墓前有一個很大的牌坊。墳頭有于鬚翁在二十二年所書碑。筆力雄渾，鬚翁親筆也。到青海來的朋友，須先行謁墓禮，記者自不例外。直到謁墓獻花之後，方與招待員回旅社共商此後在青海探訪參觀之計劃。

十七 國防後方的青海

青海省為長江及黃河之所源，且為西北牧畜及農產名區。羊毛及黃金的生產，尤為有名。它是我們的國防倉庫，是西北正待開發的寶源。但是一提到青海，一般人即有神祕之感，視為畏途。其實這種錯誤認識，也有其歷史的原因。杜甫兵車行有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舊鬼煩冤新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柳中庸涼州曲（昔年青海東北部的

湟水流域屬河西四郡地」亦曰：「關山萬里遠征人，一望關山凝滿襟。青海城頭空有月，黃沙磧裏本無春。」特別確切的是清季漢的甘泉道中卽事詩：「一渡黃河滿砌沙，只聞人語是中華。四時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飛六出花。海錯滿頭番女飾，獸皮作屋野人家。胡茄聽慣無悽惋，瞥見笙歌淚轉除。」這些大詩家們一寫青海，卽爲興與無春之所。素來以安居家園爲主的華胄，自然要視青海爲畏途。

現在的青海，雖已成行省。地方當局，亦復勵精圖治，求與沿海及西南諸省比美，但有時還不脫其邊塞的特質。所以談青海，我們必須了解其過去的特質及歷史惰性的原則。

青海建省于民國十七年元旦。全境六十九萬七千一百九十四方公厘，現分十七縣三設治局。省會設于西寧。這個城市就是中國過去經營西北的左翼據點。與中間的蘭州，右翼的寧夏成鼎立呼應之勢。

這一個國防後方的省分處于西藏高原的東北部。而以其境內周圍三百五十公里左右，納流七十二條之中國第一大鹹水湖青海爲名。全境就地形可分爲三部。一部在巴顏喀喇山以南，地勢最高，約在五公尺左右，爲玉樹二十五族所居。山高天寒，居民以牧畜爲主。草原上幾百里無人煙，情況相當淒涼。西北爲柴達木盆地。四周高而中部低。爲內陸流域，自成一個地理單位，氣候相當溫和，農產亦富。東北爲湟水流域。土地肥美，氣候亦較佳，人煙湊幅，爲青海精華之區。至于青海的一般氣候，則相當寒冷。例如西寧在青海算是低下之區。

，海拔二千三百五十公尺，每年平均溫度只四十二度（華氏表）。而在冰點以下者計四個月。八九月間穿皮衣，大是常事。

青海人口只一百二十萬人，還不及沿海的一個大都市。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青海人口數字完全靠估計，其中可以有很大的出入。不過事實上因地理條件及文化關係要確查也不可能。

人民幾乎完全聚居於東北湟水流域最富庶之區，從事于農，工，商，及行政工作。青海的漢人有一大部份是明代自鳳陽一帶移殖過去的移民的後裔。有的至今仍保持其鳳陽一帶的朝天髻與綉花鞋。

藏民在青海南部及黃河流域一帶，直達西寧附近。他們所處的地域最廣。生活則幾乎完全是游牧為主。

蒙古同胞在青海的住地是在青海湖以北地及黃河南甘青邊境之一部份。計四部二十九旗，多為頗實汗之苗裔，生活也以牧畜為主。

青海的土著大多居于湟水流域一帶，有喇嘛教。他們的來源據說是自蒙古移來的。當時的領袖叫作禮親王。現在湟水之濱，距西寧約二日程之地，還有禮親王墓。其碑文載移居青海事甚詳。不過因為時間不許可，未能親往一觀。他們現分十三支，每支各有其不同的女帽式，一望即知。但是自近代文明的禮帽傳進青海後，有漸趨統一之勢。他們的語言是藏語與突厥語的混合產物，間有蒙古語。但至今尚無文字，他們的生活方式，正由牧畜轉入農耕。

青海瀋水流域及柴達木一帶，氣候比較溫和，每年平均雨量約四百公厘，因而就成了農業名區，盛產小麥，青稞，菜子，大麥，荳類之屬。青海糧庫過去是甘肅食糧的主要支援，每年輸出亦多。近年來則因統制關係，私人已經不能自行輸運出口。省內商務則在內地人與回教同胞的手中。每年輸出約七百萬元，以皮毛，乾果，藥材為大宗，輸入為一千三百萬元，以製成品，茶，糖，香料，烟草，皮疋，及裝飾品為主。

青海出產中最有名的是黃金與羊毛。黃金的分佈很廣。沿黃河，大通河、瀋水、柴達木河，通天河（黃河上游）等流域均產金。估計產金面積約佔全省之半，可探區域以千分之一計，金沙層假定為一公尺，以每立方公尺含金千分之四十五兩計，則全省可產金五百八十餘萬兩。以生金成色八成計。亦可得純金四百六十餘萬兩。但是過去青海每年的產金額不過一萬多兩。現在實產多少，則沒有人能夠確知。二十八年秋季全省在瀋水及大通河流域採金的金廠共十六家。其經理多半姓馬。每年官府收課金約五百兩。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個課金並不能表現淘金的總數。因為有若干金廠可以設法漏稅而不繳課金。

這些金廠的金夫生活，可以「金奴」二字包括之。他們幾乎日日見到黃金撫弄黃金，但是自己永遠沒有黃金。每日在冷水及砂礫中苦作，所得工資，在二十八年只有每月十元左右。同時又金廠多半在山中河畔，遠離城市，所以食料衣着及其他日用品多由廠方或關係人輸入，以三倍或五倍的高價售給金夫。並且還勾引他們吸煙賭博。每月工錢，絕對不夠盤剝。

于是乃讓之以高利貸。如此循環不已，金夫乃成「金奴」，只有苦死在金沙上之一途！

資源委員會爲求大規模發展青海黃金生產計，于二十六年遣派勘探隊，在青海工作。總計兩年多，花了幾十萬。但是因爲外在的關係，不能留在一個地方作大規模的開採，每一次在勘得良好礦藏之後，總以「查已有商人頗得礦權」而不得不拔營他往，所以成績不很樂觀。所開金犬，工資雖高于一般金廠一倍，但亦因外在原因，不能以全力工作。所以青海省政府于二十八年提出了一個合作的計劃。主張勘探隊只勘不採。採的工作由地方當局主持。事務方面亦就地取材。結果勘探成績，果見飛躍的進步。

關於青海的羊毛生產，衆論紛紛，相差極遠。二十七年度青海建設廳的報告是六百萬斤。這個數字似乎過低，它的根據是稅收數字。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青海羊毛的出產並不全供輸出，不輸出者即不一定納稅。而且還有一些輸出者可以有法逃稅，所以這個數字並不代表羊毛之全產量，另一個估計則列爲三千五百萬斤。這又失之遇高，因爲事實上似乎沒有那麼多的羊。貿易委員會的估計則列爲一千五百萬斤。另一個受過相當科學訓練且有經驗的毛商估計爲一千九百萬斤。大概從一千五百萬斤至二千萬斤是比較近乎事實的。

青海羊毛產地計分五區，東區爲貴德，循化，大通，剛噶，鄂密等地；西區爲綜舉，牙拉，娘娃等地；中區爲香日德，達巴蘇圖，哈拉呼孫等地；南區爲玉樹，囊謙，蘇莽等地；北部爲都蘭，布哈河，青海湖等地。其集散地點則在湟源，貴德，大通，玉樹，循化，魯沙

爾等地。然後再經由蘭州包頭向平津輸出。至于集散地區的羊毛集散量，大約遑源為二百萬斤，大通一百萬斤，玉樹一百五十萬斤，循化一百五十萬斤。其他約五百萬至一千萬斤。其出口量佔全國羊毛出口量之百分之五十。同時其質也是全國馳名均。普通每方寸羊皮上有毛五萬根，平均長度為三寸，且有長至五寸者。每只羊平均產毛十斤。春秋各剪二次，約五斤。大概熟練的藏民，以一只平常的剪刀，每十分鐘可以剪二隻。反正非我們的理髮師快！

青海羊的數字據一般估計為二百萬頭。建設廳的報告只列二十八萬頭，似乎太少。我們寧願採取比較科學而客觀的毛商估計。這兒的羊種可以大別為大尾羊，小尾羊，及玉樹羊三種。大尾羊亦稱柴達木羊，產于柴達木盆地。體重約六十斤，毛粗而短，平均每羊每季可產四斤。肉味甚佳，故為食用羊。小尾羊則為青海名種，體高毛長，重約七十斤，蕃殖于青海湖之四周及甘肅河西一帶。每羊每季可剪毛五斤，這是毛用羊。玉樹羊身小毛細，重約四十斤，每羊每季可剪毛五斤。蕃殖于海南玉樹一帶。有名的西藏氈氍，即由玉樹毛織成。

青海羊毛的輸出現由省政府加以統制。由官方收購，轉售貿易委員會輸運出口，私人不准經營，以免資敵。

青海政治的指導者是三十八歲的青年將軍馬步芳。他的父親馬麒自清末以來，即在西寧主持軍政，其後兼及民政。青海建省之後，孫連仲首任主席。不久即去，由馬麒繼之，故

主席於二十年逝世後，由其弟馬麟繼任。其中曾一度因病休假，由馬步芳代理省政。二十三年「老主席」正式辭職，由馬步芳繼任。十年以來，青海政治非常安定，政策也沒有大變化。馬氏本人，又復處精圖治，不時出巡。其命令可以澈底執行于省內各地。所以青海政治，頗為安定。其編組保甲，訓練壯丁，築路，造林，禁煙，識字等六大中心工作，亦有相當成績。關於保甲一項，計于西寧，循化，化隆，貴德，大通，互助，登源，樂都，民和，湟源，同仁等十一縣編了三十八區，三百八十四鄉，一千二百六十二保，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九甲，其他六縣五設治局，因地大人少，且為蒙藏民族游牧之所，逐水草而居。不隣不閭，無戶無村。保甲無從編起。故即採用原有盟旗及千百戶的組織，不再編保甲。壯丁方面，全省壯丁十八萬人，已由現役軍官，分六期施以猛烈之訓練各兩個月，完全以入伍教育為主。並與士兵的訓練成績為標準。訓練滿期者有受訓證，其作用同于身分證。結果相當圓滿。有一部分且已參加青海的「建軍運動」。

築路工作，在青海推行得相當積極。兵工民工，兩相協力，絲毫不能苟且。所以在二十八年底已完成的公路在省境內者有十二條，共長二千三百九十五公里。這個公路網以西寧為中心，伸及鄰近各縣，並東達蘭州，北達張掖。在建造中者有寧玉公路之大河壩至玉樹之七百六十回公里。此外由西寧經松潘至成都的川青路及由西寧經玉樹至康定的康青路，亦正在籌劃中。

造林也是青海政績之一，因為此間造林是眞遺在地上而非紙上。馬步芳主席對於造林，似乎很感興趣。以前專主軍務時，即在防區內大舉造林，並令各單位舉行造林競賽。兼主省政後，更積極造林。計于二十六七兩年，以兵工植樹六十餘萬株，二十八年植一百四十五萬七千株。參加者有軍隊，學生，公務員等每人種五棵，人民每家五至一百株，並且須負責挑水澆樹。如果不活，則毫無話說，回去重種過！

青海在黑化的西北高原上，是唯一的乾淨土，由于『故主席』的堅持，青海沒有公開種過煙。抗戰以後，即由禁種進至禁運禁售禁吸。就條例說是『一輕查獲，立即鎗決。』有一位參政員說『青海四十歲以下的人民再不會找到一個敢吸食毒品的。』這句話相當好聽，不過並不能十分代表民意。由于若干特殊關係，售和吸仍然在陰影下進行，有好些有脚路的人已因之而積資數百萬元。

在教育一方面，青海在二十九年春季有小學一千零七十四所。學生七萬零五百四十二人。教職員一千四百八十二名，經費達四十八萬二千三百二十九元。其中省立及縣立小學八十四校，學生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四名；村立小學四百九十三校，學生三萬四千八百五十三名；一年制短小二百六十六校，學生八千四百四十一名；蒙藏小學五十九所，學生三千四百六十五名。回教小學一百七十五所，學生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四名，青教廳還計劃在五年內增設短小一千二百七十三所，以達到一保最少有一校的目的。省內有中等學校八所，教職員二百六

十一人，學生一千三百三十四名，經費每年十萬六千四百一十元。內計中學三所，學生八百七十三名；師範四所，學生三百一十一名。職業學校一所，學生一百九十名，此外還有國立西寧中學及中英庚款董事會所辦的湟川中學，各有學生三百名。此外又有二百四十八所民衆學校，八百九十一個識字班，和八百零八個短期學校，共教育失學成年十三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名，預計三年內可教育三十萬人。

西北最引人注意的問題是所謂『住民問題』，而青海這個各色住民集處的地方，却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這可以說是地方當局正確的政策與有力的手腕以造成的。記者在西寧與馬步芳主席會見時，曾特別就『民族問題』，與馬氏圍爐清談，這個魁偉的青年主席手撫其兩腮及下頷的疏鬚，栗晴含笑，說明其撫字政策曰：『自先父（馬騏）在日，對於青海境內各同胞，不問其爲內地人，蒙人藏人回教徒及土着人等，均以公平，坦白，誠懇爲主。一切平等。故歷年均極相安。但也不作無理由地姑息放任，故各族亦不敢跋扈，本人自然以先父之遺規爲準，繼續其原有之政策，不過除待遇平等外，且更進一步地用教育的力量，促進各同胞之團結，並灌輸整個的中華民族及國家意識。除普通學校外，各設有回教徒子弟及蒙藏教育促進會等，由教育來根本促進其團結』。在事實一方面，馬氏威德，亦足令住民傾服。各住民畏威懷德，毫無異志，省政府及主席公館中，差不多每天都有各團體，各土司，各王公，各活佛以及大大小小的代表，來送禮問安，這大概是其他各省所少見的。

十八 塔爾寺頂禮

塔爾寺的金瓦，為預定計劃中必遊之地。它是青海有名的黃教聖地，且為最近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入藏前駐蹕之所。除「名勝」外，並兼有「政治」地位，自不能不親臨一觀，以廣見聞。

寺在西甯西南五十里，有一條寬而平的公路直達，汽車行約一小時，轉過一個小山，即見此聖地。金瓦輝煌，耀入眼目。層樓登閣，鱗次櫛比。牆垣皆飾以白粉。在碧天黃瓦照耀之中，益覺生色。遠處遙望，且有立體建築之風。山抱水環，地勢極好。大概天下名山大川之勝景妙境，不論中外，皆為廟宇寺院所饒。出家人享盡清福，不知當折煞幾許壽年？

塔爾寺又名金瓦寺，藏民稱之為「佛寺」。據稱寺址即黃教祖師宗喀巴誕生處。所以它在黃教諸寺中的地位很高。寺周房屋極多。喇嘛們各有其私人的住所。東北隅山上有紅牆一角，別于各院。那就是寺中大活佛所居，為其禪辦事處。二十六年班禪駐錫塔爾寺，即在該院。這次小達賴在人藏之先，亦駐該院。據說現在的廟宇為民國二年所建。原有的房舍于清末民初間燬于火。朋友們對大小雨金瓦極注意。而記者獨對那雪白院墻神往。那些白墻在碧天金瓦之中，真白得可愛。觀之令人人生純潔清淨之思。並且以素不洗濯，滿身酥油的西藏朋友，獨能保持如此潔白的墻垣，尤足令人傾倒。據說塗墻的方法，也很簡單。只是每年以白灰

甃從檐頂往下倒兩次。灰漿順墻而下，就是一片純白。其流不到者，再以刷子點綴之，即告成功。

全寺最大的建築是大經堂。堂中計有直徑三尺的巨柱一百零八根，代表喇嘛教最重要的「一百零八卷經典」。經堂內外，集色彩之大成，而毫不刺目。廊前各柱是深紅的，繞以金龍，並嵌以珠翠，飾為鱗甲，屋頂上用黃、綠、藍色的琉璃瓦，排成很美麗的圖案。經堂的大門則包以刻有浮雕的銅片，式樣精美。堂內錦幔低垂，各色的綢布環繞着那些巨柱，而又絕對調和。在這個經堂中，全寺三千六百喇嘛每日聚集講經二次。那場法事，也極熱鬧壯觀之能事。

塔爾寺的精華在大金瓦寺。寺在經堂之後，地勢高聳，俯臨四舍，老遠就可以看見這個輝煌耀眼的寶殿。它的屋頂是銅質的，上面鍍着約一分厚的純金。寺中供奉噶巴坐像，高約五十尺也是貼金的。「再上一層樓」之後，方能與這位大宗教改革家「打個照面」。樓上有許多木閣，分作若干小穴，每穴供銅佛一尊，大經堂中也同樣有許多小佛，「萬佛寺」之名即源于此。塔上並有班禪大師生前所乘黃色馬車一輛，今日亦為佛前供奉矣。

寺前地板，木質極堅。却已磨成若干深槽。據說這些地板最少須每年更換一次。至于損壞的原因，則完全是叩頭叩壞的。喇嘛教之叩頭，是一種全身運動，非常費力的事。原來蒙藏人民之來寺禮佛者，自覺其渺小，不配直接在佛前叩頭，只敢在廊上行之。叩頭的動作很

複雜。先跪下，然後兩手撐地，向前滑去，全身伏下，成五體投地式，然後再滑回來，站起，再跪下，再滑，再五體投地，再回來，如是者若干次，畢。滑時爲保護手掌計，得各持有一小布墊一枚，但是地板沒有保護，日深月久，乃成滑槽。據說只在佛前叩頭，還不夠誠心。誠心者在到廟時須環廟叩頭一圈，或者直從家裏叩到廟上來，這種頭的叩法仍然是五體投地式。所不同者，其第二次叩頭之起點，即在其第一次叩頭時手指所伸到的地點。一倒一換，即可前進。當時記者看之，曾發認想。如果知道自己身長若干，再配下叩頭之次數，豈非清丈土地之良法乎？

階前石欄中有枳椇樹一株。這是黃教聖跡之一。據說還是宗喀巴生以俱來的胞衣埋葬所。埋個胞衣之後，就生了這棵樹。每一張樹葉上據說都有這位「寶佛」的像。把這個樹葉帶在身上，可以逢兇化吉，遇惡成祥。如有各色雜症，拿一點碎葉用茶沖服，又可以包治百病。採這個葉子時不能直接用手去摘，必待其隨秋風而自落，方敢拾起保存，待價而沽。樹下一位喇嘛，即捧了一隻盒子，相當幽閒地站在那兒等落葉。看來似有一塵不染之概。當時乃向他請了一張葉子來左看右看，也看不見一個佛像。敬詢之以不見之故，則正色曰：「你不信佛，所以看不見佛！」

可以看見的，倒是樹枝上的另一奇蹟。枝上生了許多像是藏文的花紋。據說有的還可以成字句，倒也有點意思，不過究竟是先天還是後天，則除喇嘛外，無人能下斷語，至于喇嘛

們說來，則自然又是神蹟了！

大金瓦寺之外，還有小金瓦寺，也是金瓦輝煌。不過比大金瓦寺較小而已。這個寺在整個塔爾寺的系統中，等子一個博物院，寺中除佛像外，還陳設了許多經過剝製的虎，豹，熊，狼，黃羊等標本。牆上掛着更多的虎豹皮。殿中大柱兩根，四周放了許多鳥鎗刀矛之屬。據說是清代歷朝所賜的獵具。殿中有些喇嘛們用的樂器。殿前圍廊的樓上，還有一隻野牛及猴子。野牛是喇嘛教的護法神。至于猴子是什麼，則弄不清。

圍廊四壁都是圖畫。完全是喇嘛教的寓言及故事，筆法中的印度風格極濃。色彩也很豔麗。月外有幾幅用錦幔遮着。大概是因為小姐們不宜觀看，故不公開。

但是，這座博物館裏最有價值的一件東西，却還是宗喀巴自己的一幅畫像。顏料就是他自己的血。據說他在留學西藏的時候，母子思念之情，雙方都極殷切。他為安慰母親起見，乃刺血繪像，托人帶回青海來，給他母親。這一幅畫現在存在寺中，輕易不肯拿出來。小金瓦寺中也有一棵柎檀樹。枝上也有像是藏文的花紋。樹下有宗喀巴母親背水洗衣石。上面貼了好些銅幣制錢。大概銀質貨幣一經信男善女貼上，即被喇嘛收去，故不存。

塔爾寺的廚房也是相當有趣的所在。它宏大而清潔。裏面三口大鍋，直徑約各一丈。一個十歲的小孩子可以站在鍋裏而不見其四圍。鍋沿鑲着銅。上面刻了些經文圖畫。大概三口鍋滿煮開水，可以夠寺中喇嘛喝茶之需。

全寺各地，都有些可以轉動的圓輪，立音，謂之轉輪藏，上面漆着喇嘛教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信士弟子們拜廟進香，必定見輪即推，令之旋轉不已。每轉一次，即等于唵六字真言一次，每唵一次，即積一件功德。這的唵來太費事，所以就一推了之。倒是一件很科學而又經濟的辦法。當時記者又發謬想：如果把這些東西全用馬達帶上，則一加審汽油燒過，豈不平地登仙乎？

塔爾寺外還有八個小白塔，排在小金瓦寺背後。一切文武官員，至此下馬。否則被喇嘛們看見，即實行賤懲，決不通融。據說塔中所藏，為該寺八位活佛的骨灰，相傳清雍正年間羅布藏丹津之亂，年羹堯督師青海。當時寺內喇嘛有援助羅黨的行爲。年大將軍乃將八位活佛斬首示衆，以資鎮懾。不料竟引起全體藏民之怨恨，年大將軍見勢不好，乃爲之立塔，人心方安。可見塔爾寺活佛在藏民中所佔的地位了。

寺外山下有鎮，名魯沙爾，看來只有一條街，一些回漢商人正在買賣。但是這却是青海羊毛集散中心之一，每年羊毛集散額約一百五十萬斤，不過平時鎮上的買賣，却還是靠喇嘛及附近藏民維持。所售爲布疋，茶葉，糖，酒，鹽，解刀，念珠，及其他禮佛及日用品。街上穿披着紅巾的喇嘛外，有白帽子的回教徒，有瓜皮帽的內地商人，也有白皮帽子西藏女，來來往往，更代塔爾寺加上一些神秘豔麗的色彩。

由于那位朝夕與共的招待員的領導，塔爾寺之夜就住在寺中大喇嘛處。大家坐在炕上，

于燭影搖曳中，縱談青海蒙藏同袍的狀況。聽窗外海角鳴鳴，憶曠朝舊事，不禁感慨繫之！

大概青海的舊主，仍為今日佔青海面積最廣的藏民。中稱青海古屬三危地。舜冀三苗于三危，又書稱洪水西河惟雍州者，即今之青海。禹貢爲西戎地。歷夏商周以迄秦漢，爲西羌地。西羌之本爲三苗，其後爲今之「藏胞」。故雅澤起來還是自家人。秦時此輩居湟中。其後一部又南下出賜文河西數千里，以至今日之「西藏地方」。

漢初，月氏居湟中，後爲冒頓單于所破，一部西走阿母河，一部留山中依諸菴，號小月氏。于是青海南北路，乃人匈奴。這大概是蒙古（北胡）勢力入青海之始。武帝元狩二年，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河西地，開湟中。月氏來降，與漢雜居，築令居塞，元鼎二年，置爲令居縣。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胡，不使居湟中。于是羌與匈奴相結，合衆十餘萬，攻令居，圍抱罕（今河州）。六年，詔將軍李息討平之，置護羌都尉，以爲統領，羌乃去湟中，徙西海（即青海）而居。其後經趙充國、竇固、班超諸人之經營，霸威在湟水流域建立了一個根據地，屬金城郡（今蘭州）。但最其中仍然是殺伐相連，干戈不斷。鮮卑、吐谷渾，又相繼稱雄。石勒苻秦，先後掩其雄，直至隋大業五年，煬帝西巡，破吐谷渾，定西海，自平西臨羌以西，且末以東，祁連山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兩千里，南北二千里，皆隋有。隋末又陷。唐太宗貞觀九年，以西徂道行軍大總管李靖經略西海，達星宿海，登積石山，觀河源。是爲漢族在青海確立霸權的時期。

時西羌的苗裔吐蕃已崛起西藏，聲勢很強。貞觀十五年，太宗許文成公主嫁吐番山藥宗弄贊，公主入藏之路，即由今青海。日月山的傳說，至今仍流傳人口，弄贊得尙公王，執禮極恭，且廣採唐文物，立宮室，遣子弟入國學，習詩書，開始廣泛的進化，同時在唐初佛教亦開始傳入，在藏民中起了決定的作用。

唐中宗景龍元年，又以養女金城公主尙番王黑阿宗，並以河西九曲之地爲湯沐邑，吐蕃聲勢大振，不斷犯邊，玄宗乃命將擊吐蕃，盡收青海積石，河源九曲諸地，天寶間，哥舒翰築塞海中龍駒島，置精威軍。吐蕃勢漸衰。有宋一代，緯羅斯部代之而起，臣服于宋，賜姓趙。直至宋高宗紹興元年方降金。

元憲宗四年，滅大理，降吐蕃，會盟于青海，祭天于日月山，元世祖時，于吐蕃置烏斯藏，尊高僧帕克斯巴爲國師，封大寶法王。此時紅教正盛，至明成祖永樂十五年，宗喀巴生于西寧，在藏苦行，首建黃教。明武宗正德四年，蒙古大舉入青海，形成明代西方的「海寇」，清順治元年，顧實汗興，建青海蒙古，于是蒙古族同胞在青海的地位亦因之而確立。

西藏同胞賦性勇敢，坦白，放縱，完全是自然的兒女，不能以「文明人」的禮法相繩墨，身體強健，高頰厚脣，皮膚因風吹日晒，呈赤黑色。身上多酥油，所以常弄得油光滿面，腥氣撲鼻。

他們的服裝多半是一件大的袍子，袖長及膝。一根腰帶把長可拂地的袍子束起，一雙老

牛皮靴，其重無比，一頂奇奇怪怪的帽子（文明點的不許男女，都是銅盔呢帽），有時也穿褲子。不過女人穿褲子，至今仍被嘲罵及紳士們認為「有傷風化」，懸為厲禁，惟時髦的風尚，似非命令所能禁止，因之摩登「番女」，也漸漸穿起褲子來了。

番女的髮飾是極有名的：普通姑娘們的小辮子極多，有的說是一百零八條，代表藏經一百零八卷之數，有的說是代表他的年歲；不過在「文明番女」頭上，亦有一條大辮子拖到腳跟的，辮子上飾以金，銀，或銅的圓塊及珠粒。並且夾以貝殼，寶石，珠翠，玻璃之屬，胸前背後都有，據說豪家鉅富的小姐太太們，可以把幾萬元的家私全懸在辮子上，在這些富貴豪華，永年不洗的頭髮上頂着各式不同的帽子——皮的，布的，絲的，草的，毡的，或是呢的都有。最通行的是一頂白羔皮作成的皇冕式的帽子，觀之潔白可愛。

一個西藏同胞身上所攜帶的東西，也是嚇人聽聞的。他那件長袍子經腰帶束起，即成一個大口袋。一只手從長袖子裏縮進去，在那個口袋裏摸索。那裏面有一串念珠，一個懸在頸子上的護身佛的銀盒，一個印有六字真言的「法輪」，一個酒壺。一根煙袋，一個鼻煙壺，一隻碗，幾塊哈達。腰帶上還掛着一雙筷子，一把解手刀，一套火刀火石。當然，有的人會多帶一塊酥油，半條羊腿，也有人會少一個酒壺之類。不過其口袋之「買賣變化」，則無疑間。

其食除牛羊肉乳之外，則有「藏粍」。「藏粍」為青稗或大麥粉所製。先將粉炒熟，吃

時把口袋裏的碗掏出來，洒點鹽，加點酥油，然後倒下麥粉，倒上茶，用手指攪動。先是一個手指，繼之以第二個，再一個，再一個，等一隻手全下去時，已攪成厚漿糊，拿出來吃，又快又省事。吃完飯則喝茶。茶是煮的，具見古風。煮好之後，倒在碗裏，再加鹽和酥油，弄成一碗茶湯，然後雙手捧而飲之。一碗一碗又一碗，以多為勝。喝飽了用舌頭把碗舔乾淨，放回口袋去，就算「餐畢」。

西藏同胞的女權很發達，一切工作由女子負擔，財產也由女子經營。男子不過作喇嘛，打戰，或在家幫忙耳，唱歌和跳舞是他們的主要娛樂。似乎個個人會唱。山歌唱起，大有飄飄然之概。

藏又有三十個字母。是拼音的。其文字的來源為梵文，語言則分文白二種。「有地位的」用文言，「普通人」用白話。至于讀書識字，則太麻煩，完全是吃了飯沒有事作的喇嘛幹的。其政治組織為「族」，有百戶及千戶統轄之。千戶之上又有總千戶，此皆「土司」。另有活佛，雖然直接統治權，却以其宗教地位，可以左右一切。

青海的蒙古同胞，當以漢時由漢南北移住者為最早。其後元代建立，貴族巨宦，身膺顯爵，守青海者很多，但其居住區域，多以湟水西甯一帶為限。明正德四年，蒙古額伯爾與鄂爾多斯入青海，當地藏民南走，青海西甯一帶乃為「海寇」所居。到了明末，元太祖弟哈布哈薩爾的後裔厄魯特蒙古顧賓汗，從新疆入據青海。其後土爾扈特，綽羅斯，輝特，喀爾

略等四部蒙古，相繼依附，成所謂青海蒙古，順治間顧實汗入貢，詔封爲「逆文行義敏慧顯管汗」，錫金冊印箭弓矢甲冑，康熙三十六年，平噶爾丹，青海蒙古各部相繼內附，乃按其原有等級，授以世襲爵位。顧實汗子達什巴圖爾封親王，相安一時，雍正初，羅布藏丹津反，被年羹堯及岳鍾琪等討平，清廷乃授蒙喀爾喀例，將青海蒙古各部分編，勘定教界，並令各設各屬。編青海蒙古爲××旗，每旗設總管扎薩克一名，協理台吉總管一名，管旗章京，副章京，參領各一名，並以二百五十戶爲一佐，設佐領及驍旗校各一名，各旗扎薩克，王，公，貝勒，貝子均世襲，受印信冊誥。

現在的青海蒙古，多在青海湖四周，以都蘭，湟源，臺源，同德，共和等縣爲中心，計和碩特（卽厄魯特，因封和碩親王，故號和碩特）部二十旗，土爾扈特部四旗，綽羅斯部二旗，輝特部一旗，喀爾喀部一旗，獨立一旗，共約十餘萬人。

蒙藏同胞信的都是喇嘛教。這是印度佛教與當地巫術的混合產物。印度佛教入藏，在公元六百三十九年，逐漸變成紅教。到十五世紀時，宗喀巴入藏習佛，認爲當時紅教的巫術及習慣，已失宗教本意，乃立志苦修，建黃教，爲世界宗教改革家之一。其教義禁止巫術，結婚及其他積弊，成爲今日喇嘛教的主流。他的弟子達賴，班禪，尊嘉呼圖克圖，及哲布尊丹巴分掌前藏，後藏，及內外蒙古，世世以呼畢勒罕轉世。

十九 黃河逐浪記

繼進中的西北

從蘭州到寧夏有三條路，一條是循西蘭公路到平涼，再由平涼循甘寧公路到寧夏。這一條得自己有汽車纔成，另一條是由蘭州渡黃河，經靖遠，中寧，到寧夏，這一條是大車道，汽車不怕麻煩，亦可一試，第三條則由蘭州沿河而下，直達寧夏。這一條路最舒服，最危險，也最有趣。不過冬天結冰不能走，夏天水漲不能走。從蘭州到靖遠一段又只能走皮筏子，靖遠以下方有船。記者因河上浮槎，久有新志，槎浮不着，筏子也是好的。

先說筏子：縛木爲架，大小視需要而定。架下縛着牛皮或羊皮「氣囊」。架上堆着貨物，搭上小蓆篷，聊可容膝。乃成黃河上的交通利器。「氣囊」多半是羊皮的。把羊殺了，頭割下，毛剃光，皮整個剝下來，把頸子和三隻腳都縫好，留下第四隻來「打氣」。皮裏灌些脂肪，以免「洩氣」，「打氣」的方法是「吹牛」，有時用牛皮，則可以把羊毛塞在囊裏。反正可以在水上漂漂蕩蕩即成。走到地頭時把木料賣掉，氣囊自己挑回來可也。小蓆篷通常是五尺長，四尺寬，三尺高，住一個人正好，兩個人勉強，三個人受不了。可是，却多半得住三個人！但是，坐筏子實在舒服。可以睡覺，可以看書，可以談天，還可以繞着筏子散步。不過得自帶伙食。否則停在荒灘邊時即毫無辦法。

平時春秋兩季每星期最少有一兩隻筏子離蘭赴寧綏等地。記者因自青海歸來，季節較晚。已到十月末，即進冰期。普通筏子已經停航了。幸好當時蒙古衛生院由蘭遷寧，自己包的筏子，準備冒險一走。於是乃順便措油，這兩個筏子各約五十尺長，二十五尺寬。一個用「

氣囊」六百隻，一個用五百隻，停在東關外黃河邊，真是洋洋大觀，哄動蘭州市。據說十載以來，這是第二次見到如是大的筏子。大約一百名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朋友擠在上面。還有許多行李藥品，倒還有餘地可以散步「遊騷」，誠大快事。

使筏子的「把勢」是一行專門家。他們多半是蘭州的回教徒。「一把撐開！」「一把拉住！」嚷嚷不已。除去掌漿（兼作舵用）外，就是對氣囊潑水以免開裂，「打氣」，吵嘴，罵人，啃大餅，以用黃河作茶壺的姿態牛飲。但是，「上了筏子一條心」。在和狂流巨浪鬥爭時，充分表現其同舟共濟的精神。這倒是一種發人深省的事。

通過大峽（又名桑園峽）的六十里水程是蘭甯道上最險惡的一段。除去筏子原有的「筏客」外，還加上幾名「峽把勢」。這幾位專門是「送峽」的，出了大峽就回蘭州。在事實上，是專門技術人員，在大峽的驚濤駭浪與水勢鬥爭的是這般人。他們中間也有一位「總司令」，高踞筏頭，兩臂揮舞，左右指揮，一會兒「押住」，一會兒「撐開」。聚精會神，目不旁視，一切都集中在前面的水花上。由這些水花他明瞭這一段的水勢，要把這一百多人的生命從水神的口邊平安地送過去。

桑園峽距蘭州約六十里，峽中萬山雜峙，峭壁巨石，急流如吼。筏子左巖右播，四周白浪翻騰。大家都正襟危坐，擠在小蓆篷中。小姐太太們亦有粉面失色者。記者因不欲令此天下壯觀，失之交臂，乃排叢穢，在傾峽的大把勢的身旁坐下，披襟當風，聽濤聲如雷，看巨

石懸岩，擦肩而過。心神直欲乘風借破空而去，繞蘭州時沿燕灘河上之謳歌低唱，腦海中已不留片影了！

道六十里的峽，左轉右灣，令人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單說出幾個名字，已夠惹一會兒的。其中最驚心動魄的自然是『黃·鍋』。筏子走過，像是沸湯煮麵片，上下浮沈。『狼舌頭』是一塊石壁，直伸水上。筏子冲到舌頭根下，然後轉灣，這塊地方水大了可不成功。有名的『狼舌頭』有去無回！『餓壁』是一片大青石。筏子直冲到壁下，隨着水流轉過去。如果漿撥遲了，衝到壁上，那這篇文章就作不成了！

出得峽來，已約三時，筏子停在西窪口，莊村教家，鷄犬相聞，上得岸去，買了一只鷄，一位外科大夫把牠『開刀』，向老百姓借一個鍋，自己雖未下過廚房，却也湊付熟了，飽餐一頓。第二天還有六個保安隊十同行，那是防歹人的，大峽裏出名的不安靜，隊士們高距筏上，隨時朝天開幾槍，山鳴谷應，似乎可以壯壯胆子。但是有時又不免寒心，到底是回聲還是真的岩上槍聲，可有點難于分別。

『峽把勢』走了，第二天就得看我們自己筏上的把勢。今天的峽短得多，浪雖大而沒有什麼人漩流，不過也夠瞧的。大浪峽浪高三四尺，洶湧澎湃。把勢們幾乎是身子伏在筏子上地奮力爭執。記者亦危立筏邊，拿着一隻照像鏡子橫照豎照。精神全在那上面，不料一浪攔來，筏子一歪，記者立被顛下河去。幸得兒時頑皮，習得戲水的小技。故此把頭伸出冰來時

，還龍趕上筏尾，游將上去，換衣服，吃藥，所以雖然天氣嚴寒，却未着涼生病。憶青海翻草未傷，黃河落水不死，死裏逃生者已二次矣！

快到三時，一陣風起，筏子不能再走，便停在河保口。一位朋友自己弄一個小筏子划着玩，被水冲下去四五里路，好容易自己弄到岸邊，找一個老百姓把筏子背回來，記者等則跑到何保口村子裏，買了點白麵，來了一頓煮麵片。熱湯熱坑，聽窗外風聲，不覺夕陽已西落。

河保口雖靖遠三十里，第三天一早就到靖遠。把勢們說要補皮子，兩天峽一走，皮子壞了好多。同時筏子上也得補充一點食糧。大概一筏子上未帶糧食者只記者一名，好在有屠停主人，叨擾叨擾也罷。

靖遠一南屏山，河繞北，紅山壘峙其左，虎豹坪原樹其右。黃河天險，遠有雪嶺，爲之玉關。又有松山拱翠，；西襟甘涼，南引隴巖，北控朔漠，東接寧固。它是沿黃河扼大道的蘭州屏障，其重要性是不可漠視的，這兒出的名人也不少，北門外有許多「某某故里」的石碑。其中最早也最令人感覺興趣的是「漢大將軍張繡故里」一碑。昨天在筏子上還談「戲宛城」哩！

第四天自靖遠至聚子灘，約一百里。倒是一行無話。晚來正是滿月，大家搬些椅子在河灘上，披大衣裹着，圍了一圈。除去驢故事，談笑話之外，還有唱歌跳舞。不過跳舞是小明

友們的事，當然會後也有「月下之散步」的一幕在表演。記者斜倚凝樹，看東山月色，月暈很重，當時心中一想，大概明天得變天了。

夜來突然風雪，達旦不休，好在記者一到此間，即在甲長家求宿。有熱炕，有湯水，毫不介意。不特此也，逐漸地筏子上人越來越多，三間小屋中擠了二三十人。大家擠在炕上，連隔壁幾家也全擠滿了人。殺鷄買麵，鬧得人仰馬翻。好在件件東西給現錢，又不講價，所以並未博得村人反對，反之，請老太太和孩子們喝棗子粥，尤表示合作之誠。

第六日早上風略定，決定走（不走的話村子裏的鷄該殺完了），過老龍灣。巨石臨空，直壓筏頂，似乎要掉下來，仰面望之，頗有喘不過氣之感！三十餘里後，風又起，乃止于水溝園河邊灘上，風極大，河邊上淘金的朋友們把金床排起，作成一個屏風，中間燒起牛糞烤火，和村人談話家常，倒也一件快事。晚上住在老百姓家。老漢生病，給了他一點藥吃，第二天早上果見減輕，所以關係弄得極好。——水溝園村子本來不小。早兩年「打土豪」，現在乃多敗屋殘垣。元氣一直未曾恢復，村老們搖頭太息。初不知「土地革命」為何物。

在水溝園時因為風大，把第二個筏子的繩子吹斷，把勢們原在岸上，只好跳下河去，游到筏上，再把它划回來。凍冰時節，這個生涯真不好幹！

接着雨天好天氣。第七天自水溝園至大廟堡，凡一百里。第八天自大廟堡至新墩。這都是寧夏境了。新墩離中衛城十里，第九天花在中衛。大家聽說那兒有魚吃，都去上館子吃魚

。關州的魚汁塊錢一條哩！

筏子到寧夏境得納稅，我們兩個筏子納了六十八元，還算是對「官筏子」客氣的意思。沿河稅卡林立，必須查驗放行。筏子順流而下，當然不能馬上「打住」，兵士們很歡喜放兩槍叫站住，這實在是一件傷腦筋的事，因為這些大兵根本不會瞄準，打到筏子上來是很平常的事。

第十天自新墩至于家營子，凡一百三十里。第十一天自于家營子至青銅峽，又一百三十里。沿途已見沙漠，也看見黃羊和狼。青銅峽對岸山上有許多白石堆子，據說是一百單八座塔，又說是穆桂英的旗幟。黃昏中看不清，却也罷了。

第十二天又走一百三十里。停在一個荒灘邊，離村子有三四里路哩。只好睡在筏子上，雖然已經結冰天氣，不過把勢衝到村中弄了許多紅柳柴來，在灘上生起野火，派定守夜的，圍着火在露天睡了一夜。

第十三天上午走了四十里到王洪堡。這是寧夏塘的碼頭，也是黃河逐浪的目的地。把東西卸下來，找一個人家住下。

第十四天一早，弄了一輛轎車，幾個「先遣隊」裝上行李，一鞭子六十里地直到寧夏。這六十里可真長。「寧夏真便宜」，六十里足比別處八十里還多！筏子上的朋友們却是轉朔縣政府弄來的牛車，直走到半夜纔到。

記者們却已銀川飯店住起，洗完澡，吃過飯，在巷裏請些遲遲其來的朋友了。

二十 寧夏小言

寧夏爲今日×戰區的橋樑。自蘭州到綏西，迢迢二千餘里，惟寧夏一線爲繫，它東鄰伊犁昭盟，西擁阿拉善及額濟納兩旗，爲敵人滿蒙政策的必經之路，在今日西北保衛線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寧夏政治之臧否，軍事之是否有把握，都與大西北的保衛及整個的抗戰局勢有關，而且寧夏沿河之區，土地肥沃，形勢重要，趙元昊據之，立西夏數百年之國運。所以我們對寧夏，當不能如以前之忽視。

寧夏位於黃河之西，大漠之南，北界蒙古，南界甘肅，爲禹貢雍州渠搜地，春秋時堯戎所居。秦攘匈奴，取河南北地千里，移民居之，稱爲新秦，寧夏亦爲其一部，黃河自青銅峽北流，由高而下，穿渠極便，于長乃爲朔方河渠農業發達之區，而有一「塞北江南」之號。宋時爲西夏所據，稱盛一時，典章文物，蔚成大觀，而且寧夏居蘭州右翼，與瀘州及西寧成鼎足之勢，爲經營西北之主要據點。屏障秦隴，巍然重鎮，民國十七年因地位重要，乃自甘肅分出，建爲行省。據省面積三十萬零二千四百方公里，分十縣，設治局。另外有兩個直屬行政院的旗，人口據省府二十八年度報告爲七十二萬七千餘人，全部聚居于佔全省面積百分之十的沿黃河的十縣一局中。此外阿拉善及額濟納兩旗約八萬人。關於寧夏的人口，頗值重視。

。據一般估計，民國二十二年爲一百五十萬人，二十三年調查爲一百三十五萬三千八百餘人。二十七年的內政部報告爲九十七萬八千三百餘人，而二十八年的省政府調查爲七十二萬七千四百餘人。此外另加兩個蒙旗中居民約八萬人，則只八十萬餘人。而據熟悉「寧務」的朋友說恐怕實數不能超過六十萬人。這個逐年急遽減退大概由於移民的原因。大量居民，近年來東走伊克昭盟。西走阿拉善旗，北走綏西河套。據說現在綏寧邊境上寧夏移民極多。增加寧夏的人口，實今日要務之一。

(一) 河渠

寧夏的土地居戈壁之南緣，平曠不毛，且鹽性極重，必得河水而潤，濁泥而沃。此外寧夏的氣候也具有沙漠氣候的特徵。每年雨量不過一百公厘，不足以供農耕。但是寧夏自秦漢以來，卽爲農業名區，號西北大糧庫。「天下黃河富寧夏」，使成「塞北江南」者，完全是我們的列祖列宗，胼手胝足，造成寧夏黃河兩岸縱橫如蛛網的溝渠之所賜。

黃河自蘭州以下入峽，岸束流急，勢如建瓴。直到中衛縣境。河面頓寬，水流平緩。歷代以來，各因地勢，鑿築漕田。平涼荒蕪，皆成膏腴。在中衛中寧一帶，河北有美利，太平，新北，舊北，復盛，新化，中濟，長水，豐樂等渠。河南有七星，羚羊角，羚羊壽，羚羊夾，柳青，通濟等渠。分通中衛兩縣之田。自中衛舉黃河東北行二百餘里入青銅峽。峽中石山對立，爲天然渠口。峽東二渠爲秦渠，爲漢渠。其退水則爲天水渠，分溜金積靈武兩縣地。

青銅峽口兩岸爲唐徕，漢延，大清，惠農，雲亭諸幹渠，灌寧朔，夏縣，及水羅地。其水又有其潤，滂渠，永恩，永潤，西官，東官等渠，灌平羅縣田。各渠又復有支渠子渠，于邊溝渠縱橫，田疇相望，不賴天雨，茂蔭豐收。雖地處蒙古草原之邊緣，却極農事之利。總計寧夏于二十八年底，共有渠四十二道，全長二千六百九十二里，支渠二千九百四十三道，子渠及萬。其灌田二百二十八萬餘畝。二十八年新增二支渠，費九千餘元，灌田四萬四千畝。不過我們必須指出這九千元只是草料，木料，及石灰的價格。人工是徵工，石料是舊料，所以省錢。

甯夏各渠之中，最著名的當然爲十大幹渠。其中尤以唐徕渠爲其巨伯。唐徕又名唐渠，開鑿之始不詳。不過漢有御史，尚書，光祿三渠。唐書載李德復光祿廢渠，大概卽是此物，確否待考。渠口在青銅峽八百塔傍山河西。劈黃河之五分之一爲渠口。經寧朔城西，北流至寧夏城西，以達平羅。原由平羅西河退水。不過年久失修，餘水乃退入惠農一帶湖灘。而近年來稍尾渠口林立，號一窩蜂。水量常感不足，也無從洩水。本渠長三百五十三里，支渠五百五十一道，灌田卅六萬餘畝。

漢延渠始於漢。西寇傳云：漢虞胡使謁者郭璜，激河浚渠爲屯田。卽漢延渠之始。渠口在寧夏二道河，經城東而北，由縣屬王澄堡入西河，其後因水流關係，渠口數移，現改設大鵝鄉之九道溝。渠長二百三十九里，支渠四百三十七道，灌田二十五萬餘畝。

惠縣渠係清雍正四年侍郎通智，寤夏道單時書奉旨開，賜名惠縣。原由寧朔縣葉昇條遞水。其後渠口屢遷，現在於進水是民國三年在清塔鄉改起的。渠長三百零六里，支渠六百六十四道，灌田二十八萬餘畝。

大清渠位于唐休漢延之間，原爲賀蘭渠，長僅十餘里。康熙四十七年，水利同知王奎臣重開渠口，改定渠道，計長七十四里，支渠一百二十四道，灌田六萬餘畝。

秦渠在黃河以東，是官渠現在使用中最早的渠。始創于秦，渠口自青銅峽河東開口，經靈武縣北入滂河。乾隆三十八年，又以漢渠舊口爲上口，一渠二口，水勢大暢，其後因河流東移，輒經改修。渠長一百四十三里，支渠二百二十，灌靈武一帶田十四萬餘畝。

漢渠一名漢伯渠，創于漢。也在河東金積縣。與秦渠稱河東二渠。渠口原在青銅峽。乾隆三十八年，又遠迎野馬灘以迎河水。其長九十八里。支渠二百八十九，灌金積田十萬畝。

天水渠在寧朔河忠堡，由秦渠清水溝接漢渠退水以灌田。建于光緒三十四年，長三十六里，支渠七十二，灌田一萬畝。

美利渠在中衛西沙坡下，環縣城一週而西入黃河。相創渠首建于元初董文用，號蜘蛛渠。明嘉靖間大修，並重開新口，名美利渠。長一百五十四里，支渠一百三十七，灌田九萬餘畝。

七星渠口開于中寧縣西泉眼山麓之黃河南岸。首創年代，志書無考。明撫軍焦馨委韓洪

珍大修，乃成今渠。全長一百三十六里，支渠一百二十，灌田五萬七千畝。

昌潤渠係清雍正四年通智所建。原受惠農渠梢空灌田。後因兩渠一口，水流不暢，乃于乾隆三十年在今平羅縣通吉鄉溜子山開口，渠長一百五十里，支渠二百十五，灌田六萬餘畝。

十大幹渠之外，民國二十三年又添了一個雲亭渠，以紀念馬福祥（雲亭）先生。由前經濟委員會撥款三十萬元，由其哲嗣現寧夏省主席馬鴻逵派員督辦。渠名，分段鑿鑿。渠口由惠農渠身開挖。並將惠農渠口加大，以暢水流。計長一百二十餘里，支渠三十九，可灌田二十萬畝。

寧夏的渠工，可以說完全是古人的遺澤。雲亭渠雖是近年所造，但工程方法，全爲當地古法。卽其入口進水，亦仰仗於惠農渠，所以仍爲古人陰蔭。古人渠工制度，相當完備，渠口入水處。築迎河大壩，劈河引水。渠口後十餘里，有石閘以節制水量，入渠之水，以每五寸爲一分，通常是以十二分或十五分爲準則。閘上又有退水閘，水小閉之，逼水入渠；水大啓之，以洩其勢。閘外有滾水壩，河水泛漲時，由此滾出河外，以免堵塞。閘後正閘之水，只循分寸入渠，不多不少。此外又有排水閘，尾閘，堤埂，湖沼，橋樑等各有任務。各渠兩岸，用草築土，堵水成渠者曰「壩」。治壩居民挖小渠引水入田曰子渠，壩上建小木閘以束水者曰「陡口」。有高田受水於甲渠而中隔乙渠者，則於乙渠上架木槽渡之，號曰「飛槽」。

，有渠水入河湖而彼阻於他渠者，則於渠底砌石爲洞以洩水，名「暗洞」。人民除田賦外，每年按出納草，木椿，紅柳，白茨，苦菁草，石塊等於渠工，總名「塢料」。草稱「塢草」，供險處和土築壩或閉閘堵口用，椿曰「沙椿」。用釘閘底及壩岸以固土質，渠身被水沖處，必用土草築墩以逼水，外護柳茨沙椿。名曰「碼頭」。苦菁草用爲繩索。在修理閘底時，亦鋪以柳茨，釘以沙椿，鋪以石條，使能堅固。

每年河凍時用草堵塞渠口，名曰「堵壩」，到清明時徵派民夫，挑渠填壩，力役一月，名曰「春工」，至立夏掣去所堵之壩，放水入渠，名曰「開水」，開水的時候，必先塞上段各口，趕水至梢，名曰「封水」，又防水大沖決，一面將陡口開放一二分，名曰「滾水」，等水已至梢，乃開上流各陡口，任其澆灌，既足，又逼水至梢，封與俵，周而復始，以長夏禾，名曰「頭輪水」。立秋日放水至寒露日止，以長秋禾，名「二輪水」。立冬日起至小雪日止，放水以備春耕，名「三輪冬水」。大概頭輪水以立夏後十日內外得水爲佳，秋田年前不澆冬水，俟新水澆灌，乃可下種。故二輪水爲最要，冬水在立冬前須澆遍，緩則凍結，卽無濟於事。夏秋而禾，得水四次爲大穫。三次者豐收，二次者減半，一次或過遲均不佳。所有各渠修浚營壩，均各有委員負責而受建設廳之指導。

渠自利亦復有弊，弊在渠莊，卽渠官，渠紳，渠吏之流，凡水不足，時不對，及渠工失當皆是渠莊作怪。按舊例在民國二十七年前每六十畝須出夫一名，每夫工作三十日爲春江

，按地畝計則二十七年應有工人二萬九千人，實鹽工者不及一萬五千人，此中有一半是買放
的，爲針對此蛙，現改爲每百畝一夫，再受益農多輸流負擔。設千畝長及萬畝長部勒之。

墾料之蛙，多半在贖收時之一「石三點」。即同一材料，輸流到各渠應點，因而冊上有
材料而實際沒有，現則改行監視點驗及管理監工制度，使其無從挪借，至於各種墾料及水利
費，除撥款外，過去每畝約派一角六分至四角。二十七年改爲官辦，每畝一律減爲一角四
分，二十八年又減爲一角，薄一筆款子每年約三十萬元，已於二十八年暫免一年，由省府自
「籌餘」撥付，此五年，則由中央撥建設費中支付。

寧夏各渠因進口多存出缺，石質堅硬，不易潰塞。不過挑水難於節制，渠身澗度太大，
淤積較易，現正在裁灣取直中，退水閘也在增加，現在各渠灌地二百餘萬畝，渠道改良，水
量充足後可再加二百萬畝，各渠退水溝多塞，以致退水成湖，無地可去，如能把溝修好，退
水有所歸，鹹鹼能冲刷，則又可多灌二百萬畝，三共七百餘萬畝。渠溝之外，還有河道的改
良，此事從保護堤岸，控灘堵汶入手，中等中衛兩縣河佔平沙三分之二，田僅三分之一，而
河流除正槽外，不過一二尺深。如能控灘堵汶，使歸正流，則河水歸槽後，土地可以增加。
二十八年在中寧以七百餘元之材料費，徵用民夫，堵了兩條小河汶，增地九千餘畝，即其一
例，不過這個辦法有與河爭地的危險，現正在詳細研究中。

寧夏的出產，有所謂「紅黑白花」四寶，紅寶爲枸杞，黑寶爲鴉片，白寶爲灘羊皮，花寶爲甘草。另外還有食糧，不過食糧一則太重，二則賣不出高價，所以雖以食爲天，却不以爲寶，如今黑寶在原則上也禁止種植並販賣，所以也只剩三寶了，過去這些寶及食糧均運赴包頭綏遠，轉售天津。現在却全由夏省銀行統制，以免資敵，二十八年曾有一批四川小販，每人一担或一車枸杞預備挑回成都賣十大桶膏，亦因難免資敵而被扣，足見其統制之嚴格，至于寧夏的進口貨，並不甚困難。吳忠堡一地據說存貨值千萬元，足供整個西北之需，大概這些貨的來源有三，一條自包頭經後套沿河而上。這一路最不穩，時常被扣，另一路自大廟子走狼山背後草地，繞到三聖公或磴口，此路亦不好。二十八年冬季即被扣了兩三駱駝，第三路自包頭過河，經伊盟到吳忠堡，比較最安全。

(三) 教育

寧夏的學齡兒童據二十九年四月的報告有九萬五千人，省境內計有小學二百三十所，學生一萬六千六百人（內女生二千五百人）。經費二十萬四千元。此外還有短期小學一百十八所，學生八千七百名（內女生二千七百名），經費爲四萬七千元。寧夏有三個中等學校。一個寧夏中學，一個寧夏師範，一個中衝簡師。共有學生五百二十二名，內女生五十一名。經費十萬零九百七十元，大學校是沒日的，教育廳所津貼的在省外大學留學的寧夏學生却有四十七名。經費六千八百八十元，此外還有室內識字班三十二處，學生四千五百三十六名。

天誦字班一百十六班，學生二萬零四百十七名。

津夏教育本來難辦，地曠人稀，村子與村子間的距離，常達四五十里。一村之中又只有十家八家人。學校的地點很難安排。同時學校的『風氣』，有許多特別的。所以女子教育更難發達。而今利用政治的力量，設立誦字班凡住在十里以內，每三天必到班上課。於是紅女黑男，列隊而坐，誦文字，唱黨歌，背國民公約，習三民主義，朝氣漸起矣。

二十一 踏破賀蘭山缺

住在寧夏城內，每日西望賀蘭山。除去山頂積雪，映碧天似一抹微雲外，就是滿目金紫，極為壯觀，誦武穆滿江紅詞，輒自思『怨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之快舉，實不能交臂失之，當然，現在賀蘭山缺的那一邊，所見不是匈奴，而是我們中華民族中的蒙古同胞。所以此行的希望，僅在越過賀蘭山後，一見『風吹草低見牛羊』之真正塞外風光，在蒙古包中聽馬頭琴，談蒙古事，以測驗各方情緒，而求對蒙古情形有多一點的了解，免蹈聰明人坐在亭子間裏談『民族問題』的覆轍而貽笑大方，基于上述之決心，乃駕長車，作定遠遊。

一輛雙套騾車，所乘僅記者一人，行囊二事，真是極輕便之簡事，不過車夫仍然優哉遊哉，跨在車轅上打瞌睡，任兩匹懶馬信步所之，本來車夫之對牲畜，只有自己牛氣時以之爲牛氣筒，決不肯爲客人趕路而快走一程，此輩中外聖人，都爲車夫留下『欲速則不達』的古

辨爲護符。記者何人，龍離經叛道以措車夫快走乎？

出寧夏西門十里爲新城，又名滿城，城西越渠道一，渠爲唐徕之一支，渠東爲耕地，渠西具蒙古草原的風格，實則此間過去洪恩渠未淤塞前，賀蘭山東麓地全係膏腴。近年以來，渠道失修，故沙漠氣象，又見于寧夏近部耳。

一大碗山藥蛋（番薯）既羊肉煮麵片，卽上熱炕睡，炕上人不多，計店東一，旅客三，在西北旅行，此等，『炕伴』是最上等的，所引爲憾者，卽午夜二時，炕正熱，睡正濃，而車夫促起，再上征途耳。

晨三時發平光堡，明月疏星，夜寒正情。除去前面賀蘭山一片黑影外，四望漠漠，古人『中天懸明月』之句，讀時只覺其平淡，而今在荒原冬夜，單車孤旅時思之，方識其確實不移，不能更一字！

車行二十里入山口。入山不遠有古長城。城爲土築，大抵仍爲明代邊城之一段，明代邊功最差。卽以此一段長城而論，城築在賀蘭山麓，氣魄未免太小，築城自宋，原是『埃打戰路』。而且不築在山之西而在山之東，使『胡兒』盡得賀蘭山險要，如此而想阻胡馬南下，未免過于樂觀。惟記者對於『築城』，只看過淺本教範，所說仍只能算外行話，不值高嘲一笑。

入山十里爲三關口，又是三關口，又有楊六郎，自南口之三關口，臨六盤山，而賀蘭山

，記者自平西輾轉西北，已三遇三關口。不知當時楊六郎究竟是如老子一氣化三清。據守三個相隔幾千里的三關口否？

三關口有蒙古稅卡一個，門口掛了兩面虎頭牌，「奉旗政府諭，嚴查偷漏，杜防奸究。」對於來往車輛，凡貨按值徵稅，客車則每車收米一升，卡上有蒙吏三名，記者下車入卡時，正在坑上過癮。使之也沈溺于無底的黑藉苦海中！

稅卡中喝了兩杯熱茶，暖一暖半僵的寒體，再行三十里，至賀蘭西麓的長流水。打尖之後，又四十里至姚壩，爲南王爺府止宿，凡行一百里，不過里很大，總在一百二十里以上。朋友們早就說過：「寧夏只有兩件東西便宜，里其一也。」四十里也許就會有二十里，大是常事。

另有感者：卽地圖上畫有自寧夏至定遠營的公路，欲純依地圖而言，則其公路線實爲那差牽馬（不能騎馬有跌死的希望。）迨賀蘭山的山徑，到定遠營只有記者所走的這一條大車路。此路事實上固可勉強走汽車，但是如果認它爲公路，則北方所有的大車路均爲上等公路，而中國之公路網亦可算世界最密者。此再代目，反正對的機會很少！

熱炕酣睡之餘，又是三時卽起，四時出發。沿賀蘭山西麓北行。西望平沙無限，極目荒涼，朝陽初上的時候，霧氣上騰，又看到沙漠中的奇景！海水層樓，天涯似乎是一片碧湖，有園葵樹，有人，有馬，歷歷如生，久久不滅。正要問車夫前面是什麼湖時，却又轉眼俱失

，霄瞻看見這個幻景時，感是心神俱爽，大抵沙漠之迷人，幻景實在具有極大的魔力。

下午三時許車抵定遠營，凡行七十里，營在兩個小山脊之間。中有溪流，地勢很好。城的建築也很精緻，到後由阿拉善旗政府命祥泰隆號招待。這是記遠書第一家山西商號。貨有綢緞有雜貨，後有定遠營的盛譽。清末民初間，每年經手輸出皮毛值百餘萬元，輸入布疋請余雜貨年則數千萬元。現在戰時貿易仍年產數十萬元。不津綏包陝北寧夏及沙漠中均有分莊及代理人長年居住，收售貨物。外來賓客亦多由該號招待。抗戰前敵會板垣征四郎曾一度來定遠營，即住記者所居之室，這倒是一件怪有趣的事。

定遠營的建築據該城鎮關門上的碑記所載，係清雍正八年岳鍾琪奏建，岳氏碑記原文曰：「寧夏北賀蘭山，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聖心軫念山後一帶，切近寧城。特移厄洛特郡王阿寶部落于西海，渡尼爾多斯七佐領于河東。險要盡歸內地。命侍郎臣邁智，細行踏看。復命會同督臣岳鍾琪，詳議具奏。嗣命臣邁智暨光祿卿臣史在用，督理工務。修濬溝渠，農具潤雨渠，建設新渠寶豐兩縣，安插二萬餘戶。耕墾遍野。如賀蘭山後葡萄泉等處。水甘土肥。引導諸泉，亦可耕種。兼之山陰挺生松柏，綠中散瘡紅鹽。且形勢扼輸魯往來之捷徑，控關塞七十二處之隘口，奉旨特設一營，名曰定遠營。爰相地形之高下，因山築城，氣勢軒昂。設武弁，置屯兵。西接平羌，遙通哈密巴里坤等處。東接威鎮，遠達三受降城兩狼山要地。內外連絡，邊疆寧靜。聖製廣運，神武遠施，億萬斯年，咸載帝德之高深矣。因

紀盛事，而鑄之石。雍正八年歲在庚戌秋八月之吉。

由于這一篇碑記，我們就可以了解定邊營築城的經過及其所處的優越形勢，不必記者再來曉舌。

定邊營爲阿拉善旗政府所在地，阿拉善旗爲元太祖仲弟哈布哈薩爾之苗裔。據雲貴記（郡陽魏源著）載：「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謂阿拉山蒙古也。亦言爲阿拉善。賀蘭山之轉。其地在河套，東寧夏，西甘州，南涼州，北朔州，表延七百餘里，山陽爲內地，幽陰爲蒙古游牧漠北地。……唐吐蕃，宋西夏，明爲邊外地。」又曰：「明末願實汗子曰願齊圖汗，游牧套西。而願實汗季子巴延阿玉什，生子十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爲二部分地之始。康熙十六年爲噶爾丹侵襲，所部潰敗，或投西藏，或被擄歸伊犁。而和羅理族避居大革灘，廬張萬餘，守汛吏驅之不走，並有準噶爾逃人數百從之，騷擾近邊。詰宥其飢困竄擾之罪。和羅理求達賴喇嘛表請甘州東北之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山，卽古賀蘭山陰者，賜其游牧，以距邊六十里爲界，詔許之。是爲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後和羅理叛逃。三十一年又復悔罪乞降，詔仍牧阿拉山，給扎薩克印，編二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二。四十二年復有額濟納土爾扈特人來降，廷議以阿拉山屏蔽寧夏，和碩特舊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敕札薩克郡王阿智都兼歸牧山後，自是遂與青海分郡。」阿拉善扎薩克原爲郡王，其後因尙公主爲駙馬，晉和碩親王，于是阿拉善厄魯特乃成阿拉善和碩特，

現任扎薩克和碩親王達理札雅，也是遜清王族。夫婦二人又生在北平，長在北平，學在北平，對於蒙古語言及文字，雖不甚了了，然而對於一個北平世家子弟所應知的聲色犬馬，則頗明瞭。人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有好助手，有好領導，不難作番事業出來。

阿拉善旗東界賀蘭山，南界甘肅，西抵額濟納旗，北鄰外蒙古，約佔地圖上寧夏之五分之一，地爲蒙古草原及沙漠。居民據估計最高不過八萬人，（旗政府對於旗內情況，按舊例每三年調查一次，稱曰比丁，不過外人絕對不可得而知之。）

阿拉善旗的政治領袖爲「王爺」。王爺有令，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這句話對一般蒙民是絕對兌現的。以王爺爲領袖的政治組織爲旗政府。下設政務處，典儀處，及理事官廳。政務處除扎薩克親王外，有護印協理台吉（貴族）一員，記名協理台吉一員。管旗章京二員，梅林章京二員，其下有參領佐領及事務人員多名，又有驍騎校八員，掌全旗軍事。

典儀處設排擯達數名，專管王府的服飾用品的一切典儀。

理事官廳則是「法院」，設總管達拉古十一人爲法官。

全旗分爲三十六「巴各」（部落），每巴各設協理，掌本巴各一切事宜。

最近的新編制又設有阿拉善游擊區司令部，由「王爺」兼任司令。有保安隊，由護印協理台吉（俗稱大協理者）任總隊長，每巴各設保安隊一大隊。人數不。等在此我們必須說明，蒙古的舊制是全男皆兵制。生產事業平時即操于女子之手。男子完全伴食，戰時統令下

，所有壯丁攬策策馬，分別集合，以待檢閱。現在主持該旗軍務，協理訓練的軍委會特派軍學專員卽利用這個制度，分期調訓全旗壯丁，授以近代的基本軍事訓練及精神教育。

在教育一方面，阿旗年受中央補助金七千元，設有阿拉善旗之定遠營完全小學，由二十八年正式上課，有學生約二百五十人，其中蒙民十三人。除一般小學課程外，兼習蒙文。另有一個女子小學，由「福晉」任校長，蒙旗委員會駐阿調查組有通俗圖書館，附設民衆學校。不過蒙民子弟來學習的可說絕無僅有。這裏面有許多偽腦筋處。外面人去辦學校，旗方不歡迎。給錢讓他們辦，又慮有其表，鮮有成精可言。大體此事只有用政治力量去解除。長此互相敷衍，却不成辦法。

阿拉善旗的地位，因為扼綏新交通之衝，所以在抗戰的今日，頗為重要。從大廟子百靈廟西行，經烏拉山之背入阿旗，由巴彥圖呼穆廟西可入額濟納以至新疆，北可控制外蒙，南下可至定遠營，由定遠營又可東入寧夏，南下甘涼。這一帶是平坦開闊的草原和沙漠，汽車和坦克車可以運動自如。而沙漠之區，飛機焉可自由起落。所以阿拉善旗的保衛，是我們大西北保衛的重要之一環。若干年來，敵人的特務人員即在這個區域作過相當工作，又因為地處沙漠，人煙稀少，所以阿旗的保衛，除去軍事上必要的準備外，其着重點當在政治，除去促進其進步外，尤須堅定其整個國家民族的信念，並真正為蒙民謀福利，改善其生活。

阿拉善旗為蒙旗中比較富足的。除馬羊牛駝等牲畜及皮毛外，並盛產鹽鹼煤等礦。

蒙民對於抗戰，也有相當認識，據到「中央」，即歸頭稱「賽昂」（好人之意），說「他對我們蒙古同胞好！」說到 委座的名字，也都肅然致敬，說「是中國第一個大官。比王爺大，我們都歸他管。」此等認識，據親身走過阿旗各地的朋友說，是普遍及于經年不與外人來往的偏僻沙窩中。這是一件很令人高興的事。二十七年該旗曾對×戰區獻羊皮一千件，鹽十萬斤。二十八年秋又獻金三萬元。他們認此為應盡的天職，所以蒙古同胞是可愛的。

額濟納旗在阿拉善以西，為古弱水居延之區。不過地貧人少。全旗不及萬人，威遠營的幾頂帳篷和土房子，實在不能與定遠營的城垣相比。不過其地位却極重要。二十六年解決了一個二十多人的敵方特務機關。現在我們在那兒除設一個軍事專員外，也有相當配備。新疆方面，也設一個連絡參謀，額濟納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二十一 寧綏風霜

從寧夏到綏西有公路一條，大車路一條，及黃河三條，其中最理想的當然是黃河之流路。一千多里地，坐上皮筏子或木船，天氣晴和，不風不雨，順流而下，六七日足矣。而且平穩，可以看書，可以寫字，可以散步，可以打一橋。或且燒鷄煮肉，生活頗為安閒。不過數九寒天，河水凍結，此路已斷，只好望冰興嘆了。

坐大車完全沿黃河西岸而行，約需十幾天，其中有四天經過蒙古草原和沙漠。數十里

小店，除一坑一鍋，涼水柴草之外，一概不備。行者自己帶着糧食及被褥，方免凍餓。每日行程平均約七八十里。死站頭，一站換一站走，並且迎面北風，即令放下車簾，擁裘危坐，亦體寒欲僵。

另一條路是坐汽車。自石咀山至渡口堂一大段，因避免河西的沙漠須走河東。大約三天可以到達。不過公路有點五癆七傷，車子拋上顛下。餓着走得胃病，飽着走得盲腸炎。所以一位老在西北旅行的外國朋友在寧夏時語記者曰：「在中國之西北旅行，自然以中國式之汽車為佳。汽車一物，不必自取煩惱。」故記者對綏遠之行，自始即未希望汽車。後來一問之下，一月半月也不定有車去，而且此間油貴如金。連綏西部隊長官到前方觀察都只能騎馬。則流浪客如記者，又豈能坐汽車乎？

准此，乃從外籍友人之忠告，決計坐大車去。

一輛轎車，厚毡圍起，一騾一馬。記者一人，行囊二事，外車夫一名，相當輕鬆。所以從寧夏到李崗堡之四十二「大里」，一鞭子走了五個半小時即達。等了好久，同行之一車方來。結果兩個車夫對暖一陣完事。

走「西路」的人最少得有兩部車子同行。隻身單槍，不特不能自衛，反足自害。但是人多到十名以上，則食宿又有不便。所以起程之先，車夫間都有連絡。記者之行，即為兩個車的集團。連車夫一共六名，頗為輝煌。

車夫們又有一個特徵。大家都有其固定的站口，認定的店。不論天早天晚，人多人少。不到站絕對趕到，到了店絕對不走。非至萬不得已，決不離旅客指揮。但是一到店中，却又和店主東對吵對罵，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走時恨恨不已，下次却又投到這家。大概「車船店腳牙」之流，總非在大學中研究社會學者所能了解。

四個人兩個熱炕，正睡得舒服，而門外大呼小叫，請準備起程。拿錶來看，不過兩點。但是此行由車夫負責指揮，說走就走，說住就住。我儘非此道「專家」，只有聽命而行。于是乃起來喝口熱水，三時就道。冬夜寒星，倍覺淒涼。雖然沒有什麼風，而悄寒侵入，毛衣棉衣之外，老羊皮大衣亦不覺暖。好在車中只有一個人，擁被而臥，不知東方之既白。所苦者一雙尊足，雖然皮襪毡鞋，亦凍得生疼耳。

從上午三時走到下午三時，黃渠橋。其中花去二小時在平羅打尖。十小時走了九十大里。所行者為寧夏省之土面「公路」。雖然汽車走來跳舞，大車行之，倒還不覺什麼。

黃渠橋之夜，車夫們忙了一夜。除去向店家買馬乾料豆供沙漠中馬食外，還買白米。因為此間還用舊斗。折算下來，每斗較較西便宜百分之三十。後套又少米，帶米乃最大好買賣。其實記者此行，兩車車夫所帶除白米外，有胡菽，有紙煙，不過後來據說紙煙賠了本。因為黃河凍結，綏西商人自包頭走冰上來了一批紙煙，將貨價壓低了。

天明方發，慢慢地走。自七時半至二時半，行六十里至石嘴山。黃河至此已凍，河面變

狹，已經凍住。不過此段冰尙未堅，人馬車輛還未利用此道冰營。此間地勢頗好，四圍滿邱起伏。其北即沙漠與草地。如果扼住此嘴，堅拒由北方南下之敵，則日久師疲。不用打，餓也要把來窮餓跑。不過二十二年孫殿英入寧夏之役，却長驅而過石嘴子。倒是某傳記者所不明白的事。

石嘴山的風沙，已具塞外荒涼氣象。夜間三時起程，小臥車中，只聽得車輪轉轉之聲，也不覺什麼。等到天色一明，即見滿目衰草，無復人家。並且又刮着一天風。黃沙四合，一片昏黃，像是霧，又像帛紗。風聲慘厲，聽之不歡。滿挾着黃沙的空氣又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沿着河走。「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之句，一字不可移。難怪昔人對於塞外，多淒涼之音。

走了几十里，住河拐子。其中在兒子店打尖。這兩個店都是獨家村。幾十里地只有那兩家。過去還是馮煥章先生在西北時沿黃河西岸建汽車路時的休息站。現在因為沙漠東移，公路改向河東。這幾處休息站又屢經火燬，倍極荒涼。只有兩間大屋，兩個熱炕。所有店東，夥計，客人，車伕，牧童，販夫，走卒，太太，小姐，都同炕而眠。一切平等。什麼階級男女，都一掃而空。並且還有點生存競爭的意味。各不相助。自家拿出麵來自家作饅頭充饑自家吃。北方習慣的「讓一讓」，此間亦不見之。這種社會，倒有半個好處，大家赤裸裸地，沒有虛偽，沒有欺騙。

正在好睡時（越往這種沙丁魚式的小店越睡得香甜，大概是天生的流淚命！）來子爲着武裝同志，據說是熱河先遣軍派到寧夏領餉的。一共一千餘元，而八人十馬，走了一個月，開支路費二百多，新餉尚不在內。這個算盤不知如何打。但是現在在綏西已決行增設銀行，此後領餉當可方便些。

這八位同志來了後，自然不免熱鬧一場，原來已具有沙丁魚罐子味的炕，還要加八個人，其困難可想而知。但是不讓他們睡熟坑是更不可能。結果幾個老百姓被趕下坑去，讓出半壁天下來。

天明，自河拐子發。行七十里至官地宿。其間在擺子店打尖。這又照例是兩個獨家村。所經除沙窩外，即草地。蒼蒼草連續數十里不絕。比人還高。微風一動，草草低拂。其間牛羊，隨約欲見。「風吹草低見牛羊」之句，平淡無奇。然非身經蒙古草堆者不能道出。足見文章親身經驗過，絕欠親切。

連日所行，皆緊靠河邊。黃河已凍。據說今年河「插」得快。石嘴山以下，凍住了一百多隻煤船。還有好些碎冰打沉了。不過中泓仍有未凍處，流水清冽晶瑩，秀麗之極。冬季的黃河決不似其他季節，濁流狂瀾。沿河又多紅柳林。樹不高，枝有紅色，遠遠望去，似小桃初春，紅杏綻。上映碧天，極豔麗之能事。塞上見此，尤令人心曠神怡，而非昨日黃沙驚天之抑鬱，沿途林中野雉成陣，岸上黃羊結羣，迴不避人。

蒙古草地的青苔草，可說是沙漠中的一寶。青嫩的時候，它是牛羊的飼料。冬來老了，却又見沙漠中最好而且最易得的燃料。其質頗堅，可以作掃帚，編簾子，作屋頂，搓繩索。又是造紙的原料。作戰時是對空偽裝的好材料，一連百十里，大兵團在裏面運動，外面一點也看不出。

自官地行三十里為磴口。是一個縣治。這大概是中國的大縣之一。自石嘴山至此，已走了兩天半，還不到縣境的一半。它除去大之外，別無可述。不過都是寧夏的好缺。它握阿拉善進出口的咽喉，營寧夏及平津交通的要衝，每年稅收，達數十萬元。

磴口打尖後，行十五里的沙漠及十五里的草甸至傅家灣宿。今日計行六十大里。在沙漠裏看見兩個老漢打草子，據說是拿去和在雜糧麵中，用以充飢。這又是一件嚇人聽聞的事！「天下黃河富寧夏」，這個西北大糧庫中的人民，竟要用草子來補充他們的食糧，而黃河上及黃河邊，都又購船滿車地往包綏一帶走食糧。豈亦「蘆併」政策乎？

傅家灣「一宿無話」。次日清晨即發，行七十里至金沙灘着。這又是一個獨家村。到時只下午二時，前距三聖公不過二十五里。但是車夫不肯走，推說三聖公沒有店。其實還是那句老話：「認窩」！

三聖公是西北天主教的一個大本營。這個教區所轄為寧夏綏西及陝北三地，共有教徒四萬餘人。大概寧夏綏西一帶，只要有相當整齊的堡子及茂盛的樹木，就必有天主堂。這些傳

教士們開渠道，墾荒地，築城塞，種樹木，設學校，立醫院，形成一個局面。過去還對其教徒有政治及司法力量，現在政治及司法力量是放棄了，但是他們依然有很大的潛勢力。這個潛勢力也是多年奮鬥的結果。他們以膚髮有別，言語不通的外國人，到我們「志士」們所不屑來的西北，穿中國衣服，學中國習慣，來開渠，墾荒，築城，設市，辦學校，立醫院。我們自己都沒有有人來。我們的「志士」們只在亭子裏寫「民族問題」，在跳舞場上談「開發西北」！結果把西北嬰兒死亡率自百分之七十降到百分之三十的是教士們，設冬季夜校教人讀書的又是教士們。除去外來的少數「移民」外，寧夏及綏西一帶識字的民衆，多半是教徒及才子弟。記者對這些教士們的努力與精神，只有慚愧，沒有臉再說什麼。

自金沙廟行九十里爲補隆潭。沙漠已經走完。至此已入「黃河百害，惟利一奎」之後套。次日又行五十里至黃楊木頭。已是綏遠境界。寧綏分界處爲五郎河。就自然環境看來，毫無區別。有渠處爲田，無渠處爲草。但是一進綏遠境，牆上室內，都有標語，有壁報，有漫畫，使人記得我們還在打戰。精神乃爲之一爽。

在這一爽中，記者乃結束此十日風霜，一鞭殘照之寧綏行。

二十三 綏西軍略談

綏西現在是以後套的五原臨河兩縣，安北半縣，及河套的東勝一縣及蒙古沙漠，不到二

十萬磅人口，來支持我們這個極左翼的西北戰場。爲今日屏障西北國際路線的長城。且爲他日收復華北的重要據點。這一個地區的甘要是，待言的，其奮鬥過程的艱苦也是不待言的。記者在朔風怒吼，燭影搖曳中，對着一位身穿草黃棉布制服，腰圍窄皮帶，滿面紅潤，精神飽滿的豪邁軍人，聽他拍掌捶案談綏西軍事。這一個會見是很可紀念的。回到旅居之後，特將此「五原一夜談」之一部並參以其他諸談話，先成此綏西軍略談。

五臨軍區我方駐軍有××多個單位，綏西戰場之主力，除去騎稱「鐵帽子隊」的騎×軍外，卽爲××副長官的××軍。

××部隊是一向卽被敵人認爲難于應付的。在晉北戰役中，敵酋板垣征四郎引兵南犯，曾經有過一紙命令，謂「本軍當前之敵爲最頑強之××軍」等語。因而××部隊中人自己談起，卽每以「最頑強」爲號。其攻擊精神與犧牲精神，在北方各部隊中是屬于第一流的。在戰鬥上，除去太原守城之外，××部隊也一貫以攻擊爲主。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之商都，尚義，德化，南壕塹攻擊，會令縱燃敵人有手足無所措之苦。可惜張北攻路部隊失措，以致功虧一簣，令華北戰局演成今日的局面。事後××部隊爲了解張家口之圍，猛攻柏家莊，爲挽回折口的頹勢，五路出擊，攻佔舊河北。太原之後，又有又水，交城，天武鎮，及離石諸戰役。二十七年四月，爲策應魯南戰役，出擊綏南。連下清水河，和林格爾，涼城諸地，直達綏遠城南之一間房。昭君塚前，已可見綏遠市蘇燈光。其後適敵軍分路增援，乃于戰

瀋陽岩田騎兵聯隊並重傷久野村及入江西部隊後，迅速脫離戰鬥。於五月尾偏驢之役，殺碎了敵人「掃蕩」宜生部隊的企圖。二十八日移師綏西。于十二月中冒塞外嚴寒，攻入包頭，殘滅敵軍一千九百名以上。其後自一月尾起連亘三個月，綏西爭奪戰，更予敵第二十六師團及第四騎兵旅以嚴重的打擊。

並且，我們如果再遠溯一點，二十二年春長城戰役的最後一戰，××部隊在懷柔牛欄山對前進之敵逆襲，使之不得中止前進。這是塘沽協定之最後一戰。二十五年冬，××部隊以步兵犯塞外嚴寒，以破釜沈舟的決心，機密的行動，一鼓而再百靈廟。根絕敵人在內蒙活動的根據地。在這一次抄到的秘密文件，乃為我方其後對抗敵人陰謀之根據。其後又緊接着大廟收復，解決敵駐大廟特務機關長小濱大佐以次四十餘名，尤為快事。

太原之役後，宜生部隊又重新生長。它在鬥爭中強太起來，成為綏西二十多個單位的領袖，作為保衛綏西的主力。

在綏東和綏中敵人後方活躍的，還有以綏遠地方武力組成，在一些「素不知兵」的紳士紳，國民黨員，教員，學生等領導的綏遠人民自衛軍，在青山內外，黃河南北，不斷地予侵略者以打擊。由于這幾千健兒堅苦卓絕的奮鬥，使青天白日旗仍然光榮地飄揚于黃河之間；由于他們的努力，對敵人顯示了我們中華民族兒女的正氣；由于他們的苦戰，使敵痛感其所佔領的城市及交通線之不安全。因而敵人就不得以疾風驟雨的姿態，對以大青山為

根據地的自衛軍加以掃蕩。但是，正如一個不可捉摸的影子，我們的自衛軍仍然堅持活躍。並且還不時配合正規部隊，擔任綏遠軍事長官所賦予的任務。

自衛軍是綏遠士紳及黨務人員組成的。成立於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由省紳張欽為主任委員（後任總指揮）。當時的計劃是在綏東，綏南，綏西，綏北，及綏中分×路收容並集合地方團隊，協助正規軍作戰。到十月中綏包相繼淪陷，當時已集結的自衛軍第×路退往黃河以南，第×及第×兩路則逐漸轉進至大青山，在山內建立起抗日根據地來。大青山是綏遠最有名的山脈。一名陰山。它拔海二千公尺以上；蜿蜒數百里，以武川為中心。東西延及陶林固陽等地。南面附臨綏垣。平綏路距山口不過幾十里。山北為百靈廟，所以大青山隔在敵人綏遠兩個主據點——百靈廟及綏垣——之間，正如架在頸子上的把鋼刀，頗為「苦痛」。

從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七年七月，二千孤軍，堅守大青山，不斷地和敵人鬥爭。二十七年四月，老英雄×××入山視察。曾對該軍講話，說「我當年在東北抗日的時候，有全國民衆，捐款幫助，所以作了一點事。此次我在入山之前，總以為你們是幾個文人，聚在一起，向外界吹噓而已。萬想不到你們真有二千鎗馬齊全的健兒，和敵人實幹了不少次，給敵人以重大的打擊。人說孤軍難立，你們倒是孤軍立住。」可見當時的自衛軍是為外人所不知道的。

到了二十七年六月，中央核定按月發給該軍軍費，由綏遠軍事當局負責指揮。該軍乃積

極配合綏遠戰鬥中進行與敵偽的鬥爭。

敵人對於這一條綏遠官腸，自然以去之爲快。所以勳員「掃蕩」，已有七八次之多。但是每一次都被該軍以民衆的組織，地形的利用，分別擊破。敵人又從二十八年一月起，企圖以政治封鎖來協助其軍事「掃蕩」。命令其卯翼下的歸綏，武川，薩拉齊，固陽等四個偽「縣公署」，「嚴令各縣屬陰山內之居民，按指定區域遷移。每戶發給遷居費五十元。移至指定區域後，再按人口多寡，分配耕田及食糧。限期移清。否則皇軍入山，人死物毀，決不寬宥」。並指定以自衛軍駐防地帶爲「移出區」，靠近白固汽車路（自百靈廟至固陽）敵軍勢力所達地爲「移入區」。其間爲敵軍「駐屯區」。這個計劃的最高理想是把民衆和自衛軍分開，使其不能立足。但是事實上若干居民雖被迫移去。若干居民却深移入山，繼續其供應支援的工作。敵方因爲兵力不足，對山口的封鎖也不能發生實效。所以「掃蕩」固然失敗「封鎖」也照樣不靈。大青山中的自衛軍，以及在黃河以南與綏東平綏鐵道沿線的自衛軍，約有八千名的綏遠子弟兵，正在以他們的血肉，建築塞外的新長城。

除去自衛軍駐守的大青山外，在固陽安北兩個敵軍據點中，我軍高居萬台梁。宛如一把尖刀，插上敵人伸向綏西的魔掌。

在五原東約一百五十里，居後套之東端，在烏梁素海之南，有西山咀。地當包五公路的要隘，爲沿河西犯必經之點，依山傍河。形勢天然。二十九年春綏西戰役。我軍克復西山咀

，扼住敵人的退路，來了一個繞中坳，可見西山咀的重要。

黃河以南，除大樹灣及柴證外均在我手。我方至今仍能控制黃河，來往自如。敵人充其量只能在沿河公路以裝甲汽車及騎兵遊弋，以防我方活動而已。

綏西的事因爲後方太遠。一應接濟，都仰賴于二千里以外的西安及蘭州。所以很有孤軍的當勳。而且原臨河之品，人口不衆，收入亦微，無論在人力及資源上，都不能供應一個戰場。但是，我們不特在綏西堅持，而且還造成相當的優勢。這可以說是上下一心，努力苦幹的結果。由于綏西戰場之保持，我們可以隨時自大崑山之線東向進入察北。席捲張垣。更東進熱河，撤華北敵軍之背。綏西在我們北平戰局上有決定的作用。我們在二十六年八月觀察綏戰役中的作戰指導，就是根據這個原則而來的。實踐雖因配合不好而失敗。此後總反攻時却仍有機可乘。今日綏西的堅持與進步，是有遠長的意義而值得我們重視的。

二十四 綏遠談

談到綏遠，一般人士都覺着隔膜得很。一則事遠，二則事繁。綏遠在地图上距中國之中心——蘭州——不遠，但自從三政之家，則雖其活動中心之藍山南京或今朝重慶已太遠。二則聰明人太多，大家都在亭子間裏抱持外國的宗教或「大綱」或「教程」來談中國土地與人民，所以一般人士都認綏遠爲新闢的省份，古語所謂「敵人不謀而同地說綏遠爲「蒙地」。

其間，綏遠之關爲郡縣，是遠在秦漢間的事。秦將蒙恬擊長城，故今綏遠河套地入中國版圖。人民移居其地者自周始，至秦而大盛。到了西漢，開河套青山間地爲定襄，朔方，雲中，五原四郡，山設五十餘縣。其地方之富庶，人口之衆多，當可想見。晉末，河套青山之地先後入石趙苻秦或赫連夏。隋設夏，豐，勝，雲四州，唐仍之。唐末又分入遼夏，及南宋之末，元人蹶興，乃掩有漠南諸地。及元世祖即位，綏遠仍成爲中國之一部。明初邊功末廓，綏遠仍爲蒙古。成吉斯汗仲弟哈布哈薩爾及太祖之後，分據青山以北。太祖十五世孫達延汗據河套爲鄂爾多斯部。至于黃河青山之間，仍爲內地人所居。明置東勝，玉林，雲川，鐵虜，宣德諸衛，旋廢，改東勝廳。綏中之地，旋爲察哈爾小王子之族諳達所據，築城于豐州灘。隆慶中，應妻三娘子勸降明，封順義王。萬曆中，更其城名爲歸化城。是爲西土默特。歸化城又名三娘子城。而今日號稱「漢明妃墓」的昭君塚，據一部份考據家說是三娘子墓。三娘子居歸綏，死後卽葬城外，這是很可能的。

清太宗天聰八年，征察哈爾。土默特部衆悉降，乃編爲二旗，領以左右翼都統。其後青山北之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茂明安，及烏拉特各部來庭，乃相繼編旗，設扎薩克，賜號爲爾察布盟。黃河以南之鄂爾多斯左右盟前後中共六旗亦設扎薩克，後又增前未旗，七旗共號伊克昭盟，是爲內蒙西二盟。

但是，漢人之居綏遠者，仍未斷絕。所以清末決接受既成事實，大規模放墾。欽差大臣

貽穀奉命入綏，主持整務。于是綏遠漢人勢力又振。民國之後，說都統，劃爲特別區。到十七年正式改省，現在共有十七縣。一設治局，又蒙旗十八。全省面積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方英里。人口約二百十萬人。

綏遠屏障甘陝，連接外蒙，遙控新疆。在我們大西北的保衛上，有決定的作用。此點觀省在「西北保衛談」及「綏西軍路」中，均有論及。敵方觀察綏于關東軍統制下而稱爲「不棄地帶」，亦坐是故。由綏遠瀾河可至寧夏及甘肅青海；順流而下，則入陝晉。北行入外蒙，西行入寧夏新疆，均有沙漠的天然汽車路可通。機械化部隊正可大出風頭，但是敵人自佔領綏包後，在綏遠到處碰壁，一則固然因爲綏遠不是主戰場，敵人未以全力進攻。但是在傅將軍領導下的幾萬健兒，以血肉之軀，築成塞外的新長城，使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也是一個原因。

綏遠的出產自然以後套的食糧及蒙旗中的牲畜與畜產如皮毛等爲大宗。同時藥材中如黃耆，防風，甘草，礦產中如煤，礫，鹽，鐵等，都是國內有名的。在這裏面，號稱塞上粮庫的後套及其水利，尤噴噴人口。

綏西狼山以南的平原，真是沃野千壘，溝渠縱橫。常年生產七十萬担以上的食糧，使號稱「黃鵬」的黃河，亦得在此以「黃河百害，惟利一套」而自贖。

這一「套」是後套，以別于包括東勝縣及伊克昭盟的河套。後套包括五原臨河安北三縣

。黃河自寧夏入綏西。其故道經狼山南麓，至烏拉山而南。再經西山嘴而東，邊包順，薩拉齊，托克托，南趨陝晉邊境，自滾關東行入海，其後狼山下的河道淤塞，于是乃南行改道，爲今日之河流。改道的年代一時無考。不過就「綏遠歷代疆域圖」看，唐以前的河道仍在狼山脚下，唐以後卽爲今道。所以改道應在唐代，不過改道之後，故河仍有水流，卽爲今日之烏加河。新舊兩河並行如弓，今河是弦，舊河爲背，至西山咀合流而東。所以後套也可以說是一個「島」。南北平均約一百里，東西約五百里，共約五萬平方里。有土地十八萬餘頃。渠道縱橫，川塹肥沃，糧產豐富，素有塞上糧庫之稱。

在這十八萬餘頃的土地中，除啖若干沙梁，草地，鹹灘，湖沼約八萬餘頃外，可耕地約十萬頃。就放墾冊看，已經人領墾者約三萬頃，但是實際上後套已無餘地，而在這個廣大的面積中，二十八年清丈結果，實際耕種的只有七千頃。這裏面就形成綏西的土地問題。

後套的食糧生產以小麥，糜子，豌豆爲主，高粱與番薯次之，棉花及果木因氣候不宜，可以說沒有。每頃地的最高產量爲一百担（每担一百八十斤），中地五六十担，下地三十担。卽以每頃四十擔計，後套糧產每年應爲四百萬擔，而實際常年不過七十萬擔，二十八年只有三十多萬担。這個原因在於已耕地太少。在十萬頃地中，耕地常年不到二萬頃。有的地因爲灌不到水不能耕，有的則乾脆是地主佔住了不要人耕。有的又是有的地沒有人耕。此外還有一個「減產」的原因，後套的耕作太「原始」。種地不耕地，播種與收穫之間不再加勞力。

這大概是任何地方所無。結果草長得比作物高。反正大家覺得不耕不鋤，照樣糧食足夠吃用，因之幹不必費事。後套人「好吃懶作」之說，也不是無因而發的。

綏西少雨。平常年度每年雨量不過三百公厘，所以田地必須灌溉。灌不上水的地方就是石田。水大了又被淹沒，所以後套之豐歉，完全以黃河水勢之大小為轉移。現時後套在黃河與烏加河之間，已設水利公社的幹渠共十四道，長七百四十九里，能灌地七萬七千七百四十頃。現在實際可灌面積為一萬一千九百四十頃。此外又有支渠三十餘道及未立水利公社之小渠若干，各渠皆自黃河引水北行或東北行，灌田後再流入烏加河歸黃。所以烏加河又名退水渠，這一條河長七百餘里，寬二三十丈至二百餘丈不等，形如弓背。近年來因水利失修，渠稍已多淤塞，水大時退水不及，時有氾濫之苦。現在已由綏遠省政府及經濟部合作，開鑿新退水渠，接連烏加河及黃河。經費四十萬元，由中央補助。工作正在進行中。

除去氾水淤塞外，後套土地不能充分灌溉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地勢的關係。後套的地形是中間高，南北低，高低相差固微，但在黃河水小時水流即不能直達渠梢，所以水流不足，不飽普遍灌溉。第二是渠口土質的問題。寧夏渠之能各盡其利者，青銅峽的石質渠口，不淤不潰，實有絕大關係。但在後套，一片沖積平原，連一片石頭都找不到。黃河「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河身左右遷移。小變動年年有之。所以渠口年年淤塞，年年修整。渠工偶誤時日，水就灌不到。第三是各渠的工程設計，缺乏計劃，工程每多草率，分配也不適宜。有的

就根本聽其淤廢。所以關於後套的渠工，應該用政府的力量，積極從事于修浚管理，纔能充分發揮增加食糧生產的任務。不宜長此放任下去。

後套的土地多半在地主壟斷中。中國如果有「地主」這個階級，則只有綏西寧夏一帶配稱之。其他各省有一二千畝地，即被認為「大戶」，但是在綏西，一二千畝地直是「未入流」。後套的土地是以頃（一百畝）為單位的。一位姓楊的地主，合計其自有地及承租地共四千頃，合四十萬畝。其次是一個姓李的，凡二千頃。此外一千頃以上者約十家，五百頃以上者百餘家。五百頃（五萬畝）以下者不計！

這些地主有的是開闢後套的功臣。他們赤手空拳，進入後套，在滿目荒涼的草原上，佔地墾殖，開闢一個新天地。讀這些人的傳記，正如舊小說中的員外或莊主一樣。軟硬俱全地弄下一大片土地，隱然成那一方的霸主。另一種人則為與後套直接或間接有關的要人。利用其當時的便利，一弄便是幾百或一千頃。他們却永遠住在大都市裏，由「管家」或「副官」在後套收租。這些人同時又是解決後套土地問題之最大障礙。

一般地主之土地取得方法，及十萬頃土地，冊子上放墾三萬頃，而竟無地可放的原因，則如下述：

後套開墾的起源固早，而正式放墾，則在清末貽穀以欽差大臣奉命入綏放墾始。民初設墾務局，專主其事。首勸蒙民將土地陳報，然後再按陳報地畝，招人領墾。墾民初納掛領費

，然後再按官價分三年繳清。領地收入以百分之三十為墾務局辦公費，以百分之三十五歸公，以百分之三十五歸原地主。因為這是一件有收入的事，所以墾務局就以多放為主，以求增加收入。掛領多少，漫無限制，而且又不付現，只要每頃幾元的掛領費，因之墾民也就儘量掛領。有的轉售轉租，有的乾脆即任其荒蕪，以待零價而估。而且掛領之後，地款又不清繳。反正有人情面子，其土地所有權即不生問題。於是地皆有主而墾殖無人，此其一。其次則土劣貪污，上下其手。在放領土地時，清丈田畝時，賄賂公行，利益均沾。領少放多。種多丈少，都是生財之道，空手撈魚，因其職務之便利而無代價取得土地者，民國以來即不少有。其三則放領之際，亦以劃界為準。但與其他各省地少人多，界限分明。後套地廣人稀，平漠無垠。頭冊上固寫「車至大沙梁，西至紅柳灘。」但是沙梁之東邊或是西邊，紅柳灘之左端或是右翼，均未說明，於是即可有幾里地之出入。甚至是那一個沙梁，那一個紅柳灘，亦無說明，可以由領墾者隨意指定。另外還有一種「意存侵佔」的辦法。最聰明的是報領四角，然後向中侵佔，終成事業。此中紀錄最高的一家報領三十多頃，而實際擁有田地為六百七十頃，計二十二倍有餘。

地主自己不種田地，多半轉租，或自行招用佃農或僱農。後套土地屬地主者凡十分之七以上，屬自耕農者佔十分之二三。但是這佃自耕農亦多僱用工人，以協助其本身勞力之不足。從事于土地勞動者佃農約十分之六，自耕農十分之三，地主十分之一。地主與佃農的收入

牙配種「對半」或「四六」。「對半」爲主客各半，捐糧農具牲畜亦各半。「四六」則爲主六佃四，由地主負擔。明捐稅牲畜等。現在綏省府決行改爲「對半」，而由地主負擔一切捐稅牲畜。

後套的佃農及僱農又有「遊耕」的傾向，這些人多半是保德、府谷、河曲、靜樂等地人。每年春天駕牛車，攜妻兒來後套耕作。秋收後又全家回原籍過年。臨時時連屋頂椽子門窗都帶走（後套木料貴），所以冬天走河套，到處都有斷壁殘垣。

因爲每年必須灌上水纔能耕種，沒有水卽成石田，所以後套的田地不能升科。而必于每年播種後丈量一次，然後再根據丈量數字收田賦攤款。這種丈量，謂之「丈量」，大約每頃各項省縣稅款共達四十餘元。

近年以來，綏西移民「新村」很多。其中以河北移民（黃災的災民，于民國二十四五年間移殖）的成績爲最好。十四五年間的山東移民，因主持者私賣墾地，魚肉墾民，結果涉訟。東北移民是「九一八」以後由中央撥款辦的。現在巴音停頓。抗戰前據其自己報告，墾民每月食糧支九百餘元，汽油支二千四百餘元。「新村」中多西服革履，紅唇燙髮的男女。因而來後套開墾之東北墾民，其日用蔬菜食糧，須用汽車到包頭去買！昔綏屯墾軍自二十一年移綏屯墾，除小兵外，凡小隊長以上，現皆成地主。過去爲糧運的主力，現在已改種食糧。抗戰中的綏遠，其戰時氣氛在西北爲最濃。綏西各地，看不到紅男綠女。除去皮袍棉襖

之農民及商人外，即爲制服人員。全體窄皮帶，布制服。「喬門飯」（粉條和豆子，粉豆也）。街頭室內，均有標語，漫畫，壁報。連小孩，婦女，以及蒙古姑娘都會唱救亡歌曲。民衆動員的工作作得相當好。由于二三百個平原青年的協助，綏遠省動員委員會是眞在動員，不似記者在其他各地所看的只是一塊招牌。這就可以解釋綏西以一隅之地，能支持西北戰場而造成光榮的勝利的原因。

二十五 綏敵動態

敵人侵入綏中綏東諸地是在二十六年十月。自此之後，爲要分裂我們大中華民族的團結，榨取我們的經濟資源，加強他們的軍事盤據，便利軍閥浪人的活動，曾有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等設施。使污穢的魔爪，沾污綏遠的清白。至于這個魔爪的活動情形，記者在綏時曾與親自從事于敵後工作之若干黨政軍人員會談，並參看各項報告，約略述之如次。

察綏兩省在敵人心目中，其重要與東北四省相似，同爲其「滿蒙政策」之目標，亦卽爲其吞併中國，獨霸亞洲的「大陸政策」的基礎。所以敵軍部方面，屢次表示察綏爲「不棄地帶」，到不得已時，華南華中或可退出，華北則不撤退，卽令華北退出，察綏亦必不放棄。所以察綏兩省，在系統上乃由敵關東軍負責。在察綏的特務機關及敵方軍政人員，皆由關東軍指揮。而敵在察綏盤據的部隊則稱爲「鐵騎駐屯軍」。沿平綏線共駐有兩個師團，及一

機械化的騎兵旅團。另有空軍，化學兵，及其他特種部隊。

敵人于二十六年十月侵入綏遠後，即開始其傀儡組織，到了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于綏遠，其主席在名義上為烏爾察布盟盟長雲志，而以德王以秘書長名義負責實際責任，但雲王深明大義，拒不赴綏，更抱恨逝世，乃由德王繼任偽主席。

此外察南十縣，敵擬有偽「察南自治政府」，設張家口，由漢奸于某任偽主席。晉北十三縣，組有偽「晉北自治政府」于大同，由漢奸夏恭任偽主席。

到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敵為加強其對察綏的統制，並對我蒙古同胞作進一步的麻醉計，將這三個偽組織合併為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于張家口。仍以德王任偽主席，夏恭及于某任副主席，在這個偽組織的組織表上，它包有察哈爾盟——包括明安旗，商都旗，太僕寺左翼旗，太僕寺右翼旗，鑲白旗，正白旗，正藍旗，鑲黃旗及康保，寶昌，張北，商都，崇禮，多倫，德化，尚義等八旗八縣，由卓特巴扎普（即卓什海）任偽盟長，巴彥塔拉盟——包括綏東鑲藍，正黃，正紅，鑲紅四旗，土默特旗，及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爾，涼城，興和，集寧，豐鎮，陶林，固陽，武川等五旗十一縣。由補音達賴（即包悅卿）為偽盟長——錫林郭勒盟——包括蘇尼特左右翼，烏珠穆沁左右翼，浩濟特左右翼，阿巴圖宏右翼，及阿巴圖爾左右翼等十旗，由林沁旺都特任偽盟長——烏爾察布盟——表列四子王部，茂明安，喀爾喀右翼，及烏拉特前後中等六旗及安北縣，列巴布多爾濟為盟長——伊克昭盟——表列筆鳴爾，

祁王，達拉特 鄂托克 扎薩克，杭錦，烏審等七旗及東勝，五原，臨河，沃野等四縣。朔沙克鄂爾扎布爲盟長 察南政府，包括察南十縣，由漢奸張玉森任僞長官。晉北政府，包括晉北十三縣，由漢奸田汝弼任僞長官。及厚和（歸綏）及張家口兩特市，包頭大同兩普通市。各盟之下設官房及民政，畜產，保安等廳。

這裏面，我們必須指出伊克昭盟仍由我軍駐守。烏拉特東西兩公旗亦然。伊盟盟長沙王現任綏境蒙政會委員長，國府委員，內向之心極爲精誠。敵人威脅利誘，毫無所動。東西兩公旗的「女王」巴雲英和奇俊峯。于二十九年春赴渝逃職，曾受各方歡迎。其他淪陷各旗的王公活佛等，亦不斷派人到傅副長官及沙王處，傾示其內向之志。所以敵人的僞「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充其量只是沐猴而冠，自欺欺人的。

僞組織在行政組織上有參議院，政務院及警務院，另有一個僞蒙古軍總司令。政務院之下設有總務廳，民政，財政，文教，畜產，保安等部，及司法局。各廳部下又分設局處。據二十八年底調查 僞參議院長爲吳鶴齡，僞行政院長卓什海，僞警務院長爲一倭人。僞蒙古軍總司令則爲李守。在各院部廳局，甚至直到鄉鎮公署及警察分局，都有敵顧問盤據其中。一切事務，必須顧問允許，方始照辦，非則打罵隨之，毫不客氣。

敵人在察綏的行政陰謀，最重要的是爭取鄉政。過去敵顧問只止于「縣公署」，現在直達「鄉公署」。其組織辦法，大類昔年山西的村政，並且也編保甲，組保甲自衛團。又爲便

利控制計，推行「大鄉制」。卽一縣分爲幾個大鄉，每一大鄉又包括若干鄉。敵人有事，卽通告大鄉長，由大鄉長負責通知各鄉。

淪陷區內各城市郊居民，必須持有「戶口簿」及「良民證」。「良民證」是每一個人隨身帶的。「戶口簿」則是家家必備的。「良民證」上須貼像片，這對我方工作人員，有極大的不便利。至「戶口簿」，則更爲麻煩。這簿子每家須備二冊，向警察局購領。簿中內容，極其詳盡。舉凡家中男女老少的姓名，職業，籍貫，生日，年齡，宗教，教育程度，及動履不動遷數字，均須載明。非則重罰，或且有生命危險。簿子必須妥藏，除倭人外，絕對不准閱覽。在檢查戶口簿，其人數必與簿中所載符合，否則卽被認爲我方工作人員，加以殺害。家人出行或歸來，均須向警察屬報告，並且一家以上之確保。有親友來暫住亦然。否則卽有危險。移居前事先報告，並攜帶核准，否則不能租得房屋，且有危險。戶口簿亦不准掛失。必須妥爲保藏。敵人如此壓迫，爲的是防備我方工作人員的活動。但是事實上我方人員在敵後，來往行止，頗爲自如。且按期有報告到負責機關來。——否則記者亦寫不出這一段也。

對於蒙回同胞，敵人亦極感憂慮之絕事。對於想宰賣者，多給高官厚祿以迷惑其神志。對於一般蒙回同胞，則給予各種便利。例如舉行各項檢查時，對於蒙回同胞，略如詢問，卽便放行。對於蒙回商人，則以較高價格收買其商品，在野治組織上蒙古已有偽「蒙古聯合

自治政府」，對同胞則以所謂「回教國」為餌。在各縣由敵人代組偽回民公會，並成立偽回民自治會及訓練班等，訓練漢奸，分派赴甘寧青各地同胞聚居之所，收購皮毛，刺探消息。

敵人的教育工作，據二十八年底所得報告，在偽「文教部」下設「蒙古文化學院」及「蒙古文化館」。學院設有師範及中學兩部，校址在歸綏，有蒙漢學生百餘人，教材以日文為主。就學者多漢奸子弟。文化館則為一個圖書館及假研究蒙古文化之名作歪曲宣傳之機關。各地小學，多被壓迫開課，所教亦多為日文及歪曲之教材。教科書由偽滿運來。學生人數不多。大多數家長均寧願其子弟失學或受私塾教育而不願其奴化。

在新聞事業方面，敵人設置了一個「蒙疆新聞社」，社長由倭人擔任，在張家口出版「蒙疆新報」一大張，大同出版「晉北報」一小張，歸綏出版「蒙古日報」一小張，宣化出版「察南報」一小張，其中消息，當然一律「同盟社」，極挑撥離間之能事。

綏遠淪陷區中的金融，全由偽「蒙疆銀行」操縱。該行係敵人就綏遠原有的平市官錢局，中國，交通，及豐業等銀行組成。所發不兌現的紙幣（民間稱為駱駝票，因為票面印有駱駝），確數不知。但是由於市上時常看見其一百元一張的票子，可見其發行額之高。這種票子一有污穢破損，即拒絕行使，同時人民也不願收藏。故一手收進，一手花出。城市內的戲園，飯館，妓院，賭場，煙窟，俱樂部等，生涯鼎盛。主持這些罪惡之數的是日韓浪人，否則決難立足。

法幣的價格，敵人極力壓低。並且禁止使用或收據。凡持有法幣五元以上者即被殺害。但是民衆所收藏者仍爲法幣。

綏遠的出產，多半爲敵人所統制。其中統制最嚴的是皮毛，由敵商三井，三菱，大蒙，滿蒙毛織，滿州畜產，飛松，日毛，鐘淵等八家合組的「八家聯合貿易公司」專利。將綏遠絨毛列爲五等，定價收買。其所定價格約爲過去市價之半。因之一般毛商，曾拒絕出售。敵人爲綏和抵抗，便利掠奪計，准許毛商小量地運往平津出售。但是起運之前，必須持有偽「蒙疆銀行」的許可證。而許可證的發給，又以必須將絨毛售予日商爲條件。所以綏遠絨毛，乃被敵人掠括。同時敵人又派有奸商，分向我綏西，伊盟，及甘寧青等地收購皮毛。這實在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我們在西北各省也由貿易委員會及各省當局合作收購絨毛。但是因爲地方環境欠佳，牧戶得不到利益，中央也不少花錢。反而形成公開或非公開的走私，這個情況不改善，恐怕西北羊毛，很難爲我所有。

綏遠煤產，敵人也加統制。例如歸綏市內，所有煤商經敵人合併爲四家，居民每人每日限購煤一元。事先必須向警察所領取購買證。然後向煤店購買。因爲店少人多，每有在半夜即排隊等候者。有時因爲煤少，即領到證也買不到煤。其痛苦實不堪言。但是事實上歸綏附近，爲綏遠產煤名區。大青山煤及包頭附近石拐子煤，量多質良。住在煤區裏而沒有煤燒。原因是敵人的掠奪。大量綏煤，皆輸往敵國，儲以備用。這種掠奪，便是敵人的「產業開發

與經濟合作！」

敵人在綏遠推行毒化政策，也不遺餘力，綏遠過去固然是產煙區域，但在抗戰前幾年，每年限定減少栽種鴉片的畝數，預計在二十七年左右即可肅清。敵人侵入綏遠後，首于二十七年春季宣佈種煙面積，不加限制，煙款徵收，則仍如舊例。一般淺見農民，以為有利可圖，就紛紛種煙。但是，敵人的狎獍面目，不久就暴露出來。煙款徵收，日益加重。例如薩拉齊縣過去每年煙款罰款，最多不過十五萬元，而二十八年敵人所徵的煙款，則為二十一萬餘元。增加約三分之一，其他各縣皆然。至于各縣應徵煙款的總數，由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規之，各鄉分攤數目，則由偽縣長及敵顧問決定。人民種煙地畝，須詳細丈量。丈量方法，則不一律。包頭托克托等縣由官方直接派員丈量；歸綏由各鄉自丈；薩拉齊則由人民互相監丈。丈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丈量之後，有了煙畝數字，則收款也，收煙也，增加煙畝也，均有根據。用心之苦，可以想見。

既種煙之後，即不准中止。並須逐年增加煙畝。最低亦須維持原額，不得減少。其不願種煙者，肥沃之區須將煙田無條件交出偽官署代種。貧瘠之區則須按此數繳納煙土，不得短少一厘。

煙土的收買及運銷，完全由敵偽組織的「蒙疆土業公司」專利主持。該公司總店設張家口，各地設分公司，各重要縣鎮有「出張所」。察綏原有土商，亦准附股，小煙土商則受該

公司僱用，下鄉看貨收貨，以爲其毒化我同胞的爪牙。該公司收買煙土，完全採強制辦法，農民不准私存一厘。農民自己吸煙，亦必須向售煙處購買。其收買數字，即按照下種時丈量之結果，規定旱田每畝須繳出板貨二十兩，水田三十兩，不得短少。按粟熟時，其收割方法，係以利刃割痕，有白色漿液流出，稱爲奶漿。如漿晒乾，變成黑色硬塊，則爲板貨。大概二十兩板貨，即需一百兩奶漿。三十兩板貨，需一百五十兩奶漿。綏遠土地之肥沃者，大約每畝可產奶漿一百五十兩，尙可應付。其較貧瘠者即難于達到此額。但是不達此額，即受處罰。故唯一方法，即在丈量時賄賂丈量人員，請其少報幾畝。所以丈量煙畝，乃爲小漢奸發財之捷徑。同時敵人牧士雖以板貨爲標準，但實際收貨，則均限奶漿，板貨不收。因爲收了奶漿來兩時，可以摻入其他雜質，又可多賺幾文也。買煙的價格分爲五等。二十八兩收價爲每兩三元五角，三元三角五分，三元二角，三元零五分，及二元九角等五等。事實上並不按頭等給價，最好只列二等，其他皆列三四等。收割時由收購的小漢奸分佈各鄉收買。到十二月以後即回城。另派清查人員去各鄉清查，此時藏有煙土者即爲私煙。可至于死。

綏遠煙的零售，由「土業公司」及其分公司主持。小煙土商亦可于呈請核准並出具保證書及保證金後，代售煙土。所售不論多少，均須貼印花。在二十八年底綏遠計有此項煙土店二百餘家。內歸綏四十餘家，包頭三十餘家。吸煙者毫無限制，只須以每月二角的代價，領取一張「吸食證」。此證每六個月換一次。換領時亦無困難。事實上「吸食證」且具有「良

民證」的效力。在敵人的眼目中，煙民即是順民。此外綏遠大宗煙土，則由該公司轉運平津，銷售外國。

據二十八年底的調查，敵人盤據平綏路的軍隊為兩個師團，一個機械化的騎兵旅團，另有空軍及其他特種部隊。在綏遠境內的為第二十六師團之一部及騎兵第四旅團。平時駐歸綏二千餘名，包頭千餘名，固陽百餘名，安北六百餘名。大樹灣二百餘名，麻池二百餘名，薩拉齊二百餘名，集寧三百餘名，其他淪陷各縣各百名左右。不過時常用汽車調來調去，或多或少，故佈疑陣。至于李守幫所部偽蒙軍則共八個師（番號為一至九師，缺第四師），第一師偽師長郭秀球轄兩團。第二師偽師長陳生轄兩團。第三師偽師長王振華轄兩團。第五師偽師長依復額轄兩團。第六師偽師長罕佈轄兩團。第七師偽師長達密凌燕龍轄三團。第八師偽師長扎青扎布轄三團。第九師偽師長倉都楞轄三團。各師皆為騎兵，每團轄三個連，只有三五百人不等。其中七八九三師實力較充，多係蒙人，鎗械亦較優。這個報告是二十八年底的調查。其後經過綏西戰役，或有變易。

不過無論如何，黃管寧孫總是黃帝子孫。這些偽軍鎗口老是向天。不斷地反正過來。即是未反正的，也與我方有連絡、代表往還，無時或缺。有時代我們購買軍需品，供給情報，頗多贊助。所以事實上偽軍却是敵人代我們養的外衛。

二十六 「內蒙堪察加」

據登朋友說伊克昭盟是「內蒙堪察加」。這一句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有相當理由的。自從一九一八一事變以來，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北的各盟旗，相繼淪陷。二十六年十月，綏包淪陷。號稱西內蒙的土默特旗，綏東四旗，及烏爾察布盟。先後陷入敵人魔手。綏蒙只剩下伊克昭盟一片乾淨土。雖然寧夏境內的阿拉善額濟納兩旗與青海蒙古新疆蒙古仍然無恙。不過相去稍遠。就內蒙而言，伊盟是今日內蒙的最後一片土，也是我們收復內蒙的根據地。准此，稱之爲「內蒙堪察加」，亦自有道理。

同時，這個「內蒙堪察加」對於大西北的保衛，這極地成爲陝北及寧夏的屏障。其重要正如其積極地爲收復察綏的主要根據地一樣。伊盟的確係可以在陝北及寧夏東部建立一個黃沙遍地，邱嶺相接的堡壘，使敵人不能南入邊域，西窺古夏。充其量只能在黃河岸的草原上遊獵。即令伊盟的防禦陣線有變化，則其沙梁起伏的地形，稀少的人煙，都將爲我方有力的遊擊地區。但是萬一不幸而伊盟淪陷，則陝北及寧夏均將感受威脅，西北國際路線之確保，亦將有相當困難。所以伊盟的本身雖不受一般人士的重視。但是其消積的屏障陝寧，積極的收復察綏的功能，却是很明顯地放在那裏。敵人也看中了這兩點，所以自二十六年秋侵入綏包，二十七年春內蒙組織成立後，即不斷地企圖以軍事或政治的力量，來染指伊盟。雖然

就整個局勢而言，敵人的企圖，歷次都告慘敗。但是狼子野心，無時或已。爲針對敵人的陰謀，我們自不能漠然于伊盟的現勢。

伊盟七旗的蒙古同胞爲鄂爾多斯部，爲成吉思汗十五世孫達延汗苗裔。據聖武記國朝綏服蒙古記（郡陽魏源著）載：「鄂爾多斯在河套中，秦蒙恬奪匈奴南地，以陰山爲塞，漢唐之朔方郡也。趙元昊屢據爲竊。元太祖十五世孫始居之爲鄂爾多斯濟農。有九子，分牧而處，是爲今鄂爾多斯七扎薩克之祖。天聰九年，清軍追林丹汗至黃河西始附清。其部本六旗。至乾隆中，滋息復增一旗，設七扎薩克，自爲一盟。」這裏所指增一旗爲右翼前末旗，俗稱扎薩克旗。據說增設的原因，除人口增加外，並因當時右翼前旗某台吉（貴族）從征西域有功，封將軍。右翼前旗扎薩克指揮不動。清廷又爲諡功行賞計，乃增此一旗。確否因沙漠中無官書，待考。

伊盟佔綏遠省之南部，東西北三面沿黃河，南隔邊城而與陝西寧夏交界。在秦漢以前，漢置朔方郡。魏爲夏州。隋爲勝豐兩州地。唐襲稱舊名而屬關內道。其後經五代至金宋，爲西夏所有。元興，滅西夏，建西夏中興路。至明則淪入蒙古。清代編組盟旗時分鄂爾多斯部爲二翼六旗，後增爲七旗。那七旗：

（一）左翼中旗，在中央溝之東，原爲隋唐勝州地。俗稱郡玉旗。是伊盟七旗中唯一封正的旗（其他爵位貝勒或貝子），佔地原約八千八百餘方里。設參領四，佐領十七（一佐領

原轄二百五十戶，但事實上現已無定數。）現任扎薩克爲圖布陞濟爾格勒。

(二) 左翼前旗，在東北部，隨爲榆林郡，唐勝州地。宋人西夏，明設榆林左營。俗稱準噶爾旗。佔地四萬三千三百餘方里。有參領八，佐領四十二。現任扎薩克爲布魯巴達呼爾。

(三) 左翼後旗，在中部東端，隨書勝州地。俗稱達拉特旗。佔地五萬八千餘方里。有參領八，佐領四十。現任扎薩克爲康達多爾濟。

(四) 右翼中旗，在西南部，隋唐爲豐州，俗稱鄂托克旗。佔地十七萬六千八百餘方里。設參領十五，佐領八十三，現任扎薩克爲阿慶扎布。

(五) 右翼前旗，在南部，隋唐時夏勝二州地，俗稱烏審旗，佔地四萬二千餘方里。設參領十，佐領四十二。現任扎薩克爲特岡斯阿穆爾納。

(六) 右翼後旗，在西北部，隋唐爲豐州，俗稱杭錦旗，佔地八萬三千八百餘方里。設參領八，佐領三十七，扎薩克原爲阿勒坦鄂爾濟。兼任伊盟副盟長。惟于二十六年各被敵擄往綏垣。現時旗務由西協溫色登多爾濟代管。

(七) 右翼前末旗，俗稱扎薩克旗。在烏審旗之東，佔地三千餘方里。設參領三，佐領十三，現任扎薩克爲鄂齊爾呼雅克圖。

伊盟盟長是原任扎旗扎薩克六十五歲之老翁沙克都爾扎布。沙王現在是伊盟及綏蒙唯一

領袖人物，一身任國府委員、總領事會委員、總領事官等職，志成持重，德高望深。蒙旗各王公，多半是其子孫。對之敬禮極恭，見着了是無不頭搶地的。

關於伊盟的人口，至今尚不能得一比較可靠的數字。其實蒙旗一切事項之缺乏統計數字，是合研究「蒙務」者頭痛的事。過去每三年「比丁」一次，還可有相當數字為根據。由參佐領之數額，亦可推定旗內人口之多寡。但是民國以來，「比丁」之制久廢。參佐領亦等虛設。所以人口乃不能確知。但據關係方面估計，伊盟人口約十三萬餘人，內蒙民約三萬人，其中達拉特，準噶爾諸旗，蒙民只佔人口數之十分之一強。這個數字記者根據本身在伊盟走過一次的經驗及各方訪問的結果，認為比較可靠。

和其他的「蒙地」一樣，伊盟的主要物產也是牲畜和畜產品。其中烏審旗的馬，鄂托克旗的羊及羊毛，尤為馳名。其他各旗亦盛產馬，牛，羊，駝，羊毛，駝毛，羊皮，及各種野生皮。過去伊盟所產皮毛，都經綏包赴平津，轉運出口。現在雖有一部份北走綏包，但另一部份則南走榆林或寧夏人貿易委員會之手，轉運出口。又有一部份則積存于各牧戶家中。據說現時伊盟存毛約數百萬斤。如何以公平的價格大量收買伊盟皮毛，以活動盟內蒙漢民衆的經濟，倒是一件值得研究的問題。

在伊盟，過去牧草萋萋之地，現在也多變為農田。總計報墾者共在五萬頃左右，不過實

際耕作的却遠不逮此。出產爲糜子，小麥，蕎麥，豆類，及番薯。其中以糜子及番薯爲大宗，是伊盟民衆的主要食糧。

藥材中甘草，葎蓉，枸杞，生地黃，大黃，當歸等，生產亦富。尤以甘草一項，輸出尤多。過去曾達到一年輸出八百萬擔的最高紀錄。在礦產一方面，伊盟盛產鹽，鹹，煤，石綿，銀等。其中煤的蘊藏量極富，且爲火力極強灰分極少的煙煤，容易燃燒，極合家庭之用。

在伊盟的範圍內有兩個「特區」，值得特別提出。一個是東勝縣。這是綏遠縣治之一。明爲東勝衛，清爲東勝廳。處伊盟之中心，爲晉陝綏寧之要衝。地方很大。除去郡王，準噶爾。達拉特，及統帥諸旗間的一片土地外，並包括伊盟各台站，所以地多插花。面積很大，而人口不過三萬人。這是我方黃河以南的軍政中心，其得失可以決定伊盟的命運。敵人于二十七年春季曾以快速部隊，輕騎進襲，圍攻三日夜，終爲我忠勇的八十六師一部健兒擊退。二十九年春記者過東勝時，又值敵人屢次轟炸，使這個塞外孤城的地上添許多大坑。但是除坑之外，四天的轟炸只炸傷一個驢子耳朵，這種戰果倒是世界戰史上所少見的！至于東勝軍政長官之晏日送飯善善，以白麪煮白菜爲珍饈者，亦是後方所未聞。此間真可算「有什麼吃什麼」，與後方之「吃什麼有什麼」完全相反，倒也令人感慨繫之。

另一個「特區」是號稱「挑力民」的狹長地帶。它夾在烏審，杭錦，與鄂托克諸旗之間，直貫達河南岸。長約五百里，寬約二三十里。這兒原爲一片草地，二十年前，爲免除各旗

的一邊區劃分計，招漢人前往墾殖，形成一門緩衝地帶。現在它擁有農家八千戶，人口三萬餘。耕作的三萬多畝。為伊盟主要糧食及牲畜之生產區。二十七年春敵人曾一度侵入挑力民，後被我軍擊退。同時於邊省政府亦自其他方面攻過挑力民人民的領導權。組織並教育民衆。成立伊盟政進步之風。

不但易更勝和挑力民，伊盟各縣在抗賊中也進步了。沙王所屬的扎薩克旗和其鄰近的郡王旗，已在展開保甲及自衛的訓練。

肇陽崗旗因為戰事影響，開化之程度頗深。農產亦富。境內的套胞，只佔其人口之百分之二左右，且都壯健者。現任扎薩克布齊巴顏呼圖年幼，實際任事大權都由東協即奇文英主持。奇氏態度一向開明。作事亦有極當成績。其民衆或曾都到練班之設立，尤開蒙旗之新紀元。老將軍馬古山之死更強境，才為安子綏有牢籠之主導之心。

達拉特旗蒙王人極開明，對於機械的興趣頗大。過去曾被逼赴西安住過一些時，其後又邊淪受到，蒙王王公受訓的先河。

杭錦旗內河勒坦都爾齊于二十六年被敵人擄走後，任僑「蒙右聯合自治政府」的伊克昭盟副盟長兼代盟長。並代遷由敵人挾赴東京及長春「規學」。現在旗務由西協理色登達爾濟主持。

巴彥旗的蘇王過去去輝勢落，現現已把僑於蒙古習居所操縱。後由綏蒙關係方面協助下

親政」。所以他對上級的命令，往往發謾。

那托克旗的旺豐扎布年方弱冠，旗務由大喇嘛章文軒主持。章氏以六十餘的老翁，一身握都羅軍攻大喀，地位頗為實重。就幾句起許敦方在那旗設有特務機關。後來經鄂寶爾等綏蒙首長軍事政治，變管轄下方告解決。章氏與寧夏方面的關係比較密切。

在這些旗政府之上的烏伊克昭盟政府及綏境蒙政會，二者都在扎旗，由沙王負責主持。在綏境蒙政會之上的這有一個塔爾巴哈台公署，由朱綏光將軍主持，綏境蒙政會是由傅百靈廟蒙政會分化而成的，二十三年百靈廟蒙政會成立時，主張東西蒙分立的王公們即認為不宜。其後總王與敦方勾結的形迹日顯，綏境各王公認為不能與之同流合污，所以就轉准中央，于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由烏伊兩盟，土默特旗，及綏東四旗共十八旗合組綏省境內蒙古各盟旗政務自治委員會。現在該會委員長一人（沙王），常務委員三人（土默特旗總管榮祥，烏審旗特王，及郡王旗國王）。委員九至十二人，包括王公和青年，會中設秘書，參事，民治，教育，實業，保安，衛生等七處，及建設，賑濟，財務三委員會。主持一切自治政務事宜。

蒙政會在系統上屬行政院而由指該長官公署指導監督。過去原設歸綏。「七七」之後，各委員均返旗。只有榮祥留在歸綏，保護印信，往返于綏包及杭辦旗之間。其後綏包失陷，他盡棄家屬私財，會攜其妻及蒙政會及土默特旗政府印兩塊，涉水渡河。後來在扎旗恢復蒙

政會，由沙王主持，而由榮以祕書長負責實際責任。

此外負責領伊盟之責的部隊，一共有××個單位。其中以新×師×××（熱河籍的蒙古青年）×××師×××及×××所部為主。這許多伊盟的軍政機關每月須中央支出××萬餘元。

伊盟在蒙古同胞的心目中佔的地位很高。因為蒙古大英雄成吉思汗的陵寢及遺物，多存在伊盟。伊金霍洛的成陵，現在雖已移奉甘肅與陞山。但是伊金霍洛的兩個蒙古包仍在，亦仍為蒙古同胞膜拜之所。記者策馬過此，更憶及郡王旗境大汗道下的馬鞍，準噶爾旗供奉的馬嚼子。對此茫茫黃沙，萋萋白草，匝迎朔風，引領北望。不禁百感交集！忽必烈二次東征，雖均不利，終不失其為大汗之孫。現在張家口的那一般叛逆如德王之流，則太不像此蓋世英雄苗裔。更南望蒙古會，敬希大汗神靈，憑式蒙古的王公，青年，與民衆，使克紹其裘，竟大汗之遺志，恢復蒙古騎士的雄風，存整個中華民族內，負起抗戰建國的責任來。

記者只身匹馬，貫伊盟，訪諸旗，過伊金霍洛，勒馬倚鞍，撫今追昔。不盡欲言。

二十七 榆林雜話

扎薩克旗小住之後，又只身策馬渡沙漠赴榆林。天寒歲暮，風急雪狂。一肩蕭索，滿目荒涼。而沿途村落，又復家家貼新春聯以備過舊年。一沿途聽爆竹，逐驛觀春聯。一氣精神

勢低之。

跋躄于黃沙裏草中者凡四日，終于狂風怒吼中越邊城入塞。又十里，入榆林北門，看到這個堵垣整齊的「小北平」倒頗有親切之感。最低限度一池熱水，洗盡麗月來在沙漠中的積垢。是大得適事。

榆林城南北長而東西狹，周約九里。一條甬北的大街共有石，磚，木各色牌樓十一座。屋宇除被敵機炸毀者外，整齊清潔。四合院子裏陳列些草木，頗有北平之風。城外榆谿河上，遍種楊柳，峽谷中亦多稻田。夏季綠楊青稻，故有「塞上江南」之稱。城內一股流泉，入冬不凍，泉味甘冽，一城飲料均取給于此。

榆林四面皆沙，頗具塞外風格。這個控制晉陝綏的重鎮在明代原爲「九邊」之一。其南無定河，亦古代爭戰殺伐之場。「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邊塞的每一城，每一堡，原是先烈的血肉所築成的。

邊城修于明成化年，爲巡撫余子俊督造，東起黃甫川，西至花馬池。長一千二百里。工程相當浩大。不過歷數百年風沙，已多圯廢。地方豪雄，又多以城塼作私築，其頹也更速。不過榆林北門外十里邊城關門所在的鎮北台，却還屹然聳立。記者于風寒欲雪之際，登台遠眺，塞外黃沙，蒼茫千里。不勝興亡之感。有明之後，數百年不見兵戎。而今綏包變色，長城塞外又爲吾民族爭生死之所，黃沙碧血，能不慨然！

從鎮北台回來，訪維山寺。道經紅石峽。峽中築壩，隔壩流爲二。急流自石穴中入壑，聲如怒吼。四圍皆厚冰，而此間水急如奔瀑。壩旁有刻石，據載此壩爲西夏李元昊（趙元昊）葬親處。因得紅石峽的風水，獨立西夏數百年的國運。齊重野人之語，固不必信。但是如吳真是一個人的墓地，則建墓者的魄力，倒是足以叫人佩服的。

從紅石峽循險磴到維山寺。兩崖刻石，字高逾丈。其中有詞人墨客的警句，也有抗賊標語。維山寺的石室中，小坐傾談，縱論蒙古事，亦嘗以朔窗外朔風，共相奔騰。

後來又到過一次維山寺，和在互原沒有追上，札凌克張也沒有趕到，和內蒙兩女傑——巴賽英及奇凌朵，坐竟日談。以在蒙古宗法社會中沒有什麼地位的女子，在散倫交迫中，犯罵死，冒大難。燦燦日，踏下青天白日旗之下。形觀均謂以察綉的嬌兒，在黃沙白草之間，與敢僞作殊死鬥者，即亦可說殺淘酒的女主人。這是一間不可多得的好處。特別是于朋友的介紹，得作長時間的傾談，不打一驚官腔，更爲西夏奇靈靈與各國新求之福不得了。

金如寺的塔洞中，又與西北智識的×××談談綉及西北諸問題。×××乘車來遊西北，調處各方，頗費苦心。他處事的慎重與自處的恬淡，解決了若干困難。這一個官將之坐鎮邊城，是極相宜的選擇。

×將軍談鋒之利，見解之深，也足令人傾倒。其內容之發表雖須待之他日，不過他所給記者的印象是極深刻的。

榆林是陝北第一名城。有一門榆林中學，一個女子簡易師範，和一個職業中學。它是伊盟出入貿易的一個咽喉。商業則當繁盛。一份陝北日報。亦足補塞上精神食糧之缺乏。而若干青年文化人之新羅，尤足令人感到快慰。

榆林的形勢結束後，即乘車赴綏德。轉赴延安赴西安。中部以南新見關元宵的秧歌隊，令人感到抗戰以來幾度生活的進步。等汽車躍過成陽橋，接近西安西門後，滿街燈火，到處都是活力。看了車成感到興奮！而聽其笙歌，尤令自沙漠中出來的流浪客，有人間天上之感。

二十八 尾聲

西安小住之後，又冒赴陝西一行。黃河線上的戰士，北芒山上遺跡，都去訪問瞻仰過。出潼關的時候適逢冬末，離洛陽時已是「花似錦」的時節。關於河南的一段旅行，因為不屬於西北範圍之內，並且所看的東西多半偏于軍事，所以其紀錄只好「藏之名山」了。

在西安完結後時必舉的手旗。帶着一副是「一番滋味」的心情。我探了一枝正在含蓄的紫丁香，插在衣襟上，結實道一個西北江浪的尾聲一段。

兩具馬蹄在怒吼，旋緊旋到皎潔的白影，迎着太陽向上爬。像是一個巨人，舞着閃爍的寶劍，在和自然爭取空間和時間。此外，白雲一片一片地飄然而奔馳。三千公尺以上的高空

。空氣滿具冬意，雖然三千公尺以下的嘉陵江岸兩側，野薔薇正在盛開，

記者的思潮也隨着馬達在怒吼，隨着白雲在奔騰。

西北——走了十二個月，歷程兩萬多里，在地圖上看還不過是中國中心部之一部份。這是一個寶地。石山和黃土下蘊藏着石油，煤，鐵，金，以及他的資源。沙漠的湖沼裏藏着鹽和礆，這是化學工業的基礎。黃土上溝渠縱橫，盛產着食糧棉花，菜子，及其他的作物。草原上，山坡上，滿佈着羊羣，牛羣，和馬羣。皮毛和其他的畜產品是換取外國的主力。還有年產幾萬元的藥材。這些寶藏正在開闢中。從雲隙裏，我似乎看到在風沙中鑽探油井的青年工程師們，在石山裏鑿着煤塊的工人，在原野上代羊羣治病的獸醫，在沙灘上淘金的「工合」社友。還有大隊的餓殍汽車，在輸送皮毛和茶葉，換取軍火同汽油。物質的西北在進步中，這三年超過了過去的三十年。

我看到西北的軍隊，從黃河岸上駕着坦克飛馳的機械化部隊起，到寧夏沙漠中捧着大刀喊「一二三四」的壯丁止，他們都感覺着自己感着「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去訪問這些壯士，却時常被他們包圍了辯論話，叫報告國際消息。他們要知道歐戰的情況，要知道德國的閃電戰，要知道蘇德關係演化的前途。他們更和我交換關於敵人的情報。三十年前的軍隊固不足以語此。民國二十二年長城頭役時，記者與長城線我軍接觸的經驗，亦不及今日遠甚。西北的軍隊只要對其中的一部份再加一點技術及精神的訓練，那是保衛大西北的新長城。現在的

問題只是整理，訓練，加強組織，訓練人事，統一指揮而已。

我也看到西北的政治。正如朱紹良將軍所說的：「一切都慢慢地來」。這三年的進步雖不能與其他方面的進步比，但是在西北政治史上已經畫了一個新階段。中央的政令已能普遍地推行，主持政務的人也能相當明瞭困難之所在。改革的方案正在實施中，假以時日，西北民衆自然可安衽席。但是，我們也不否認西北政治在今日仍感地方性太濃。有許多事體還不能跳出家族，鄉里，宗教及派別的範圍。抗戰的洪流還未能沖破這許多樊籬，我們特別希望西北各省，各同胞，各宗教的軍政當局們更加努力。

西北宗教上成問題的是過去回教與其他宗教的爭執。其實這個爭執並不是內在的。這是承前清「造成回漢對立」的錯誤政策的餘波而形成的。過去政治的不良及教育的不普及，往往造成以宗教團結的力量作反抗苛政的鬥爭；或者因狹窄的宗派觀念而發生教內的爭執，因而波及教外。過去相互殘殺的歷史是極其令人痛心的，所幸這種現象，已漸消隱。即有若干小事件，主持者亦能善爲周詳處置，因之抗戰以來，大家相安無事。此後只要政治繼續進步，教資繼續普及，則民無所怨，心地開朗，大家自能團結。關於這一點，各地回教團體所辦的學校，訓練班，及其他運動，對調和所謂「教內外情」上有很大的貢獻。

除去宗教問題外，一般人都還重視西北的住民問題，但是，除去一二愚昧的野心家如德王，受外人愚弄，在輿風作浪外，絕大多數的民衆，却安居其處，並無任何問題。對西北各

住民最重要的一點是促進經濟關係。經濟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既深，則感情自然融洽。除此之外，更以教育的力量來啓發邊民的知識，以衛生來減輕其痛苦，以優良的吏治來促進其福利，以通婚來促進關係。則所謂「問題」，即不會發生。還有一點須要註意的是：中華民族中的各分子，于最近的一百年中，正急處走上一個融化的路，一個新「整體的中華民族正在生長。我們不可漠視這個事實。」（包括國語之逐漸普遍，各民地風俗之互相融和，互相通婚者之增多，以及國文姓氏之逐漸普遍等。）

西北的資源是富足的，西北的情況也在進步中。只要處置得宜，西北的宗教和住民都不成問題。但是，直到現在，西北仍然在比較上是我們落後的一角，這完全是人謀不臧的原因。第一，西北的人才不夠。一些中學還沒有念完的人在西北就成了奇寶。由他們負實際責任去推行的工作自然不會有理想的成績。專門人才太缺乏。因之西北各省負責者雖有極好的理想，却沒有專門人才去幫助他們這些理想實現出來。要造林，要改良土壤，要興水利，要提倡畜牧，要發展交通，要開墾破產，要興辦工業，要促進農產，要興辦教育，要整理金融，要建軍，要施政，但是，怎樣辦？辦什麼？這都是問題，而且是西北本地的人才所難以解決的問題。西北需要專門人才！

同樣，西北需要幹部。要自己忘記其為高等華人，肯在沙漠中住上十年八載與老百姓共甘苦的青年。我們已經有一批能吃苦，富于同情，虛心好問，通得邊疆語言，以傳教士的精

神，在蒙藏民衆中間埋頭苦幹的宵年。但是，他們的人數太少。他們的活動範圍太狹，他們的意見太不被重視。這是一件極可惜的事。看看敵人，他們有的在寺廟裏作十幾年喇嘛，直到現在纔露出其特異的面目，并且立刻在敵人侵略機關中佔着實際負責的地位。我們不是爲着侵略，我們只爲着保衛我們的民族、保衛我們的土地。我們應當有更充分的訓練的宵年，以同胞的情誼，以傳教士的精神，到西北去作基本的工作；他們的意見應該受當局的重視。這總是促使西北進步、團結整個中華民族的妥善辦法。

西北並不是一個「鬼哭無春」之鄉。過去有些朋友在要到蘭州去之鄉買上足夠一年用的外國肥皂雪花膏，說免得到了蘭州沒有用的。這不但是糊塗，而且是愚蠢。同時，開發西北的工作也不要非外國肥皂不用，非抽水馬桶不便溺的人來作！

對工作發生興趣，能認識環境，能忍耐，能吃苦，能在風沙中感覺人生的意義與犧牲精神之偉大的青年們，西北是英雄的，是壯士的，西北在等候着我們！

飛機突然側着銀翼滑下來。這一個急降打斷我的思潮。兩江合流處的重慶卽在足下。這是抗戰的中心，百折不撓的司令台，在這裏集中了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政府沒有忘却西北，我乘的飛機卽剛從西北來。西北所要的却是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能分一部分去，眼光要遠大點，建國是要億萬萬人共同盡力的！我們的列祖列宗在憑式著，我們的若子若孫在仰望著。西北在等候着我們！

最新近書

戰進中的西北

旅華十餘載美國名記者高爾德著
曾任聖路易斯郵報編輯陳澄之譯

今日之重慶

原書今年三月出版，已銷售一百五十餘萬冊
譯本已付印準於七月七日出版，請從速購買

內容一斑

飛重慶
狂妄的轟炸
勇敢的重慶
最高領袖
中共問題

經濟問題
現代化的四川
前進的自由中國
新中國的文化
戰時問題

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未來的中國將如何

香港會抵抗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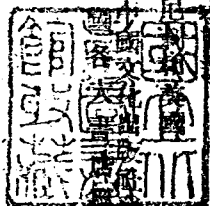
活躍的香港

日本南進

馬尼拉

新中國

全圖



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初版五〇〇〇

新中國西北
第一輯
躍進中的西北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趙敏求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總社 西安香米園三十八號

分社 蘭州曹家廳七號

門市部 西安西大街一三七號

印刷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代理 各地青年書店

總經理 各地文化服務社

西安大東書局

西安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
字第八十四號

